

畔

ク
ド
イ
イ
レ
サ

湖

有
一
種
人
多
的
愛

叫 “ 我 都 是 为 你 好 ”

(日)
东野圭吾
著

沈杨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湖畔

ク
ド
イ
イ
レ
サ

身一人の
静かな
呼吸の
音

叫“我都是为你好”

(日)

东野圭吾

著

沈杨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湖畔

作者：【日】东野圭吾

译者：沈杨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果麦文化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ISBN：9787122464347

字数：95千字

本书由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野圭吾

出生于日本大阪，大阪府立大学毕业。1985年以第31届江戸川乱步奖得奖作《放学后》出道。1999年《秘密》获得第52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第120届直木奖入围奖，并于1999年拍摄电影，由广末凉子主演。早期作品多为精巧细致的本格推理，之后文风逐渐超越传统推理小说的框架，其创作力旺盛的程度，让他跃居日本推理小说界的顶尖作家。

主要作品有：

以汤川学为主角的“神探伽利略”系列，包括《神探伽利略》（2007年拍摄日剧，福山雅治、柴崎幸主演），《预知梦》（2007年拍摄日剧，福山雅治、柴崎幸主演）和《嫌疑人X的献身》（获得第134届直木奖）；以及以推理小说形式讨论教育制度与亲情的缺陷的《湖畔》（已拍摄为电影，由役所广司、药师丸博子、丰川悦司三大巨星主演）等。

第一章

1

云朵如肮脏的棉团飘浮在前方的天空。云的缝隙间透出鲜亮的蓝色。并木俊介的左手从方向盘上移开，按摩了一下自己的右肩膀，然后换手驾驶，改成按摩左肩膀，最后左右摇晃一下脖子发出噼啪一声。

CIMA，日产汽车出产的高级房车。

中央自动车道，从东京都杉并区开始经过八王子、大月、甲府、冈谷、饭田、小牧抵达兵库县西宫市的高速公路。

盂兰盆节是日本一年中最大的民间节日之一，是为迎接祖先的亡灵进行供养仪式而存在的佛教祭典活动之一。在此期间很多人都回乡过节，所以交通拥挤。

他所驾驶的CIMA^①以超过限制时速约二十公里的速度行驶在中央自动车道^②的右侧车道上。收音机里传来盂兰盆节^③返乡塞车的信息，说跟往年相比各地塞车的情况好转了许多。

下了高速公路，在驶离收费站时，他拿出手机。等待绿灯亮起的空当，选了一个名为“ET”的号码拨出。

拨通之后，对方的电话转到了语音信箱，他咂了一下舌头，将手机放回裤子口袋。

他边看着路况导航系统的画面边行驶在普通路面上。不久车子开进一条林荫小道，道路缓缓地弯曲着。林荫的尽头并列着小型美术馆和餐厅，每一座建筑物都展现出异国风情。

看到一面写着距离姬神湖别墅区还有几公里的告示牌时，俊介不禁松了一口气。

告示牌上所写的距离越来越少，终于看见最后一块上写着“姬神湖别墅区此处左转”。他转动方向盘，将深蓝色CIMA开进了林荫小道。

别墅区里蜿蜒的小路如迷宫般展开。这里的别墅并没有建得太密集，零星散布在幽静的森林中。

路旁有块小空地，并排停放着三辆汽车，分别是银灰色的奔驰、宝蓝色的宝马和红色的旅行车，三辆车的车尾对着道路。

俊介也将车子停在空地上，拿了放在后座的背包和白色外套走出车外，关上车门后，披上外套。

空地旁边有一处往下的台阶，前面是一栋焦褐色的建筑。周围的树林茂密，别墅像是沉浸在绿色的海洋之中。

走下由几颗大石头随意堆砌而成的台阶时，他听见了轻微的女人叫声。循声望去，他看见了网球场。

俊介朝着网球场慢慢踱步而去。只见铁丝网围住的球场中，四名男女正进行着二对二的混合双打。

他站在铁丝网边，摘掉脸上的墨镜。一对男女背对着他并排站着，看来是对面的两人有意谦让，身材修长的女子轻松地接起了网球，边挥动球拍回击，边往场边移动。

就在他准备将球向上抛出时，她的视线在俊介身上停住了，同时动作也跟着停了下来。

或许是发现了她的异样，其他三名男女也一起朝他望去。

“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她对大家说声抱歉，手上拿着球拍和网球，绕着球场外围向俊介走过来。两人隔着铁丝网相对而立。

“我以为你不会这么早到。”她呼吸有些急促。

“因为事情处理得比较快嘛。”

其他三人也走上前来。

“是你先生吗？”身材娇小的女子询问，一张圆脸浓妆艳抹。

身材修长的女子点头称是。

“我是并木，”俊介点头致意说，“我太太美菜子和孩子章太平时多蒙你们关照了。”

“哪里哪里，彼此彼此。”年纪看起来约五十岁的男子回应。他满头醒目的白发，金边眼镜的后面用橡胶带固定着：“我是藤间，这是内人一枝。”

俊介对着一枝点头致意。

“这一位是坂崎先生，坂崎洋太郎先生。”

“我是坂崎。”和美菜子搭档打球的男子打招呼说。他看起来约四十岁出头，外表显得精明能干，体格也很结实。

坂崎对藤间提议：“既然并木先生也来了，我们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也应该开始准备做晚饭了。”

“说的也是。还得花点时间冲个澡才行。”藤间向妻子说道。

“我还想躺下来休息一下呢。”

“上了年纪还真觉着有些吃力。早知道就不要玩双打了。”

“可是还蛮好玩的，不是吗？”一枝想寻求美菜子的同意。

坂崎站在点头的美菜子身边，边收拾东西边说：“藤间太太进步很多，动作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是吗？听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有点信心了。”

“坂崎先生你别再夸她了。要是助长了她的嚣张气焰，倒霉的人可是我呀！”

藤间的发言逗笑了坂崎和美菜子。俊介一个人在铁丝网外面，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下。

“感觉这时候应该先来一杯啤酒吧！”一踏进别墅的客厅，藤间便开口说道。他的脖子上挂着条运动毛巾。

“不行，不是说好除了晚餐时间以外不碰酒精的吗？”

“我知道，我只是说说而已。嘴巴上说说应该不犯法吧？”

客厅地面是木质地板，中间竖着一根刨去树皮的粗大树干，高耸的树干直达通风的天花板。

树干旁边是一张宽大的木桌，藤间夫妇面对面坐着。客厅一角是L形吧台环绕的开放式厨房。坂崎打开了冰箱问：“各位要喝些什么呢？有运动饮料、果汁、乌龙茶、罐装咖啡，该有的都有。”

“我要咖啡。”

“那给我乌龙茶好了。”

坂崎将每个人点的饮料放在吧台上，又开口问：“那美菜子你呢？”

俊介睁大眼睛看着两人的侧脸。美菜子坐在吧台前的凳子上，网球裙的下摆很短，露出了大半个腿部。

“我喝果汁好了。”

“OK。然后……”坂崎转向俊介问道，“你要喝点什么吗？”

“不用，谢谢。”

“别客气，这里的饮料是大家一起出钱买的。”坂崎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着说。

“不，我真的不用。”俊介微微举起一只手拒绝。

“并木先生，请坐，你应该也累了吧？”藤间说。

俊介点头致意后，坐在藤间斜对面的位置上。

“这一次我们一家大小都来麻烦您，真是不好意思。”

“快别这么说，我只是提供场地而已。请你千万别太在意。”

“谢谢您。”俊介再一次点头表示感谢。

坂崎像服务生一样将饮料端送给大家，送完之后回到美菜子所在的吧台后面。

“我从美菜子那里听说不少并木先生的事呢。”藤间一枝淡淡地笑着。

“是吗，我有些好奇她都说了些什么。”俊介看着美菜子，她只有嘴角露出些许笑意。

“她可是说了不少呀。”一枝瞄了一眼丈夫，微笑着喝起了乌龙茶。

俊介端详了她一会儿之后，没有特定对象地随意问道：“孩子们都到哪儿去了呢？”

“应该正在读书吧。”藤间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古董风格的圆形木头挂钟上显示时间是下午四点。“呀，该是他们解放的时间了。”

“接下来呢？”

这时换成美菜子答话：“晚饭是六点钟吃，在那之前是户外活动。”

“户外活动？”

“难得来到空气这么好的地方，当然也要让孩子们多呼吸一下嘛。而且整天关在屋子里念书，恐怕会堆积太多的压力。”藤间解释道。

“整天关在屋子里……你是说他们从早就开始念书吗？”

“那是孩子们一天的功课表。”俊介背后有人说话。

坂崎指着入口处的门，上面贴着一张纸，写着一整天的课程安排。

“七点半起床，吃完早餐稍微休息一下就从九点半一直念到十二点吗？孩子们一早起来就要用功也很辛苦啊。”

“因为人家都说早上学习效率最高。”藤间插嘴表示，“这样安排也是应该的。我早说了，应该要他们更早起床才对，趁着早上的时间至少该用功四小时。”

“可是这份功课表是津久见老师排的。”他的妻子出面打圆场。

“所以我才照办，不是吗！”

俊介将视线移回功课表上。下午的读书时间是一点半到四点。晚餐之后似乎是自由时间，从九点到关灯的一点则是自习时间。

“孩子们在哪里念书呢？”

“就在前面的别墅里，几步路就到了。”藤间回答。

“噢。”俊介再一次看着对方，问道，“那里也是藤间先生的吗？”

戴着金边眼镜的男子微微摆手否认：“那是租来的，是一栋圆木屋风格的漂亮建筑。”

坐在厨房吧台喝果汁的美菜子发出一声长叹。

“说是跟父母在一起，孩子们会撒娇，而且很难集中精力学习，所以才又另外租了别墅。这事本来应该在出发前跟你说的，可是你根本就不想听我说话。”

“是这样子吗？”俊介侧着头，赔笑道。

“为了孩子，我们得尽可能地给他们最好的环境才行。”说完这句话后，藤间耸了耸肩膀，“当然在这之前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我这个破别墅要让四个家庭的父母孩子住在一起，也实在太小了。”

“您怎么这么说呢？这可是这附近最漂亮的房子了。”坂崎的音调有些上扬，“我还在跟我太太说真不愧是藤间医院院长的别墅呢。”

“哪里哪里，应该再大一点比较合适。我是想盖大点，就因为内人有意见。”

“哎呀，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呀。你自己不是说什么一家人这样子住正好吗？”

“那说打扫起来很麻烦的人又是谁呢？”

“那是因为你说这样的大小正好，所以我才附和说：‘没错，如果房子太大，打扫起来很累人。’”

“原来是这样子呀。”

“好了好了。”坂崎边笑边举起双手出来当和事佬。

俊介将视线移向窗外，看见了旁边的网球场。

“话又说回来，现在孩子们读书的环境也不一样了。在避暑胜地租间别墅，让孩子们在这里一起用功，我们小时候哪里想象过这种事呢？”俊介说。

藤间放下喝到一半的罐装咖啡，笑着问他：“听说并木先生反对让章太读私立中学？”

“也不是反对啦。”俊介瞄了一眼美菜子，又继续说下去，“我只是很单纯地怀疑，让孩子接受严格的入学考试，到那种学校就读是否真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孩子本人有强烈的意愿也就罢了；由父母擅自帮他们决定未来的出路，对孩子来说真的是件好事吗？”

藤间重重地点头，说：“并木先生的看法其实是标准的看法。我所谓的标准的看法，意思是指平均性的看法。”

“平均性……吗？”

“有像你刚刚那种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说什么个人的出路该由个人决定，父母不该擅自决定，但这是很大的错误。小孩子的出路，从某种程度来说必须由父母来帮他们决定才对。至少，要不要接受中学入学考试，就应该是父母而非小孩子自己决定，不能完全任由小孩子自己判断。”

“是吗？”

“难道你认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会考虑到未来而自己说要就读私立中学吗？哪个小孩不讨厌读书呢？要是让他们自己做主，他们肯定会选轻松的路走。因此，父母更应该认真思考孩子的将来，他们该受怎样的教育，并做出决定。因为除了父母以外，其他人是不会帮他做决定的。”

一枝露出正合我意的表情，不断点头表示赞同，俊介的眼角甚至还捕捉到美菜子和坂崎颌首的动作。

“你说的我能明白，但现实生活中还是有各种考验吧？而且有很多是不能等闲视之，必须有万全准备才能及格的难关。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就要把他们丢进地狱般的考试生活里，我实在不觉得对他们好的。小孩子不就是应该更自由自在地成长吗？”

俊介话说到一半时，只见藤间看着美菜子苦笑起来。

“的确，小孩子为了入学考试必须牺牲很多东西，那是因为考试就是一种竞争。所谓的私立中学，就是希望在有限的范围里，尽可能让优秀的孩子们就读，因此必须要举行考试，加以筛选。

“既然校方要进行考试，我们也必须全力以赴以免被刷下来。这就是竞争。本来这个社会就是基于竞争原理而成立的，不是吗？对了，听说

并木先生从事的工作是艺术总监？”

“是的，没错。”

“艺术的世界不也一样吗？一切都要竞争。自由自在地成长固然很好，可是教会小孩为了获得某个东西就必须辛苦付出、在竞争中取胜，不也是应该的吗？”

俊介双手撑在桌子上，发出轻微的低吟声。

“还有，”藤间润了一下喉咙后继续说，“并木先生似乎认为入学考试不太健康，这也是一种误解。”

“是吗？”

“小孩子的能力、资质因人而异。一个孩子究竟适合什么，必须给他不同的机会去试才能知道。比方说，若要让他去学些东西，那么给他一些运动的机会应该是有效的方法吧。我认为考试也是激发孩子们能力的一种机会。换句话说，入学考试和足球、棒球练习没什么两样。就算并木先生听到有家长不问孩子的意愿，擅自帮孩子报名学习游泳，应该也不会有任何排斥感吧？一如这次的活动，就像是足球社的集训一样，只要认为是集合一群有才能的小孩子一起读书，应该也不会感到不愉快才对。”

“想要读书的话，在学校上课不就足够了吗？”

对于俊介的反驳，藤间摇摇头说：“问题是像学校那种简单的上课内容，万一不能完全发挥孩子们的才能该怎么办？本来可以向上发展的潜能就这样子被埋没的话，难道不也是为人父母的疏失吗？”

藤间的表情温和，声调却充满了自信。俊介低吟一声，拨开了额前的头发。

“看来藤间先生对令郎的读书能力很有信心啰？”

“我没什么信心。”藤间笑着回答，“但是我很期待。我很期待他或许能表现出异于常人的结果。只是期待应该无所谓吧，又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困扰。”

“话说得是没错。”

“我也有所期待呀，对我们章太。”美菜子从旁插话进来。

“嗯，这一点我也是一样。”

“既然如此就应该让期待变成事实，不是吗？毕竟我们的经济能力还能够作为孩子们的后盾！”藤间握着拳，轻轻挥动。

俊介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还是先换身轻便的衣服吧？我也想换掉身上的这一件。”美菜子扯了下身上的网球装。

“啊，也是。那……”

“两位的房间安排在楼上，请随意使用。”藤间指着楼上说。

等并木夫妻一离开，藤间便摇晃着身体含笑说道：“典型的普通人嘛。我听说他是艺术家，还以为他的想法会比较有跳跃性呢。”

“说什么应该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成长，我真是服了他。还有他竟然会说学校是让孩子们念书的地方！”坂崎也苦笑着说。

“难怪美菜子老是抱怨他的不是，装出一副放任主义的样子，其实不过是放弃自我责任，对吧。”

藤间将罐装咖啡一饮而尽，用力放在桌子上。

“算了，说不定也是没办法吧。毕竟……”一枝看了坂崎一眼。坂崎没有答话，而是一脸苦笑地低下了头。

“你是说毕竟不是他亲生的孩子吗？”

“我想这一点总不会没有关系吧。他可能是不想跟那孩子有过多的牵扯吧。”

“哼，既然如此就不该发表意见，章太的事全部交给美菜子处理不就好了吗？”

“平常好像也都是这样。”坂崎说，“所以美菜子也没想到他会参加这次的旅行。”

“哦？那他是哪根筋不对了吗？”

“或许只是心血来潮吧。”

“也许是对美菜子做做样子吧。表示自己可不是没想过儿子的升学问题。”藤间伸手拿了放在八角窗台上的烟灰缸和香烟，抽出一根香烟，并在烟盒上弹了几下。“对了，”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吐出来后，他问，“艺术总监究竟是干什么的？”

2

叠是日本人用来计算铺在日式房间的榻榻米张数。一叠榻榻米大约长180厘米，宽90厘米，面积约为1.62平方米。

并木夫妇的房间被安排在二楼。房间大约八叠^①大小，摆放着两张单人床。墙边有充当衣柜的小书桌，上面放着陶制的电暖炉。

“我们一家三口都睡在这里吗？”

“章太住在另外一边。”

“那个租来的别墅吗？”

“没错。毕竟这次是为了读书的集训，又不是全家出来旅行。比方说要你配合那些孩子们的关灯时间，你能吗？”

“只是孩子们在那里睡吗？”

“津久见老师跟他们一起，另外还有一位大人会陪着住在一起。今天晚上好像是坂崎先生吧。你放心好了，不会麻烦你的。”

“噢。”俊介搔了搔脸颊。

美菜子坐在其中一张单人床上。

“其实我没想到你会来的。”

“是吗？”

“我昨晚还在想你会不会突然想到就来了。”

“我来了不好吗？”

“没有的事，我只是很意外。过去你对章太的未来不是不闻不问吗？我觉得你来了很好，因为我希望你能多理解升学考试的事。刚刚藤间先生的说法，应该让你有所启发吧？”

“我只是充分了解了你们的想法而已，一下子就要我理解也未免强人所难吧。”

“我没有那么说，你只要当作知识记在脑子里就好。然后默默地守护着我和章太。”

“要我默默地.....”

俊介站在窗边，眺望窗外的景致，从树枝缝隙之间看见一条小路。

“其他人都在哪里？不是应该还有另外一对夫妇吗？”

“关谷先生他们去租的别墅了，应该是去给津久见老师帮忙了吧。每对夫妇轮流协助津久见老师，这是出发前决定好的。我记得应该跟你.....”

“啊，这我知道，我听你提起过。”俊介摆手制止道。

两人走出房间，就在下楼的时候，玄关处的门铃响了。

“会是靖子他们吗？我记得门没有锁呀。”

美菜子前去开门，俊介则往客厅走进去。客厅里，藤间和坂崎正在下国际象棋，没有看见一枝的身影。

俊介正打算坐在坂崎的旁边时，客厅的门开了。

“老公，是你公司的人。”美菜子说。

“我公司的？”俊介指着自已，问，“谁呀？”

美菜子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年轻女子从她身后走了出来，高挑的个子，留着一头长发。

“你们好。”女子点头打招呼，一脸的笑容。

“噢，是高阶呀……”

“你忘了东西。没有这个，就没办法在这里工作了。”她递上一个茶色的大牛皮纸袋。

俊介接下纸袋，查看了一下，里面装着几张照片和一本小册子般的资料。他看了她一眼，她依然是笑容满面。他咽了下口水后，开口道：“没错，要是忘了这个就没戏唱了。谢谢你专程帮我送来。”

“不客气。话说回来，这里还真不错，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棒的地方。东京热得像个蒸笼似的，真羡慕你们能在这么凉爽又漂亮的别墅里生活。”说完，她转头看着美菜子表示，“夫人您真是幸福，先生人又那么好。”

“你在说些什么？”俊介扯出笑脸说，“我没跟你说吗？我们可不是来这里玩的，是陪小孩来这里念书的。他现在正准备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

“哎呀，原来是这样呀？”

“我以为已经跟你说过了。”

“可是又不是并木先生你们在读书，所以结果还不是一样——对吧？”她转而征求美菜子的同意。美菜子只好苦笑以对。

“事务所那里怎么样？我不在应该没发生什么问题吧。”

“是的，到目前为止都还好。”

“可是连你也来这里，留在事务所的他们岂不更势单力薄了？”

俊介的这番话让年轻女子不由得笑出声。

“不用操心，我马上就告辞了。并木先生请留在这里好好享受你的别墅生活。”接着她又面对正在下棋的两人，深深一鞠躬说，“不好意思打扰了。”一头长发盖住了裸露在无袖上衣外的肩膀。

“要回去了吗？”坂崎赶紧起身。

“喝杯热茶再走嘛，还是来点凉的？”藤间也急着说。

“不了，我只是送这东西过来。”女子摆动双手，然后抬眼瞄着俊介说，“那就公司见了。”

“嗯，辛苦你了。”

女子又跟大家说了声“打扰了”，才往大门走去。美菜子见俊介紧随其后，自己也跟着走过去。

“不晓得那份报告现在进行得怎样？”女子正在穿凉鞋，俊介在她背后询问。

“报告？”

“是呀，就是那份报告。你不是正在进行各项调查吗？”

“噢。”女子点头说，“进行得很顺利，到时候再向你报告。”她瞅了美菜子一眼，说了声“告辞了”便离开了。

“专程跑这么远送来这东西，应该是很重要的资料吧？”美菜子看着俊介的手中物说，“现在不都是利用什么电子邮件的吗？”

“不是所有资料都能通过电子邮件传递的。”

俊介一上楼，便放下纸袋，从上衣口袋掏出手机，拨号给名为“ET”的人。

但是跟之前一样，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的留言服务。他将手机丢到床上。

高阶英里子出了别墅后，走在别墅前面的路上。途中她从皮包里取出墨镜戴上，顺便将手机开机，打开语音信箱，只听见一声“您没有任何信息”。她微微一笑切断电话，并将手机关机，然后放回皮包里。

道路两侧有几间类似的别墅，但那些别墅里似乎都没什么人。

前面出现一块小空地，种着两棵柞树，其中的一棵树干上缠着旧吊床。另外还有两个可容人坐的树墩。

道路左边出现一栋圆木屋风格的建筑，屋前有几个小朋友分散地蹲在地上，他们手上都捧着素描簿。旁边站着一对中年夫妇，显得有些百无聊赖。

离他们不远处，一名年轻男子正在修理越野自行车。英里子走上前开口打招呼：“你好！”

男子吃惊地停下手，抬头看着她说：“啊.....你好！”

“自行车坏了吗？”

“没有，也不是坏了，只是骑起来怪怪的。”男子拿起肩膀上的毛巾擦汗，“请问你也是住在这附近的别墅吗？”

“不，我不是。我只是刚好有事来这里找朋友。”

“噢.....原来如此。”

“那边的小朋友正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写生，说是暑假作业。”

“那么其中也有你的小孩啰？”

“没有没有。”他笑着摇头说，“我是补习班的老师。这应该说是特别学习集训吧，我是被叫来帮忙的。”

“特别学习集训？好像很有趣的样子。”她在附近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那个女的是谁啊？”关谷孝史抬头看向路边。一对男女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会是津久见老师的朋友吗？”关谷靖子说。

“怎么会有朋友到这里来呢？”

“我哪知道。”

关谷拿起手上的双筒望远镜来看，靖子在一旁制止他。

没有理会妻子的反对，他将焦点定在女子的脸上，于是透过镜头，女子与他四目相对。女子笑着举起了一只手，关谷的脸颊不禁也跟着动了一下。

“长得真是漂亮，身材也不错。”

“别在那边流口水了，又不能怎么样。”靖子将望远镜从他眼前取下来。

“会是津久见老师的女朋友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根据我听来的，他女朋友应该更娇小些才对，而且她也不会到这里来吧。”

“是吗？”

“待会儿再问津久见老师不就清楚了嘛，你可别动什么歪脑筋。”

“我哪有什么歪脑筋。况且，”关谷看着孩子们，压低声音说，“那件事该怎么办？”

“那件事是什么事？”

“你还明知故问，你不也很期待吗？不是说好要邀美菜子一起来吗？”

靖子柳眉倒竖地瞪着他说：“原来你是对美菜子念念不忘呀！”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靖子嘴角上扬笑了出来。关谷转向一边，一手挠着下巴。

“是她老公要过来的事。”

“老公？你是说美菜子她老公吗？”

“是的，说不定已经来了。所以那件事还是放弃比较好吧？”

“是吗，她老公要来啊。”关谷咬着下唇，微低着头琢磨。

靖子从他身边走开，靠近一个孩子的身后。

“章太果然很会画画，是因为爸爸的关系吧。真希望晴树也能跟章太一样画得这么好。”

关谷也上前比较孩子们的画作，却没有做出任何评论，只是不时地拿起望远镜观察坐在长椅上的那两人。

映入镜头里的女子，表情已不见之前的满脸笑容。坐在一旁的津久见神情也变得严肃。关谷放下望远镜，侧着头感觉很纳闷。

3

并木俊介在房间里使用笔记本电脑时，美菜子门也不敲地走了进来。

“该吃饭了。”她的语气不太友善。

“已经这么晚了吗？”他关掉电源，看向窗外。夜色已经笼罩大地了。

“我觉得你不必刚到这儿就开始工作。”

“已经做好了。”他站起身来。

下楼梯时，听见客厅里传来热闹的说话声。美菜子打开门先走了进去。

面向庭院的玻璃落地门全部打开了。藤间他们在庭院里，留在屋子里的是两位女士。两人都穿着围裙，其中一位是藤间一枝。

“靖子，跟你介绍我先生。”美菜子对着另外一名女子说话。那名身材高大、有点中年肥胖的女子本来准备端前菜到庭院去的，听了这话赶紧将托盘放回桌上。

“初次见面，我是关谷。”女子笑着打招呼。

“久仰大名，内人承蒙照顾了，真是不好意思。”

“被照顾的人是我呀。从大学时代起，美菜子就常常帮我。”说话时关谷靖子还朝着美菜子吐了吐舌头。

庭院里有男士走了进来。是一个头上有些谢顶、身材瘦削的男子，满脸笑容。

“我是关谷，不知道有没有带名片过来。”他边说边掏着裤子的口袋。

“我是并木，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不好意思。”

“反正轮流嘛，不必太客气。到时我们也要麻烦并木先生的呀。”

“听说您是从事建筑方面的事业，怎么样，还景气吧？”

“经济太不景气啦，据说目前的状况还得持续一段时间呢。”对方夸张地做出皱眉的表情。

关谷身后站着一位年轻男子，他也正看着俊介。

美菜子在一旁开口说道：“这一位是津久见老师。”

“噢，原来你就是津久见老师呀。”

“请多多指教。”青年点头致意。

“我们章太承蒙你关照了，希望他没有造成老师的困扰。”

于是津久见赶紧摇摇头，然后收起下巴，讨好似的说：“章太是个好孩子，成绩也很优秀，没有带给我任何的困扰。想必是家长的教育成功吧。”他嘴角带着些许笑意，但表情显得很认真。

“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呀。”俊介脸上浮现出苦笑。

“可是这一次并木先生专程赶来，而且是百忙之中抽空。”津久见说，“不关心的人是做不到的，还是说有其他的目的呢？”

俊介脸上的苦笑消失，他正视着补习班老师的脸说：“不，我没有……”

“就是说嘛，所以说章太有个好爸爸。”

俊介再次露出不置可否的笑容，还微微侧了一下头。

“不好意思来晚了。”俊介背后有人说话。回过头一看，是坂崎带着一名女子走进客厅里来。女子有着日本娃娃似的长相，但是脸色白皙到

有些泛青，她穿着长长的连衣裙。

“君子，你还好吧？”美菜子担心地询问。

女子淡然一笑，点头说：“没事的。真是对不起，帮不上什么忙。”她发出细弱的声音，无力地回答美菜子。

“这件事别提了。烧退了吗？”

“好像不到三十七度，所以我想她应该不要紧。”坂崎代替她回答。

“千万别太勉强，躺着多休息会儿也没关系的呀。”藤间也从庭院里走过来表示关心。

“谢谢。但是这么一来，我都不知道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了。”她的视线停在俊介的脸上，“这位是美菜子的……”

“我是并木。”俊介点头致意，然后用跟刚刚一样的应酬话打招呼。坂崎君子从昨天起就身子不舒服，今天也是从早休息到现在。

“好像天生就是体弱多病。”坂崎夫妇离开后，美菜子在俊介耳边低语。

就在这个时候，玄关的门铃响了。一时之间所有人都面面相觑。

“啊，会不会是那个客人呢？”津久见自言自语般说完后，看着藤间说，“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藤间微微点头说：“嗯。”

津久见走向大门后，俊介问美菜子说：“有客人吗？”

她也侧着头表示不解。

不久津久见回来了，俊介看见随在他身后进来的人，不禁睁大了眼睛。原来是高阶英里子。

“哎呀，欢迎光临。”藤间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我很厚脸皮地来了。因为听津久见老师他们提到这里的事，感觉好像很有趣。”

“别客气，能够有年轻漂亮的女性加入我们的聚会，应该会更好玩吧。”关谷也加进来说话。

“咦？怎么你……”俊介看看英里子，又看看藤间等人的脸，“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我本来打算那么做的呀，路上遇见津久见老师和关谷先生，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邀我一起吃晚饭。”英里子微笑着环视所有人。

于是关谷出面说明：“她不是专程帮并木先生送东西过来吗？难得来到空气这么好的地方，马上就回去也太可惜了。我想至少也该请人家享受一个晚上才对吧。”

“一个晚上？要住在这里吗？”俊介问英里子。

“住的地方没有问题。”藤间插嘴说，“或许站在并木先生的立场，不希望让公司的人看见自己的私生活，但今天请将高阶小姐当作是我们的客人吧。”

“可是……”

“这么一来可就好玩了。”坂崎语带轻佻地说，“让人家小姐这么快就回去真是可惜了，看来今晚的烤肉餐会会变得更新鲜有劲了。”

“哎哟，我们这些老脸让你看腻了，真是不好意思呀。”

关谷靖子的这番话把好几个人都逗笑了。

俊介无言地看着英里子，她也回看着他，并露出别有深意的笑容。

4

晚餐是在庭院和客厅举行的烤肉餐会。因为规定家长和小孩只有在用餐时间才能够在一起，所以很自然地每家人都各自聚在一起吃饭。

“书读得怎么样？在照进度走吗？”俊介对着正在啃烤肉串的章太询问。两人并肩坐在以啤酒箱代替的椅子上，美菜子则在另一边帮大家分配饮料。

“嗯，还好。”章太以平缓的语调回答。他那几乎盖住整个耳朵的长发，是美菜子的喜好。

“从早到晚念书，很辛苦吧。”

“那也没办法呀。”章太低着头回答。

俊介手持着啤酒罐，将嘴巴凑近章太的耳朵说：“考试的事没什么大不了。如果章太不想去念私立中学的话，那也没关系。不需要勉强。”

章太毫无反应，只是手拿着肉串，低着头不作声。没多久，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但是从这个十一岁小孩嘴里吐出的只有叹息。

俊介搜寻着英里子的踪影。她手上拿着葡萄酒杯，和坂崎似乎聊得很愉快。

“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身边的美菜子在俊介耳边说，“以为只是专程来送个东西而已，现在却突然就出现在这里。”

“你不知道她被邀请的事吗？”

“不知道呀。”

“我也以为她早就直接回去了。”

“虽说是被邀请的，但就这么跟过来，未免也太厚脸皮了。津久见老师他们不过只是礼节性地说说而已嘛。”

俊介一语不发地喝着啤酒。

他看见英里子离开坂崎，然后偷偷瞄了自己一眼。俊介起身向她走近。美菜子则开始跟关谷靖子聊天。

“那两人聊得挺开心嘛。”英里子抬起眼睛看着俊介。

“为什么要关机？我打了好几次。”

“哎呀，是吗？我以为没什么急事找我。”

“算了，倒是你来这里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来不行吗？”

“肯定不行啊。你干吗来这里呢？还鬼扯说我忘了带东西，你是怎么跟事务所的人交代的？”

“我跟事务所请假了。我觉得你不该这样骂人，我不过是遵照你的指示行事。”

“我的指示？我可没有叫你过来呀。”

“可是你要我做那件事呀。”

“那件事呀。”俊介看了一下四周，压低声音说，“我的确是要你做那件事，但你也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吧。你不是应该趁他们不在，好好调查清楚吗？”

“所以呀，”英里子吐了吐舌，露出粉红的舌尖，“该调查的我全都调查了，来这里就是想做个了结。”

“那么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算是吧。”英里子微微勾了一下嘴角。

“对方是谁？是津久见吧？”声音虽小，语气却很坚定。

“你那种表情，别人会起疑的。你太太正在看着这里。”英里子的视线看着他背后的方向。

“详细情况以后再说。这附近有家湖滨饭店，你知道吗？”

“不知道，没注意看。”

“出了别墅区，往左走约五十米便到了。一楼是会客厅，十点……不，我们十点半那里见。会客厅营业到十一点。”

“你还真清楚。”

“因为我就住在那家饭店。”

“住在那里？可是你刚刚不是说要住在这里吗？”

“你希望我这么做吗？”她嘴角留着笑意，抬眼看着他。

俊介先是避开了她的视线，然后再度看着她的脸说：“那个时间我不好找借口离开这里。”

“那样的话，你不来也没关系。”

“我一定会去，但至少现在我要先知道对方的名字。”

“现在我还不能说，不过两小时后应该就会很清楚。放心好了，我已经抓住狐狸尾巴了。”

说完她从俊介的身边溜开，接着背对着他又补充道：“章太看来是个好孩子，又很会念书，肯定考得上志愿中学的。”

俊介吸了一口气，但是在他说话之前英里子已经快步离去了。

“睡觉之前，是不是有该做的事？”藤间问儿子直人。他们面对面坐在庭院里的桌子前。

“汉字测试。”直人不耐烦地回答。他的身材有些矮胖，脸色像女孩子一样白皙。

“要做几页？”

“谁知道呀。”

“这怎么可以。一开始就要先决定做到第几页，否则会一拖再拖没有进度。好吧，那就做三页。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做数学练习题。听见没有？”

儿子苍白着脸点了一下头，嘴里虽然啃着烤鸡，却显出一副难吃的表情。

“人家章太真的有那么棒吗？”坐在旁边听两人说话的一枝问直人。直人喝了一口饮料，一语不发地侧着头想。

“什么嘛，干吗问人家章太怎么样？”藤间问。

“刚刚津久见老师不是说了吗？说章太很优秀。”

“那个不过是些客套话，你不必在意。”

“可是万一章太考上了，直人落榜了……”

“闭嘴。”藤间皱起了眉头说，“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直人可是我的儿子呀。”

“但是事情总是有个万一嘛。”

“不可能的。”藤间大口喝下啤酒，“该做的我全都做了，这一点你应该也很清楚才对。”

“话是没错啦……”

“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只需要考虑怎样给直人创造个良好的读书环境就行了。”

一枝一脸不高兴地叹着气。

“不是说没有必要勉强自己一定要来吗？”坂崎一边咬着肉串，一边对妻子说。君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吃，只是喝水。大概觉得有些凉意，身上披着开襟毛衣。大儿子拓也则坐在不远处吃着菠萝。

“可是是你说一定要参加读书集训的呀。”

“可是我也说了，照顾拓也我一个人就够了。硬要跟着来还发了烧，岂不是给大家添麻烦吗？”

“那你的意思是留我一个人看家吗？让我和你妈妈守在那间小小的公寓里？”

“你也可以回娘家去呀。”坂崎将肉串放在盘子里。

君子没有看丈夫的脸，而是隔着开襟毛衣轻抚自己的身体。

“看来你是很不希望我来这里吧。”

“我没有，我是说你身体不好何必勉强呢。”

“算了，不必说那些有的没的。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坂崎听了妻子说的话，深吸一口气后问：“你说什么？”

“不用装蒜了。今天白天你不是网球打得很高兴吗？”

“你什么意思，难道我不可以打网球吗？”

“我不是说这个，你明明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坂崎起身而去。

到了八点，孩子们又要回租来的别墅。家长们都聚集在大门口目送孩子们离开。

“那坂崎先生，孩子们就都麻烦你了。”藤间一枝对坂崎说。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哎呀，坂崎先生也要住在那边的别墅吗？”高阶英里子问。

“是的，不好意思都丢给津久见老师照顾嘛。”

“是吗，另外一间别墅应该也很漂亮吧，肯定是。”

“怎么说呢，不过是租来的别墅而已。”坂崎侧着头想了一下对英里子说，“要不一起去看看吧？”

“可以吗？”她睁大眼睛问。

“有什么关系呢，没问题的。”坂崎看着其他人说。

“虽然是出租的别墅，其实也很漂亮的，而且比这里还要新。”藤间也殷勤地笑着说。

“那我可以稍微参观一下吗？”

被英里子一问，坂崎不住地点头说：“当然可以，来吧来吧。”

“这么一来，高阶小姐的房间还是等一下再决定好了。说不定她喜欢那边的房间呢。”藤间的这句话让一些人的表情轻松了许多。

经过这番讨论，坂崎带着四个小孩和英里子一起离开了藤间的别墅。他们让小孩走在前面，两人跟随在后。

“真是羡慕并木先生啊，能随时跟高阶小姐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坂崎边走边说，不时还偷瞄高阶英里子的侧脸。

“真会说话，你都是这样子赞美女孩子的吗？”

“没有，我是说真的。我只是想，或许这么说会让人听起来比较舒服，不过你真的是很棒。”

“谢谢你。”英里子边走边点头致谢，然后看着走在前面的孩子们说，“拓也看起来运动天赋不错，在玩什么运动吗？”

“我让他踢足球。运动天赋虽然不错，头脑就没那么好了。我担心他会连累大家。”

“不是打算要考私立中学吗？很厉害啊。”

“只是打算的话，谁都可以呀。我个人是觉得读地方的公立学校也可以，但是我也要考虑朋友的情面。”

“因为朋友的情面才让小孩参加私立入学考试吗？”

“这个，自然而然就成了这样……”坂崎故意含糊其词。

终于抵达木屋风格的别墅了。孩子们安静地看着坂崎开锁。门打开进屋时，他们还是沉默不语。

“四个人都穿同样的鞋子嘛，是学校指定的款式吗？”英里子看着孩子们脱下的鞋子问。

“是藤间先生介绍的，大家在同一家店买的。好像是能让头脑变聪明的鞋子。”

“变聪明吗？”英里子扑哧一笑。

“不怪你会笑，连我听到这种说法时也不太相信。不，即便现在也很难相信，只不过是当作一种咒语看待吧。”

“有什么科学根据吗？”

“原则上是有的。说什么人的左右脚长不同，为了保持平衡，脊梁骨渐渐会歪斜。而脊梁骨里面有脊椎，脊椎神经直达脑部。所以脊梁骨一歪，脑的功能也会受影响。”

英里子点头说：“光听这些我倒是能接受。”

“说得没错吧？但是这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站姿不美的有识之士呀。”

两人聊天之际，孩子们已经爬上楼梯。坂崎打开位于走廊最后的一道门，那是一间宽敞的会客厅，中间有张大桌子。旁边竖着的一块白板是藤间带来的。

“很棒的别墅，不知道租金多少？下次我也跟谁一起来这里住吧。”英里子环视着圆木堆叠的墙壁，喃喃自语。

“有对象了？”坂崎在一旁窃笑着问。但她只是微微一笑。

坂崎打开小型洗涤台旁边的冰箱。

“要喝点什么吗？听说这里好像放着一些饮料。”不等英里子回答，他拿出两瓶罐装果汁。

没找到任何含酒精类的饮料。

“今天晚上是你和津久见老师两个人当守卫吗？”

“正好轮到我嘛。”坂崎将罐装果汁一起放在桌上，然后坐下来，“你不坐吗？”

“你太太的身子好像不太好，没有关系吗？”

坂崎拉开罐装果汁的拉环，扯动半边的脸颊笑着说：“她一向都是这样。自从动过手术后就经常生病，早就习惯了。”

“手术？”

“长了恶性肿瘤，子宫和卵巢都摘除了。”

英里子惊讶地张开嘴，隔着桌子坐在坂崎对面的椅子上。

“当我太太已经不是女人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真是够呛呢。”坂崎皱着眉头喝了口罐装果汁，然后看着英里子问，“刚刚的问题，你还没回答。”

“什么刚刚的问题？”

“男朋友呀，有吗？”

“这个嘛.....你说呢？”英里子又是微微一笑。

5

藤间的别墅里，除了坂崎夫妇，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津久见正站在前面，环视着大家。

“接下来要跟各位说说时事问题的解答策略。话虽如此，其实并没有时事问题这个科目，而是将问题巧妙地穿插在历史、地理和公民的题目中。这类问题所占的分数不会太多，但是，会的孩子自然会捞分。虽然也并不是什么特别难解的题，但谁的知识更全面，当然谁就能答得出来。”津久见端正的五官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清晰的口齿就像一名电视主播，“如果谁的家里在吃饭时有看电视的习惯，建议尽可能收看新闻类节目。如果时间不凑巧，可以先录下来，在吃饭时间播放，这也是一种方式。不是只给小孩子看，全家人也必须一起看，而且以新闻内容作为聊天话题，这样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有孩子们不懂的词汇出现，家长们也要能当场加以解释。”

俊介忍着不打哈欠，偷偷在桌子下面看着手表，时间是八点四十分。

“要跟孩子解释，这我办得到吗？”藤间一枝心虚地问道。

“平常就要尽可能地学习。”津久见直言不讳地说，“就算不会回答，也不要敷衍拖延，一定要当场查清楚。既然是关于时事的东西，翻翻报纸大概就能了解在说些什么。”

家长们一致点头认同补习班老师的说法，俊介也假装在记重点。

“得先整理一下到目前为止今年有哪些重大新闻。”藤间对着妻子交代。

“那固然很重要，但恐怕更应该重视从现在起到年底发生的大事。因为考题的设计从现在才开始。设计考题的也是人，应该会偏好最新发生的大事。”

“原来如此，考题的设计从现在开始啊。”藤间喃喃自语，身旁的关谷则发出轻微的咳嗽声。

津久见说完这些话，时针已经划过九点。

俊介在美菜子耳边说：“没想到连家长也有读书会。”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你说得没错！听他的口吻，就让我想起企业管理顾问。内容明明很空泛，却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让人错以为在听什么重要的事呢。”

不听他说完，美菜子已经站起来招呼：“老师您辛苦了，我来泡咖啡吧。”然后就往厨房的方向走去。

“啊，不用了，我不喝。”津久见轻轻摆手说，“我担心孩子们的状况。”

“这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藤间也加以挽留。

“不，真的不用了，谢谢你们。”

“我也不喝了，我房间里还有事。”说完关谷便率先离去。

两分钟后，津久见又走了回来，一脸诧异的神色。

“哎呀，老师，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美菜子问。

“不，是……我的鞋子不见了，而且是一只。”

“鞋子？只不见了一只？”藤间半笑地问，“会不会是坂崎先生穿错了？可是只穿错一只也真是奇怪。”

所有人都走向大门口，俊介也跟在后面。

玄关的地板上整齐地排列着男人的皮鞋和女人的凉鞋。但是不远处则摆着一只左脚的麂皮鞋。

“真的啊，好奇怪。”跟在俊介后面的美菜子俯视着只剩一只的球鞋惊呼。

“会不会被挤到鞋柜下面了。”藤间一枝弯身窥探鞋柜下面，“好像也没有……”

“真是怪了，坂崎先生应该不可能穿错鞋走出去吧。”藤间也提出和美菜子相同的疑问。

“应该不会掉在外面吧。”关谷靖子一边侧着头一边穿上凉鞋走到外面去。

“你确实是在这里脱下鞋子的吗？”俊介问津久见。

“没错，这里还有我的左脚鞋子，可见我没有乱说。”

藤间夫妇再一次检查鞋柜里面，美菜子也走到外面，俊介随后跟上。

外面的人开始找起了鞋子。关谷靖子手上拿着手电筒，连不远处的草丛里也不忘记照亮寻找。

“真是不好意思。”站在后面的津久见表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说不定是被野猫叼走了。”美菜子一边拿着扫把拨弄着草丛一边说出自己的想法。

“有野猫吗？”关谷靖子一边沿着屋子走一边说，“就算是有，又怎么能打开大门呢？”

“会不会是小孩的恶作剧？”俊介也发表他的意见，“他们在回另一间别墅的时候，故意藏了起来。”

“怎么会做那么孩子气的事呢？”美菜子说。

“他们不就是孩子吗？”

“我的意思是他们不像你说的那么幼稚。”

“是吗？”俊介偏着头思考。

关谷靖子突然叫了出来。弯身在草丛里的她，拿起一只球鞋站了起来：“津久见老师，是不是这个？”

“啊，就是那只鞋子没错。”

“怎么会在那里呢？”美菜子别有深意地看着俊介。他两手摊开表示不知道。

“总之找到就好了。真是谢谢各位。”津久见低头致谢，然后穿上刚找到的右脚球鞋。

“找到了吗？”还在玄关里的藤间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呀。”

“大概是野猫干的好事吧。各位请回到屋里，天凉了。”

听津久见这么一说，俊介等人走进了别墅。只有津久见没有进去，他穿上左脚的球鞋后就低头致意说：“让各位忙活了一场，真不好意思，明天见。”

所有人站在门口跟补习班老师道晚安，目送他离去。

6

俊介回到自己的房间，做好出门的准备，然后等了五分钟才下楼。坐在客厅和藤间等人聊天的美菜子看着他的样子开口问道：“怎么这个时候穿成这样？”

“出了一点状况。”俊介装出一副愁眉苦脸说，“前些日子拍的广告带出了些问题，没办法，我现在得走。”

“走？去工作吗？这个时间？”美菜子睁大双眼。其他人脸上也浮现出惊讶的表情。

“我想在明天中午前将这件事解决好。”他向藤间等人低头致歉，“因为临时有事，才来就要走，真是不好意思。请容我暂时先告辞。”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嘛。”

藤间的妻子也跟着说客套话：“路上小心点，晚上开车比较辛苦呀。”

“多谢关心。”俊介再一次低头致谢。

俊介走到玄关时，发现只有他的鞋子被整齐地摆了出来，看不到其他人的鞋子。

“是一枝整理的。”美菜子说明，“刚刚津久见老师鞋子的事，她好像很介意。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噢。”

藤间夫妇出门来送。藤间表示他会跟其他人说明俊介离去一事。俊介再次表达歉意后走出门去，美菜子跟在他后面。

她看着准备上车的俊介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个时间还要回去？”

“刚刚我不是说过了吗？因为出了点状况。”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事，不是吗？发生什么状况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俊介坐进车里，系上安全带，发动引擎，打开车窗说，“到明早就会解决，之后我就回来。”

于是美菜子不说话了，只是沉默地看着丈夫的脸。俊介关上车窗，开动车子。

俊介离开别墅区，走了几十米后，果然看见一块写着“LAKESIDE HOTEL”的招牌。那是一栋小巧精致的建筑，门口的停车场十分宽敞，已经停了约有二三十辆汽车，依然还有一半以上的空位。俊介将车子停在角落，拿着外套走了出来。

穿过双层玻璃门，左边是柜台，柜台前面则是大厅。俊介看着最里面，对外营业的会客厅里还有许多客人，显得很热闹。

他挑选了一个可以清楚看见饭店入口的位置坐下，点了一杯波旁苏打，接着从上衣口袋掏出香烟，用Zippo打火机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大口。他吐出来的灰色烟雾，在朦胧的灯光下摇曳着。

波旁苏打喝到一半时，他掏出了钱包，检查塞有驾照、音像出租店会员卡等证件的小内袋。他瞧见了安全套外包装的一角，于是将钱包收回原处，又吸了口烟，用波旁苏打润润喉咙。

喝了第二杯波旁苏打之后，他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将近十一点了，英里子还没有现身。周围的客人开始逐渐离席。俊介又点燃一根烟，等了约五分钟，他将那根烟按熄在烟灰缸里，随即站起身来。尽管服务生来换过好几次烟灰缸，里头的烟蒂依然高高堆积。

走出会客厅，他拿起手机，拨打名为“ET”的联系人。这是今天不断被转到语音留言的号码，但这一次拨通了，他听见了对方的电话铃声。

然而响了十几声，英里子还是没有接电话。俊介只好挂断电话，看着液晶画面按下重拨的键。

画面上显示的文字的确是“ET”，他等了一阵子，这次又转成了语音信箱。他不禁咂了一下舌头，嘴里抱怨着“搞什么鬼嘛”。

会客厅已经打烊了，服务生们开始收拾打扫，剩下的客人也三三两两地离去。有些人乘上饭店的电梯，有些人走出了饭店。俊介叹了一口气，推开饭店的玻璃门。

回到车上，他又试着拨了一次电话，结果还是一样。他将双手盘在脑后，身子向后仰，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再度拿起手机，改拨其他号码。铃声响了四声后，有人接了起来。

“喂，这里是藤间家。”话筒里传来藤间一枝拘谨的声音。

“喂，我是并木，这么晚了真不好意思。”

“啊，并木先生……有什么事吗？”

“嗯，出了一些事情。我太太在吗？”

“嗯……在，要请她接电话吗？”

“麻烦你了。啊，请等一下，高阶小姐后来怎么样了？”

“高阶小姐……吗？她不在这里呀。”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我一直无法联络上她。”

“这……”藤间一枝稍微停顿了一下反问道，“还是换美菜子来接电话吧？”

“好的，麻烦你。”

俊介将手机抵在耳边，用手指敲着方向盘。他始终看着饭店门口，高阶英里子还是没有出现。

“喂！”话筒里传来美菜子的声音，感觉比平常低沉。

“喂，是我。”

“怎么了？”

“没有，其实是刚刚接到电话，说是问题解决了。所以我打算回去。”

“回来……你要回这里吗？”

“嗯，我刚好在高速公路前掉头，应该十分钟后就能到。”

美菜子没有回应。

“怎么了？”他问，“我不可以回去吗？”

“不是，当然可以……只是事出突然，我有点困惑。”

“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帮我跟其他人说明。”

“知道了。”

说完一声“麻烦你了”，俊介挂上电话，然后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十一点十分。

俊介等到十一点二十分时才发动引擎离去，折回原来的路。他进入了别墅区，将车子停到先前的停车场。藤间别墅的每一扇窗依然灯火通明。

按下门铃等待开门之际，先是听见开锁的声音，然后门被打开，是藤间站在门口。

“辛苦了。”藤间看着俊介，脸上已不见几个小时前客套的笑容了。

“我太太是否向你们说明我的情况了呢？”

“有的，听说问题解决了？”

“是的，所以我才立即返回。不好意思，请原谅我的随意。”俊介低头致歉。

“哪里，别这么说。”藤间没有看俊介，将门锁上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关谷夫妇和藤间一枝也来到了玄关前。一看见他们，俊介赶紧低头道歉：

“打扰各位了，不好意思。”

但是没有人回应他，所有人都神情黯然地低着头。

“怎么了？”也没有人回答俊介的这个问题。“我太太……美菜子人在哪里？”

关谷靖子似乎吸了一口气，然后她面向俊介，抬起眼睛看着他说：“她在客厅里。”

“她在做什么吗？”

“也没有。”靖子又将头低了下去。

“并木先生。”藤间说话了，“你还是去看看你太太吧。”

俊介看了藤间一眼，又环视了一眼众人的表情才脱下鞋子，踏进走廊，打开客厅的门。

起初，他以为客厅里没有人，其实不然，俊介走进里面后，发现了美菜子蹲在桌子的一角。她双手抱膝，整个脸埋在手掌里。

“你在那里干什么？”

听见他的声音，美菜子慢慢地抬起了头。泪水化开了她眼睛周围的妆，右手腕还裹着绷带。

“怎么了？你受伤了……”

但她只是茫然地抬头看着俊介。

“我来解释吧。”俊介背后有人说话。藤间他们也跟着进来了。“其实就在刚才……”

“等一下。”美菜子打断藤间的发言，“让我自己说吧。”她极其疲惫地站起身来，绷带上渗着血印。

“怎么回事？到底出了什么事？”俊介问藤间等人。

“我来说吧，你跟我一起来。”说完美菜子走出了客厅，俊介跟在她后面。

上楼之后，美菜子停在他们住的房间门口。转动门把手时，她回头对俊介说：“你不要害怕！”

他吞了一下口水。藤间和关谷等人也跟了上来。

美菜子打开房门。但是她没有进去，而是对俊介说：“你自己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吧。”

俊介经过美菜子面前，一脚踏进房里。就在那一瞬间，他惊叫了一声。床边躺着一个女人，身上穿着的无袖连衣裙，他觉得很眼熟。

“英里子……”俊介上前两三步后便停了下来。他的全身都在不停地颤抖。

高阶英里子的眼睛睁开着，但是视线显得空洞。她头颅下面的地毯已被染成了暗红色，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也变成了土色。

他用手捂住嘴巴，呻吟着：“怎么会这样……”

美菜子站在他旁边，和他一样地俯视着英里子，喃喃自语道：“是我杀了她。”

7

俊介凝视着妻子的侧脸问：“你说什么？”

美菜子像个机器人般迟缓地转过头看着他说：“我说我杀了她。我打了她的头……把她给打死了。”

“为什么……”俊介的声音沙哑了。

“并木先生，这其中有很多原因。请你平静下来听听美菜子的说法。”藤间站在后面说。

“你要我怎么平静得下来……”俊介看着英里子的尸体又看看妻子的脸，然后用力摇摇头。

“下去说吧……总之先下楼再说。太多人在这里，恐怕会吵醒君子。”关谷说。

“说得也是。并木先生——还有美菜子，我们下楼去吧。”藤间也表示同意。

关谷靖子搀扶着美菜子来到走廊。俊介也跟在后面，但走出房间时又回头看了一眼。英里子的身旁倒着一盏摔坏的台灯，碎裂的陶器上沾着血，看到这个他又浑身颤抖了起来。

一回到客厅，关谷靖子立刻到厨房冲泡咖啡。俊介和美菜子隔着桌角相邻而坐，藤间夫妇和关谷也一同坐下。

“并木先生离开这里之后不久，那个人便来到这里，就是高阶英里子小姐。”藤间开口说，“就跟现在一样，我们都在这里。然后高阶小姐进来说有话要跟美菜子说。我们还以为高阶小姐和并木先生一起回东京了，所以有些惊讶。”

“这次工作上出的状况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俊介还在勉强解释。

“应该是吧。于是美菜子问说什么事，高阶小姐说要两人私下谈。美菜子便提议到房间谈。

“两人便离开了客厅。之后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吧，美菜子一个人回来了。我们看见她，都吃了一惊。因为她显得很不对劲。她的手腕流着血。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结果美菜子她……”

这时藤间闭上嘴巴，看着美菜子。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

“她说自己杀了高阶吗？”俊介问。

“就是这么回事。”

“我们都很惊讶，赶紧上二楼去看。”关谷接着说明，“看见房间里的景象更是被吓坏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俊介问美菜子，“你们俩究竟都说了些什么？”

美菜子无意看他，而是将头埋得更深，然后回答：“说到你的事……”

“我的事？说到我的什么事？”

但是她没有立即回答。藤间忍耐不下去了，插进来回答：“高阶小姐要求美菜子和并木先生分手。”

俊介睁大眼睛说：“怎么会……”

“是真的。”美菜子终于开口，但还是低着头，“她是这么说的，没错。”

“怎么可能！”俊介摇头说，“她不可能说那种话……”

“可是她说了，我又能怎么办。”说话的同时她稍稍向俊介斜了斜身体，“你和她交往不也是事实吗？”

俊介没有答话，而是咽了下口水，一滴汗水从他太阳穴附近冒出，他掏出手帕拭去。

“我说绝对不会跟你分手。于是她说她有自己的想法……”

“想法？”

“她说要生下小孩。”美菜子看着俊介，“是你的小孩。”

“怎么会……”俊介的视线游移在藤间夫妇和关谷身上。

“她的想法是只要生下小孩就能霸占你。因为你没有亲生子，她相信只要她生下小孩，你就会选择她。”

“她说她怀孕了吗？”

美菜子轻轻点头。看见她这样，俊介长长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可不可以让我们两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呢？”他对藤间等人要求。

“不需要。”美菜子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刚刚都说了。”

“不，我还是觉得他们离开比较好。”

对着起身准备离开的藤间，美菜子表示：“请留下来吧，这样子我比较能平静下来。”

藤间脸上浮现出困惑的表情，再度回到座位上。

关谷靖子端上咖啡。在每人面前放好，她自己则坐在稍远处的吧台高脚凳上。

“没错。”俊介说，“我承认跟她有来往，但怎么说呢……”

“别说了。”美菜子打断他，“现在说这些又能怎么样？已经于事无补了。”

于是俊介一时无语，伸手取过冒着热气的咖啡杯，喝了一口，又叹了口气，才问道：“听到她怀孕，于是你一气之下杀了她？”

“不是的。”

“那你是……”

“因为她说趁现在分手是为了我好。”

“什么意思？”

“如果我不分手的话，到时孩子生下来，她会公开孩子的父亲就是你。这么一来，并木家便毁了，连章太也别想考中学了，甚至会影响到章太的未来。她问我这样子我也愿意吗？”美菜子面无表情地看着丈夫的脸，“她是这么说的，说的时候脸上还带着冷笑。”

俊介手上的咖啡杯在桌子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她丢下一句要我想清楚点，便走出了房间。看着她的背影，我心想该有所行动才对。我心想一定要让这个女人闭嘴，于是就抓起了台灯，从她后面敲下去。她没有出声便倒了下去，我吓坏了……”说到这里美菜子才稍微放慢了速度，“真是奇怪，是我自己做的，我却吓坏了。我摇晃她的身体，她却动也不动。我才发觉她已经死了。”

美菜子的视线离开了俊介，她双手遮着脸颊低声自语：“谁叫她提到章太的名字……”

之后她就跟石头似的动也不动了。关谷靖子站起来，走到她的背后，轻轻地将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俊介只是木然地看着这一切，沉默之中，他的呼吸变得急促。

“关于男女感情的问题，我们第三者不好插嘴过问。只是并木先生，这该怎么办？”藤间开口问。他的声音在寂静之中显得尤其响亮。

“什么怎么办？”

“我是说接下来该怎么办？应该要有什么对策才行吧。”

“啊……”俊介拨开额前的头发，顺势抱着头说，“已经通知警察了吗？”

“还没有。我们正在讨论该怎么办，刚好你打电话过来。”

“是吗，那么这件事该先解决。”

“你说的是什么事？”

藤间的疑问让俊介看了他一眼。

“当然是报警的事呀。”

于是藤间将视线移向关谷。关谷摸摸自己的下巴，已经长出了胡茬。

“并木先生，其实这件事我们讨论过。”藤间说，“是否应该就这样通知警方过来。”

俊介眨了好几下眼睛，并舔了一下嘴唇。

“对不起，我不懂你们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并木先生，高阶小姐真的是帮你送东西过来的吗？我认为应该不是。高阶小姐是为了从你太太手上抢走男朋友而来的。你根本没有忘记带什么东西，我说的没错吧？”

“就算这样又如何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表示她来这里的事没有其他人知道？”

“她说跟事务所请了假……”

“果然是。”藤间和关谷彼此对看，并相互点头。

“怎么了？那又怎么样呢？”

“你愿意这样子吗？”关谷从旁插嘴发表意见，“这么一来美菜子就会被当作杀人犯逮捕。还不只是这样，等所有情况都明朗时，你的社会地位也会跟着不保，你愿意吗？”

“我当然不愿意，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又能怎样？”

“所以说嘛，”藤间说，“必须有所对策，这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事。”

“话虽这么说，可是已经闹出人命了，不是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话是没错，可是，”藤间将手肘靠在桌子上说，“站在我们的立场，是不希望将美菜子交给警方的。美菜子的行为固然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感情上我们能理解她的行为，也可以说是同情她的处境。于是有人提起了有没有办法可以让美菜子不被逮捕。当然，说真心话，我们都不希望身边有杀人犯存在，但是如果这次的事公开了，大概我们的私人生活也会被媒体搞得一团糟。这么一来，孩子们的入学考试才真的泡汤了，社会地位受到打击的恐怕并非只有并木先生一个人了！”

美菜子开始发出呜咽的哭声。

“对不起。”从掩着脸的双手之间，美菜子发出细微的声音哭诉道，“都怪我做出这种事，连累了大家……”

“别说傻话。”藤间一枝温柔地劝慰说，“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你，所以才要想办法帮助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藤间补充说，“不过我们并非只是出于好意，也有个人因素存在。我们把话说在前面，是希望你们能理解这一点。”

“你们这么说，我们很感谢。”俊介勉强说出话来，“但现实情况恐怕没办法逃避。我也不希望美菜子被逮捕呀。”

“藤间先生，”关谷说，“不妨跟并木先生说说刚才的计划吧？”

“嗯，好吧……”

“什么，你们已经计划好了？”

俊介一问，藤间赶紧往前凑下身子，眼光也变得锐利许多。

“要让美菜子不成为杀人犯，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当这件事没有发生。具体而言，就是靠大家的力量将那具尸体处理掉。”

听完藤间的话，俊介竖直了背。除了美菜子，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面对众人的视线摇摇头说：“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是吗？”

“因为行不通呀，该怎么处理尸体呢？不管怎么处理，万一有一天尸体的身份曝光了，我们还是会被怀疑。”

“所以要让尸体找不到呀。就算是被找到了，也无法分辨出身份来。”

“只要在脸部和指纹动些手脚，身份不就不会曝光了吗？”关谷说。

“还有齿型。”藤间说得很冷静。

关谷靖子和藤间一枝在一旁默默点头。看他们这样子，俊介拍了一下桌子说：“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这种胡说八道的事，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俊介两手握拳撑在桌上，深呼吸了两三次。所有的人都默默地看着他。

“的确。”藤间说，“我们即将做的事的确很胡来，是不被允许的。可是你要搞清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太太。如果说这方法不行，还有什么好计划吗？有的话，请你告诉我。”

“除了报警的方法以外。”关谷接着说，“这不在考虑之列。”

俊介紧握着擦过汗水的手帕；美菜子手掩着脸，动也不动。

“假装是意外事故，或是自杀呢……”

“那些也都不在考虑之列。”藤间当下便否决，“也有人提议过，但是不够实际。我虽然对警方不是很了解，但也不认为我们外行人能瞒得过他们科学办案的眼睛。”

“如果说科学办案的话，你们提的意见不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吗？不管如何毁坏指纹或是脸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鉴定一下DNA，一切便水落石出了。”

“我们也考虑过DNA，但是并木先生，要做DNA的鉴定，必须得先大致知道尸体的身份。在毫无线索的状态下，就算要鉴定，也不知道该跟谁的DNA做比对呀。”

“高阶英里子也有家人，他们报警是迟早的事。一旦发现身份不明的尸体，警方就会拿来跟失踪者做资料比对。从性别、身高、推测年龄等方面来判断，警方最后还是会考虑到尸体是否就是高阶英里子的。”

“假设是这样子，如果没有她生前的DNA，就无法做比对呀。”

“那有什么困难呢？只要到她房间去找，总会掉落一两根毛发吧。”

“如果到时候她还有房间的话，对吧？”

“什么意思？”

“高阶英里子跟家人住在一起吗？”

“没有，她一个人住。”

藤间点点头，问：“她是自己买公寓住吗？”

“怎么可能，是租来的房子。”

“我就说嘛，这么一来房子迟早总得退租吧。”

俊介微微张开嘴，回头看着藤间的脸。藤间慢慢地点了两下头。

“你是说房子一旦退租后，DNA鉴定的材料也就消失了。”

“所以尸体被发现的时间要越迟越好。希望申报失踪后的几年内都不要找到，当然最好是永远都不要被发现。”

“原来如此……”俊介只点了一下头，按摩着自己的脖子。接着他脱去外套，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我可以吸烟吗？”

“为了预防火灾，夜晚吸烟是违反规定的。”关谷说完，却伸手将放在后面柜子里的烟灰缸拿到桌子上。

俊介点燃香烟后，藤间说声“我来陪你”，也拿了根烟。

“说要处理尸体，可是要丢在哪里呢？难道要挖个洞埋起来吗？”

“一开始我们也想过，但是埋葬尸体还是太危险了。说不定因为什么事情就被发现了。何况要想挖一个可以完全隐藏尸体的理想洞穴，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办得到的。”

“那究竟该……”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关谷先说了开场白，接着又说，“既然埋在土里不行，那就丢进水里，怎么样？”

“丢进水里？”俊介将这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后，睁大眼睛，“姬神湖里吗？”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办法。既可靠，又能迅速进行。”

“我也觉得这个意见不错。”藤间说。

俊介一边沉吟一边急促地吸着香烟。眼看香烟一下子变短了许多。

“现在就要将尸体丢进湖里了吗？”

“是的。既然要实行就事不宜迟。”藤间说得很坚定。

“现在要去湖边……”俊介打开香烟盒，抽出最后一根烟，点燃。

“我这样子说也许不太礼貌。”关谷说，“我觉得并木先生很幸运。”

俊介看着关谷，嘴里吐出烟圈。

“想想看，如果是你一个人面临这种状况，那会怎么样？一个人要处理尸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就算能够处理，恐怕也很花时间吧？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帮你，这难道不算很幸运吗？”

“幸运？这算吗？”

“好了，好了。关谷先生想说的我不是不懂，但现在并木先生其实是最难过的。”藤间出面打圆场，“毕竟他失去了喜欢的人。”

他的话让关谷恍然大悟，他面带愧疚地低声说：“对不起。”

俊介将未吸完的烟蒂按熄在烟灰缸里。

“并木先生，”藤间站起来说，“怎么样？大家的主意已经确定了。”

除美菜子外，大家的视线又再一次集中在俊介身上。他避开所有人的视线。

然后是一阵沉默，只听见细微的虫鸣声。

俊介看着美菜子，不禁开口问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冲动做出这种事？一点也不像你。”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说话的人是关谷靖子。

“并木先生？”藤间再度确认俊介的决心。

俊介用手帕拭去汗水，咬着嘴唇，低着头说：“尸体应该不会浮上来吧？”

“我们会一起把重物捆在塑料布里的。”关谷立即回答。

俊介轻轻点头。众人的视线让他无法置身事外。

“小心不要留下指纹。”他小声交代。

第二章

1

“女人都在这里等着。因为太多人一起行动会引人注目。”藤间对他的妻子等人交代，“还有要小心，别让君子发现了。”

“不让她知道吗？”俊介问。

“知道秘密的人越少越好吧。何况我们并不知道君子是否赞同我们的做法。”

听了藤间的这番话，俊介顿了一下才点头表示赞同。

“好，先将尸体搬出来吧。”关谷站起来说。

“我来搬。”俊介抢在关谷前面。

“两个人搬比较轻松吧。”

“不用，我一个人就够了。请各位去准备车子。”

“可是……”

“关谷先生，”藤间站在关谷的背后说，“最了解那个女人的是并木，既然他说要一个人搬的话就依他吧。”

“噢。”关谷嘴巴半张着，“那我在外面等。”

俊介走出客厅，爬上楼梯。站在自己的房门前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握住门把，缓缓地扭开。

死去的高阶英里子大睁着空洞的双眼。俊介伫立在门边好一阵子才走进房间，慢慢地蹲下去，膝盖颤抖不已。

他伸出右手触碰她的脸颊，皮肤已失去了弹性，体温也消失了。俊介凝视着英里子的脸，将嘴唇凑近她。可是在碰到之前，他却停止了，他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他弯下身将她抱了起来。被血渍粘在地板上的头发，剥落时发出“啪啪”的声音。

走下楼梯时，关谷靖子正站在走廊里。见此情景，她发出轻微的尖叫声，退却了两步，但又立刻面对他问道：“没有问题吧？”

“没事。不好意思，可否叫美菜子打扫房间呢？地毯弄脏了，台灯的碎片也散得到处都是。”

“好，那些我们会处理。没问题。”靖子按着胸口点点头。

大门开了，关谷从外面走进来，手上捧着蓝色的塑料布。

“用这个包吧。”说完他将塑料布放在玄关地板上。

“这是哪里找来的？”

“从我家里带来的，我本来是想在户外烤肉时，可以铺在地上。这种东西到处都有，到时就算警方要调查也查不到我们头上吧。不过尸体被发现的话肯定不行。”

等关谷将塑料布铺在地板上后，俊介将尸体平放其上。高阶英里子依然睁着眼睛。

“对了，并木先生，这个给你。”关谷递上来的是棉布手套。他自己已经戴上了。“是你说不要留下指纹的。”

“我是说过。”俊介将两只手套进手套里。

尸体用塑料布包好后，俊介和关谷两人合力搬到外面。拿着手电筒的藤间从停车场走来，他也戴上了手套。

“你们两个搬得动吗？”

“嗯，没问题。倒是你有没有找什么重的东西？”关谷问。

“我捡了一些大石头，我想那么多应该够重了。”

躲避球（dodgeball），又称为斗球的投球游戏。分成两组，一边传球一边以球击打对方，未被击中人数多的一方为胜队。

上去到停车场一看，果然如藤间所说的，十几个躲避球^註大小的石头就堆积在角落里。

“这么短的时间里，真亏你能找到这么多石头。”俊介说。

“哪里，我可是找得很辛苦咧，到处跑来跑去的。废话少说，还是赶紧放进车子里，被人看见就糟了。要用谁的车子呢？”

“我想还是用我的最好吧。”关谷说，“一般的家用车，应该不好装吧。”

“可以吗？”

听到俊介这么一问，关谷不甚乐意地点了点头。

“这种时候也没办法了，事后我再做些祛邪的法事好了。”

“真是对不起。”俊介抬着包在塑料布里的尸体，向关谷低头致歉。

藤间从关谷的口袋里拿出车钥匙，打开红色旅行车的后门。后备箱的空间很大，而且整理得干干净净。俊介和关谷将尸体搬进里面，藤间将石头堆放进去。俊介和关谷也一起帮忙。

“差点忘了重要的东西。”最后藤间将绳索放进车里。那是条很粗的塑料绳。

“这是？”俊介询问。

“这是我很早以前在东京买的。我想尸体只是用塑料布包着，很可能会掉出来，最后再用这个绑紧比较好。”

“原来如此，这主意不错。”

关上车后门，三人坐上了车子。开车的当然是关谷，俊介坐在他旁边。关谷发动引擎，打开车前灯，眼前的道路瞬间明亮起来。

“我们出发吧。”听到藤间的指示，关谷开动了车子。

到姬神湖的车程不过几分钟，湖边的道路上林立着餐厅、咖啡厅、土特产店，但毕竟到了深夜，那些店面都已经打烊，灯光也熄灭了。

穿过那条道路之后，眼前出现了一片湖。

“前面左转。”藤间在后面指引，关谷将方向转向左边。

沿湖有一条小路，车子缓缓地行进在小路上，不久便开到了尽头。关谷将车停下来，关掉车前灯，周围一片漆黑。远方有路灯亮着。

藤间率先下车，带着手电筒，往湖边走了两三分钟后又折了回来。

“跟白天看到的一样，那里停放着出租的小船。”

“可以派上用场吗？”关谷问。

“我想应该可以吧。”

在藤间手电筒的照射下，俊介和关谷两个人一起将尸体搬下车子。

“嗯……”藤间有点难以启齿，“这样子恐怕有点问题，得先让身份无法识别才行。”

三人沉默一阵子后，关谷问：“是指纹、脸部和牙齿吧？”

“要毁掉吗？”俊介也开口问。

三个人又陷入一阵沉默。

“必须让身份无法识别才行。”藤间重复刚才的说法。

“脸部就这样保持原状应该没关系吧？”关谷低喃说，“我听说浸了水的尸体，根本就判别不出来原来的长相。”

“可是齿型就没办法了，总得花点工夫才行，还有指纹也是。”

“知道了，我来吧。”俊介边点头边说，“反正不做不行！”

其他两人对看了一下，然后藤间举起右手抓了一下鬓边。

“我想还是让并木先生动手最好吧。”

“总之先将尸体搬到船上吧。将石头塞进塑料布之后便开始动手。”

“好，就这么办。”关谷也同意俊介的提议。

几乎所有船只都是倒扣着的状态，只有一艘停泊在湖边。他们将尸体放在船边，然后把石头塞进蓝色塑料布里面。

“接下来，就请并木先生动手吧。”藤间显得很客气。

俊介深呼吸一口气。

“手电筒可以借给我吗？然后请你们两位离远一点。”

藤间点点头，递出了手电筒，接着和关谷一起走开数米背对着他。

俊介先将英里子的右手拉出来。手臂已经冰冷，像塑料模特儿一样失去了弹性。他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燃后往她的手指靠近。

皮肤开始燃烧，发出阵阵异臭。俊介不停地咽口水。

烧完两手的指头后，他凝视着英里子的遗容。她那轮廓鲜明如同雕刻的脸庞，变得有些平坦了。他用手电筒照亮她脸颊的同时，伸出手抚摸了下她的嘴唇。嘴唇一样也失去了弹性。

俊介拿起一块石头，高高举起到肩膀的高度时，停止了动作。他将石头丢掉，用塑料布将英里子的尸体包好。从塑料布上确认好她头颅的位置之后，才又抓起了石头。

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将石头往下敲。虽然命中了英里子脸部所在的位置，但是力道太弱。不过大概是听见了声响，关谷开口问道：“好了吗？”

“没有，力道好像不够。”

“噢……”关谷背对着他，藤间则是一句话也没说。

俊介双手抱着石头，调整好几次呼吸后，才将石头高举过头。他再度屏住呼吸，闭上眼睛，将石头往下砸。

有钝物敲击的声音传出，很明显和刚刚完全不一样。俊介提心吊胆地睁开眼睛，石头陷进了蓝色的塑料布里，就在英里子脸部所在的位置附近。

他用双手拿起了石头，再一次用力敲击。石头陷入的程度比之前更深。他最后又用石头敲击了一次，但这次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我好了。”俊介呻吟道。

藤间和关谷走上前来。

“齿型没问题吧？”藤间向他确认。

“我想没问题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打开来确认过。”

“应该没问题吧，并木先生好像敲了三次……吧。”

虽然关谷这么说，藤间还是蹲在尸体旁边，稍微翻开了塑料布，不禁一阵作呕。

俊介赶紧将视线移开，关谷也皱着眉转向一边。“居然能做这种事……真不愧是当医生的。”

“我也不想这么做呀，可是我怕有万一。”藤间将塑料布包好，“我想这样就没问题了。”

他们在塑料布上缠了好几圈绳索，然后三个人将尸体搬到船上。因为石头的关系十分沉重。

“没有必要三个人都上船吧。”藤间说，“关谷先生你先上车。你有手机吧？”

“是的。”

“那么，如果有什么状况请跟我联络。必要的话，可能得将船只丢弃在其他地方。”

“我知道了。”

“那我们走吧。”藤间对俊介说。俊介沉默地点点头。

三人推船入水，当船底浮上水面后，俊介和藤间便跳上船。依据当下的位置，由俊介负责划桨。刚开始有些不顺手，过了一会儿便找到了窍门。

“要划到哪里才行呢？”俊介边划边问。

“尽可能到深一点的地方比较好，所以应该是湖中央吧。”

“可是天色这么黑，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是湖中央呀。”

“所以只能凭直觉了，凭我们两人的直觉。”

俊介没有回应，于是两人陷入沉默，只听见船桨划过湖水的声音不断响起。

俊介继续划了一阵子，周围一片漆黑。远方映现出星星点点的稀疏灯光。

“累了吗？”

“没有，我还好。只不过……”

“怎么了？”

“做这些不会有事吗？虽然我很感谢大家为了掩饰美菜子的过错而这么做。”

“并木先生，事到如今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已经无法回头了。所以我们现在更应该把事情做得更完美，不是吗？”

“我也知道，但是真的能瞒过警方吗？”

“我们千辛万苦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尸体不被发现呀，不是吗？万一被发现了，也无法识别其身份。你要打烂情人的脸，应该也很难过吧？”

俊介低下头。

“并木先生。”藤间的语气一变，“在这里我要你老实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本来打算如何对待美菜子呢？是要跟她离婚，然后跟这女人在一起吗？”

“我还没想得……”

“还没想得那么远，是吗？但至少你给过这女人结婚的暗示吧？不然我想这女人也不会信口雌黄。不过你别误会，我完全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毕竟这世上的男人大都是一个样。只是我不明白，对你而言现在的家究竟算什么？我也知道章太是美菜子的拖油瓶。也许我的想法低俗，或许你还是没办法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吧？”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知道，但我们没有必要努力。”

“什么意思？”

“我们不用努力就能喜爱自己的孩子。那是没有理由的，跟你不一样。”

“你要这么说的话……”

“所以我才要问你，对你而言，现在这个家算什么？是随时都能抛弃的吗？还是说可以和充满魅力的女人交换呢？”

“不是说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吗，结果还是……”

“我没有责怪你呀。真是奇怪了，如果对你而言现在的家不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这次你会来这里呢？”

俊介边划船边看着藤间。虽然看不清楚，但藤间似乎也在看着他。

“刚刚不是说过了吗？”俊介平静地说，“这也是我努力的部分。”

停顿了一下，藤间才出声说：“原来如此。”

“应该差不多了吧？”不久俊介问。

“是啊，我也觉得这附近应该可以了。”

俊介停止划桨，然后抓住固定塑料布的绳索。

“留神点，一个不小心可是会翻船的。”

“我知道。”

俊介和藤间坐着将尸体翻转到船边。因为重心不稳，船身倾斜得很厉害。两个人为保持平衡，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同时按着塑料布下的硬块。船身摇晃得很厉害，激起了水花。结果那摇晃还是帮了大忙，就在船身不知第几次倾斜时，包着尸体的塑料布竟滚落进湖里了。

俊介深深叹了一口气。往旁边一看，见藤间正在合掌祷告。俊介将视线移向水面，凝视着水波好一阵子。

确认尸体没有漂浮上来后，俊介再度划起了船桨。途中藤间打电话与关谷联络。依靠关谷的车前灯，他们有了前进的目标。

“没有被别人瞧见吧？”他们把船放回原处，进到车子里之后，藤间问关谷。关谷边发动车子，边摇了摇头。

“没有人过来，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船从岸上根本看不见。”

“因为天色太暗了。”

“我实在不知道该跟各位说些什么才好……”俊介低着头坐在前座。

“并木先生，拜托你不要再抱歉了。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事情要做。”藤间在后面说话。

“事情？什么事情？”

“这个嘛……”藤间双手抱在胸前，靠在椅背上说，“回到别墅你就知道了。”

2

回到别墅时，几乎所有房间的灯都熄灭了。藤间已经事先打过电话，确认所有女眷都集合在藤间夫妇的房间里。因此俊介等人也决定到他们夫妻位于三楼的房间去。

那是一间八叠大的和室，美菜子、关谷靖子和藤间一枝围着方桌席地而坐。看见俊介他们，靖子首先开口问道：“怎么样？”

“嗯，很顺利。”她的丈夫回答。

“尸体完全沉下去了吧？”一枝问丈夫。

“应该是。花了那么多工夫，我想不会浮起来的。”

三个男人也坐了下来。美菜子沉默地低着头，俊介看着她的侧脸说：“真是辛苦大家了，得跟大家说声谢谢才对。”

他的话让她抬起了头，但藤间却用力挥手说：“这件事就别提了。并木先生也请不要再责怪美菜子了，又不只是她一个人的责任呀。”

俊介低下头，沉默不语。

“君子没有发觉什么吧？”关谷问妻子。

“放心吧，刚刚我去看了她，睡得很熟呢。我想是药效发作了。”

“这样就好。”

“之前我也说过了，知道秘密的人越少越好。对了，关于那件事有什么进展吗？”藤间看着女眷们。

“这是在她皮包里找到的。”关谷靖子将一个小纸包放在桌子上。纸包打开来里面是把钥匙，连着金色的牌子，上面有0305的数字。

“没有沾上指纹。”

“是湖滨饭店的钥匙。”关谷说。

“果然她在这里订好了房间。”藤间说。

“为什么呢？东京到这里的距离，一天内可以往返呀。”

关谷纳闷地侧着头，他的妻子在一旁提醒他：“难道你以为她真的是帮并木先生送东西过来的吗？怎么可能嘛。”

“噢，说得也是。”关谷偷偷看了俊介一眼。

“她一开始就预订好住在这里。换句话说，她明天也是跟公司请了假。我的想法应该没错吧？”藤间问俊介。

“她本人是这么说的。”俊介回答。

“她尾随并木先生到姬神湖来的这件事，应该没有对第三者说吧？”

“我想没有，我们之间的事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

关谷低喃说：“应该是吧。”

“总之，”藤间说，“知道她住的房间太好了。如果我们始终都不知道的话，到时候饭店那边一定会将事情闹大的。在这种地方失踪，警方通常会做大规模的搜索，所以不管怎么样，得让她回东京才行。回到东京后再失踪，东京的警察应该不会太过积极地行动吧。”

“你说要让她回东京？可是她人都已经死了……”俊介担心地问。

“我是说装成那个样子。既然她住在湖滨饭店，”藤间伸出手要拿钥匙，却又将手缩了回去，“就必须让她办理退房手续。而且还不能让饭店人员起疑。”

“是要找个人代替她，”关谷问，“打扮成她的样子吗？”

“我想没有那个必要，重要的是不能太醒目。对饭店人员来说，房客的退房手续不过是日常工作之一。因为必须让这件事自然融入他们的日常记忆里，不自然的装扮反而容易留下印象，与其那样还不如什么都不做的好。”

关谷点头表示十分赞同。

“我想……”美菜子缓缓地抬起头看着藤间说，“这个任务让我来做。”

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凝视着她。

藤间舔了一下嘴唇后问她：“你可以吗？”

“是的，请让我做。”

“不行，太危险了。”俊介说，“你现在的精神状态根本无法定下心来行动。你这样子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他将视线移向藤间说，“藤间先生也会认为太过危险吧？”

“放心吧，我会成功的。”

“我知道你也想尽一份力，但你的状况并不适合冒险。你还是乖乖留在这里吧。”

“不，并木先生，其实我也在考虑是否可以让美菜子出面。”

俊介眨了眨眼睛说：“你说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因为这个角色非美菜子莫属。前面我说没有必要装扮得让饭店人员起疑，但还是得年龄相近比较好。我们之中和死者感觉最相近的人就是美菜子了，不是吗？”

俊介看了看矮胖的关谷靖子和藤间一枝的脸。两人也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同时低下头去。

“美菜子一直就显得比较年轻，身材又好。”靖子喃喃自语。

“不管是死者还是美菜子，都是并木先生看中的女性，感觉自然很相似啰！”关谷没有特定对象地发表意见。

“所以说，这项任务必须要由美菜子来执行。”藤间看了俊介一眼又看着美菜子。

“你可以吗？”俊介问她。

“我可以的。”她面对丈夫，接着又看着藤间，“只要早上到饭店办退房手续就可以吧？”

“还必须将她的行李搬出来，而且绝对不能在房间内留下指纹。还有要注意离开房间后不能戴手套，现在这种季节戴手套很奇怪的。你做得来吗？”

想了一下之后，美菜子回答：“我可以，几点退房比较好呢？”

“那种饭店的退房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吧，所以我想柜台最忙的时间应该是十点到十一点之间。”

“人多的话，被目击的危险性也越高。”关谷说。

“只是路过的人，再多也无所谓；可怕的是给饭店人员留下印象。因为我担心警方会到湖滨饭店询问。”

“那我明天早上十点左右到饭店就行了吧？”

“虽然是这样子没错……”藤间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还有什么问题吗？”一枝不太耐烦地询问。

“小心起见，我想先看看高阶英里子的房间。万一美菜子整理行李太花时间，误了退房时间就糟了。”藤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还有一个小时就天亮了。在这之前先看一下房间比较好吧。美菜子，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现在吗？”

“是的，然后你就留在房间里。到了十点拿出行李，装成房客的样子去办退房手续。”

“之后再回到这里吗？”

“不……”藤间的视线移向俊介，“接下来得请并木先生出动了。”

“我要做什么？”

“先将车子开到饭店，尽可能不要太醒目。在那里接过美菜子的行李，然后美菜子再走路回到这里。”

“藤间先生，该不会……”俊介深呼吸一口气后问，“是要我把英里子的行李运回东京吧？”

藤间嘴唇紧闭，眼光低垂，之后才又正视着俊介说：“高阶英里子来过这里，这是无法隐瞒的事实。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告诉警方，也最好是不要被发现，但我们还是得做好心理准备。不过，既然她已经回东京了，为了让她的失踪发生在那之后，她的行李应该在她屋里比较好吧？”

俊介拨了一下额前的头发，顺手搔搔头说：“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知道很为难，但是伪装必须完美才行。放心好了，我也跟你一起去。”

“你也要去吗？”

“如果只有一个人做的话，肯定会在哪里出纰漏。而且到死去情人的房间里，恐怕你也很难平静吧？老实说应该我一个人去做最好，但是我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并木先生，你做得来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在俊介身上，他微微点头。

“所有方案已经确定了。那么美菜子，我们赶快去饭店吧？”藤间站起身来。

“请等一下，还是我去饭店吧。”

“不，照刚刚说的你应该……”

“我想我很平静，而且只是要确认英里子的行李不是吗？我不会粗心地留下指纹的。”

“可是……”

“藤间先生，”美菜子说话了，“我和我先生一起去，我也会很小心。”

藤间显得很困惑，环视着众人寻求意见，但都没有人开口。

“关于她的行李，”美菜子再一次保证说，“我会负起责任处理好的。”

藤间点点头，舒了一口气。

“我知道了，就交给两位处理吧。”

俊介将车子开往饭店。坐在旁边的美菜子一语不发，俊介也沉默着。车轮行驶在泥土地上的声音清晰可闻。

他们将车停在停车场，走进了饭店。半数以上的灯光已熄灭，宽阔的大厅不见人影，柜台里也没有人。两人安静地往电梯间走去。

0305室是一间单人房，床罩依然整齐地盖着。电视机旁边摆着一个黑色的小型旅行袋。俊介伸手要拿时，美菜子惊叫一声说：“不能碰！”

“我只是要看看里面。”

“不要乱动，藤间先生不是交代过吗？”

“反正整理行李时还不是会动到。”

“我知道你想看看情人的遗物，不过现在请照我说的做。”

她还补充一句：“拜托！”

但是俊介还是注视着旅行袋好一阵子，最后才从它面前走开。

美菜子检查了带抽屉的收纳柜和衣橱，她的手上戴着手套。

俊介到浴室查看。洗脸台上有发胶和香水瓶，还有可能是她自己带来的梳子等物品。没有淋浴过的痕迹。

“行李好像不多的样子。”美菜子终于说话了。

“大概一进房间后，就立刻到我们那里去了。”

“还喷了香水。”她看着浴室里面说。

俊介没有回应，而是走向窗边的桌子。烟灰缸里有两根烟蒂，旁边的垃圾桶里有个揉成一团的面纸。

“美菜子，你可以吗？”

“什么可以吗？”

“你一个人可以吗？在这个房里。”

“如果我说不可以，你愿意跟我一起睡吗？”

俊介双手插进口袋里，耸了耸肩膀。

“要是那么做，恐怕会被藤间先生骂吧？说是搞砸了整个计划。”

“是啊。”美菜子翻开床罩，坐在床上，“为什么她会住单人房呢？一定
是没有双人房了吧。”

俊介还是没有作声，坐到了椅子上。

“这件事应该还是我的责任吧？”

“算了，不必勉强。反正你也不是真心那么想吧？”

“没有的事，都怪我不好。”俊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对不起，”美菜子说，“我杀了你爱的人，你其实很恨我吧？”

俊介看着她，妻子也看着丈夫，她的嘴角似有笑意。丈夫睁大了眼睛，然后将目光避开。

“我不知道，说不恨你是骗人的……吧。”他双手抱住了头，“唉，可是老实说，现在根本不是谈这些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相信我们在做些什么，我快发疯了。”

“如果你没有折回来就好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俊介看了一下床头时钟，时间将近清晨五点。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俊介问。

“他是谁？”

“藤间先生。为什么他可以有条不紊地做出指示呢？”

“他一向都是那样。发生什么事都不会紧张失措。听说他是个优秀的医生；我以前还听说，他是个推理小说迷。”

“推理小说？”俊介从椅子上起身，“为什么他会那么认真呢？不是只有他，其他人也是。他们拼命地想救你。就算再怎么亲密，这可是个杀人事件呀。要是我就做不到。”

“他们不是说过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吗？”

“尽管如此，”俊介俯视着自己的妻子说，“你们之间好像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美菜子侧着头，重新坐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呀，你们好像有什么秘密的关系。”

被这么一说，她的眼神变得缥缈，脸上没有了表情。

“是吗，也许你说得对。我们之间有着你不明白的联系。”

俊介站着凝视她的侧脸，然后点头说：“明天早上，其实就是几个小时后，我会来接你。你办完退房手续后打电话给我。千万不要用饭店的电话打！”

“我知道，我会用这个打。”美菜子拿起放在高阶英里子皮包里的手机。

离开饭店不久，俊介将车子停在路边。他下车走向姬神湖，四周已经逐渐亮了起来，湖边的店面还没有开始营业的样子。

湖边有一处观景的木制平台，可以欣赏湖水风光。他站在那里眺望远方，看不见对岸，但可以感受到风吹得水面荡漾。

他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轻声低喃：“对不起。”

离开前他看了一眼船只停泊的码头。几艘出租的小船都倒扣着。他又看了一下周围，不见其他的船影。

他皱着眉头，纳闷地离开了。

3

“小船吗？”藤间的脸颊微微抽动。

俊介回到了藤间夫妇的房间，关谷夫妇已不在那里。

“是的。搬运尸体时，不是只有一艘小船停在岸上吗？其他船都倒扣着。可是我刚刚去看时，连我们用过的小船也被倒扣了起来。”

“嗯……”藤间握起了右手掌，做出向里面吹气的动作。

“出租小船的商家好像还没到，我很好奇是谁做的……”

“的确是很奇怪。”藤间的手指抵着额头中央说，“除了出租小船的商家之外，我想不出来会是谁做的。难道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我也是想不通才跟藤间先生说一声的。如果是商家的话就还好，只不过……”俊介含糊其词。

“怎么了？”

“我在意的是，那艘船是什么时候被翻过来的？谁做的我们不知道，但在我们丢弃尸体不久后，肯定有人去过那个出租小船的码头。说不定那个人目击了我们的行动，也因此才调查过那艘船呀。”

“原来如此，你是担心这一点呀。”藤间靠在和室椅上，伸直了背，“不过我想并木先生，这件事应该不必担心。”

“为什么？”

“假设有谁看见了我们，也不会认为我们是去将尸体丢弃在湖里吧？尸体已经用塑料布包好了，弃尸的地点又是湖中央，从岸边根本看不见。如果尸体被发现了，或许会被联想到有关系，但是我们已经费了那么多工夫，应该不必担心尸体会被发现。”

藤间竖起食指说：“还有一点，那个目击者为什么要将船身翻过来呢？如果要调查的话，打开手电筒就好了。如果是发现有人弃尸，就该打电话报警，可是并没有看见警方过来呀。换句话说，那个人……”藤间靠近俊介的脸说：“什么都没有目击到。他只是要将船身翻过来而已，而会做这种事的人就是出租小船的商家。我的想法有什么矛盾吗？”

“没……没有。”俊介摇了摇头。

“唉，我知道并木先生会紧张，我也认为谨慎一点没有坏处，但是过分紧张、担心太多也是没用的。现在你必须要想清楚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如何将高阶英里子的行李送回东京，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看见。”

俊介沉默了一下，然后点头说：“我知道了。你说得没错，现在想是不是可能被目击了也没有用。还是为了明天做准备先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很好，我也要睡了。我有安眠药，如果需要的话。”

“谢谢，我不用。”俊介单膝拄地，站起身来。

这时，始终在旁边听他们说话的一枝问俊介：“请问你要睡在哪个房间呢？”

“那当然是……”说到这里，俊介停了下来咬着嘴唇。

“那个房间应该不能睡人吧？虽然我已经打扫过了，请问……”

“我到客厅去睡。不好意思，有没有毛毯或睡袋能借给我用？”

“那样会不舒服的。还是躺在床上比较……”

藤间还没说完，俊介便摆手说：“现在我不想睡，我想也睡不着吧。我只是想一个人好好思考今后该怎么办。还是在客厅比较舒服。”

藤间听他这么说，轻轻叹了口气，然后看着妻子说：“拿条毛毯出来吧。”

俊介到了客厅，将毛毯放在椅子上。点了根烟夹在手中，往厨房走去，打开冰箱，里面还有晚饭时喝剩的罐装啤酒，他取出两瓶，回到桌旁。

他一边吸烟一边喝着啤酒。窗帘开了一小条缝，天色已逐渐发亮。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画面上显示名为“ET”的电话号码。

吸完一根香烟后，他将该号码从手机中删除。

大约是一个月前的事。俊介在东京的某家宾馆里。

“是真的吗？”他旁边的英里子坐起来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我很偶然地发现了证据。”

“什么证据？”

“就是这个。”俊介的手指中间夹着一个安全套的袋子。因为已经用过，袋口是撕开的。

“只不过还没有用。”

“在哪里？”

“在她的皮包里。我因为要用零钱，于是想从她皮包里借点，结果一翻就发现在皮包内侧的小口袋里偷偷藏了这个。”

“也不能这样就说是你太太有外遇呀。”

“那她为什么要带着这种东西到处跑呢？又不是等着人搭讪的应召女郎！”

“跟你呀。”英里子看着旁边说，“她不是也会跟你做吗？”

“开什么玩笑，不是说我们没有用过安全套吗！”

“是吗？”

“我们结婚之后，从来没有避孕过。因为想早点有自己的小孩，建立家庭。如果只有那个带进门的孩子，她也很尴尬吧。所以哪有使用安全套的必要呢？”

“哼，反正那种事跟我无关。”英里子伸手取用放在侧桌上的香烟，“那你问过你太太吗？”

“没有，我还没有跟她说过。”

“为什么？怕听见她亲口承认有外遇吗？”

“怎么会？”俊介轻轻晃动身体苦笑说，“如果她会干脆地承认，那我马上去问她。可是那家伙应该不会承认的吧？因为这么一来，就必须跟我离婚，而且还拿不到赡养费。”

“那你打算怎么办？”

“说到重点了。”俊介从英里子嘴里夺过香烟，吸了一口，又将香烟放回她嘴里。

“那家伙在外面有男人，正合我意。我希望能抓到她的把柄，到时就好商量的。”他抱着英里子裸露的肩膀，“我想让你帮我收集她搞外遇的证据，最好还能够知道对方是谁。”

“你是要我去做吗？”

“你以前不是在侦探社上过班吗？”

“那是征信社啦，而且只有半年。”

“还不是都一样。虽说只有半年，但有没有经验还是相差很多的。只要运用那时的技术和人脉，应该不会太困难吧？”

“你说得简单，人家可是还有工作要做。总不能整天监视你太太吧！”

“你工作的事我会处理，还有也不需要整天监视。对方是谁我大概有个底，应该是跟考试有关系的人。”

“考试？是你太太小孩的中学入学考试吗？”

“嗯。好像跟在补习班认识的家长们搞了一个奇怪的入学考试团体。他们一有空便会聚会。别人家都是夫妻一起参加的，说不定是跟谁的丈夫搞上了。”

“一群有同样烦恼的人因为友情谊而发展成男女关系吗？常有的事嘛。”英里子取笑一阵后，将还没吸完的烟按熄在烟灰缸里。

“如果不是谁的丈夫，那就是补习班的人。可能是负责升学的人，或是补习班的老师。我听人说过，那群入学考试的家长还招待过老师们，只是不知道做这种事有什么帮助。”

“你是说有的母亲为了招待老师，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吗？”

“不知道，所以才要你帮我调查清楚。”

“原来如此。”

英里子从被窝里钻出来，拿起挂在椅子上的浴袍披在身上，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依云矿泉水，站在窗边拉开窗帘。附近没有比这家宾馆更高的建筑，远处只见到一块广告牌。

咕噜咕噜喝完水的她回过头来表示：“好吧，我愿意帮你。”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可是……”英里子回到床上，骑在趴着的俊介身上问，“你是来真的吗？”

“当然是来真的。我要拆穿那家伙的外遇！”

英里子摇摇头，一头长发飘逸。

“不是那个啦，人家是问你跟太太分手后，真的会跟我结婚吗？”

“所以我才会拜托你呀。”

英里子微微一笑，手上拿着矿泉水瓶子，抱住了他的脖子。

俊介的第二罐啤酒喝到一半时，听见后面有声响。回过头一看是坂崎君子一脸困惑地站在那里。她身上穿着加长的T恤。

“啊，你好。”他点头致意。

“你已经起床了呀。”君子不经意地看了一眼桌子，上面有两个啤酒罐、烟灰缸和香烟、打火机。

“你起得真早呀……应该不是。你是去了哪里吗？”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你的穿着。”君子怯怯地望着他说，“和平时不一样。”

俊介身上穿着夹克和长裤。

“啊，这个呀。”他松开了嘴角说，“老实说因为昨晚临时有事，必须回趟东京。”

她嘴巴张开呈“噢”的形状。

“可是就在回东京的路上接到通知说问题解决了，所以我又直接折回来。可是怎么都睡不着。尽管觉得在别人家的别墅喝酒不太礼貌，可还是喝了一些。”

“原来如此。”君子理解地点点头。

“身体状况还好吗？”

“嗯，托你的福，我好多了。”她走向桌子，坐在俊介对面的位置。“我可以借用吗？”她手上拿着毛毯。

“用吧。这里的早晚果然还是有些凉。”

“我想用来读书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她将毛毯披在肩上。

“我帮你拿点饮料吧？你要喝热的吧？”

“不用了，请别客气。我要什么的话，会自己去拿。毕竟我又不是生重病的人。”

“不过还是不要太勉强的好。”

“嗯，我知道。我先生也反对我来这里，说我跟不上环境的变化，整天还不就是睡觉而已，反而造成大家的困扰。我虽然不甘心，但事实就像他说的一样。”

“哪有给我们造成困扰，出门在外卧床不起，最难过的还是本人呀。”

坂崎君子脸上浮现一丝笑容。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是很想来。只是因为跟婆婆在家里会更难受。”

“你们住在一起吗？”

“是的，已经五年了。结婚之前说好绝对不住在一起的。”她看着俊介，轻轻摇头说，“真是的，我怎么会抱怨起这些？”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呀。”他手上拿着香烟，看到君子赶紧将烟放下。

“没关系的，你抽吧。”

“可是……”

“你这样子顾虑我，我反而更难受。何况大家都在的时候也不能吸，不是吗？规矩一大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俊介衔着香烟，拿起打火机点燃。吐出来的烟往通风的天花板飘去。

“我以为并木先生不会来的。一心认为只有美菜子和章太会参加……”

“因为章太不是我的亲生子吗？”

“应该说是美菜子很少提到你的事吧。我还听说你对入学考试的事不太关心。”

“在她脑子里我大概不存在吧。”俊介手指夹着香烟，撑着脸颊说话。

君子将胸前的毛毯裹得更紧，只转动眼珠看着俊介。

“因为并木先生来这里，许多人也必须跟着改动预定计划。”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俊介一问，她便将视线避开。眨眼的时候，长长的睫毛晃动得很厉害。

“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再一次问道。

她慢慢地将脖子转过去看着他，脸上没有笑容。

“并木先生爱美菜子吗？”

衔着香烟的俊介，因为这句问话而呛着了。“什么？你这么问未免太不礼貌了吧。”

“我觉得这是很平常的问话。被人问到爱不爱太太，会觉得困惑的人才是真的奇怪吧？”

“我服了你了。”俊介搔着头问，“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因为我认为如果你还爱着美菜子的话，就应该制止她跟那些人继续交往下去。”

“你说的那些人是指藤间先生他们吗？”

君子凝视着俊介点头。他猛然失笑说：“为什么？你不也跟那些人有来往吗？你先生也是。”

“老实说，我并不想跟他们来往，但是我先生却不答应。”

“我不懂。”俊介摇头说，“有什么不好吗？那些人不是为了孩子们考试成功而在一起成为朋友的吗？”

“或许一开始是那样子没错，但现在已经变了。那些人……”君子皱着眉头，深呼吸一口气后接着说，“那些人都不正常。”

俊介按熄了香烟，并将身体靠向她。

“有什么不正常？请你说清楚。”

君子将脸转到一边，她咬着嘴唇，睫毛颤动着。

“美菜子她……”好不容易她开口说，“我想还很正常吧，她应该还没有问题。”

“你说没有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危险吗？”

君子没有回答，而是低着头看着地板。

“坂崎太太！”

“对不起。”她站起来，将身上披的毛毯放在旁边的椅子上，“我说了奇怪的话。可是我不能再继续说下去了。我想并木先生以后也会发觉的。我只是觉得你早点儿知道会比较好，所以透露了一些。”

“慢着，你这样子话说到一半，不是让我更在意吗？请你把一切都说清楚。”

“我不想说的，可是又无法保持沉默……对不起。”她低头致歉后，准备离开客厅。

“坂崎太太！”俊介呼唤。她正要打开客厅的门，此时回过头来。

“关谷先生有问题，但是藤间先生你更要注意。我想美菜子应该不太理会关谷先生的。”

俊介眨了眨眼睛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你请休息吧。”君子点头致意后走出了客厅。

4

俊介也和坂崎君子一样将毛毯像斗篷似的披在肩膀上。挂钟发出嘀嗒的声响。烟盒里的烟终于吸光了，他只好打开电视。换了好几个频道后，决定看NHK，然而他的目光却不太盯着荧屏看。虽然不时会闭上眼睛，但嘴里并没有吐出睡着时的呼气声。

早上七点一过，藤间一枝就起床了，她的丈夫紧跟在她身后。一边揉着肩膀一边往俊介身旁坐。

“睡过了吗？”

“没有……”

“是嘛，我也很难说是睡着了。开车没问题吧？”

“没问题的。”

“是吗，不过可不要勉强。如果想睡或是累了，立刻跟我说一声，可以换我开车。”

“那就麻烦你了。”

“对了，她家住哪里？”说完藤间又压低声音补充道，“我是指死掉的那个。”

“高井户。”

“那走中央自动车道就可以了。说不定会有点塞车。”

随着一声“早安”，关谷夫妇同时出现了。关谷懒洋洋地来到俊介他们旁边坐下，关谷靖子则走进了厨房。

“该是孩子们起床的时候了。”藤间看着挂钟，并没有特定对象地低语。

“不知道他们睡得好吗？”关谷有点像是自言自语。

“白天被津久见老师安排着学这学那，当然会睡得好啰，一觉到天亮呢。”

“嗯……说得也是。”关谷拨了一下微秃的前额头发说，“对了，接下来你们两人……”目光在两人身上打转。

“我想十点便从这里出发。我打算在停车场等美菜子的来电。”

“很好。”藤间点头同意。

“要怎么对孩子们说明呢？”关谷问藤间。

“我们出门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读书了吧？津久见老师和坂崎都在那边的别墅，应该还能瞒一阵子。问题是午餐时间，要不跟他们说我和并木先生先去看明天预定的烤肉地点吧？”

“这么说来，明天中午又要吃烤肉了吗？”关谷的眉头深锁，“实在没有那种心情。”

“请努力保持平静吧，因为孩子们很敏感。一旦我们的样子有些奇怪，他们立刻就会感到不对劲的。”

“也许吧，反正不能让孩子们起疑。”

不久坂崎君子也走进客厅里，她穿着白色运动服和牛仔裤。

“不好意思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已经痊愈了，今后有事情请尽量吩咐我做。”她看着大家鞠躬致意。

“真的好了吗？还是别太勉强的好。”藤间关心地问。

“我没事的，只不过还是没办法跟你们打网球。”

她的话让大家一时之间陷入沉默。

“啊，对了。如果身体的状况不错，今天可否麻烦你去租来的别墅呢？”关谷说。

“好的，今天轮到我们家当班吧。”君子微笑点头之后看着厨房说，“不好意思，从今天起也让我帮忙吧。”

看她走进了厨房，关谷大声叹息说：“我都忘了还有她。”

“不过让她去另一间别墅倒是没什么问题，还好她的感冒好了。如果让她待在这里东问西问，之后的工作反而无法进行。”藤间说完后看着俊介，“早餐时美菜子不在，恐怕你们家章太会起疑，你随便编个什么理由吧。”

“我知道了。”

过了不久孩子们和津久见、坂崎从租来的别墅过来了。

早餐在客厅里进行。由于大人和小孩总共有十二个人，桌子坐不下，所以必须从庭院搬桌子进来。

早餐很简单，有面包、火腿、鸡蛋、沙拉和果汁。或许是刚起床还有些困，孩子们都很安静。章太坐在俊介旁边静静地用餐，完全没有要问起母亲的样子。

可是坂崎却注意到了：“咦，美菜子呢？”

藤间和所有昨天事件的当事人都一起看向俊介。

他装出笑脸对着坂崎说：“因为有些头痛，躺在房里休息。”

“是吗，那可不太好。”坂崎看着妻子说，“该不会是被你传染了吧？”

坂崎君子不安地眨了眨眼睛。俊介挥手说：“没什么大碍的，不是感冒，该怎么说好呢？就是女性特有的……”

坂崎拍了一下自己的头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太失礼了。”

“妈妈她还好吧？”这时章太才问起。

“嗯，你不用担心。早上让她一个人好好休息吧。”

“嗯。”

吃完早餐后，孩子们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利用些许自由的时间在庭院里玩耍。每个家长都很专注地望着他们的孩子。

只有坂崎君子一个人坐在吧台上阅读杂志。俊介走到她身边。

“谢谢你的早餐。”

“啊……哪里。”

“刚才你所说的话，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说过了，”她在意四周的反应，所以故意压低声音，“只要并木先生稍加留意，自然就会知道了。”

“某种程度上我已经知道了。”

君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回望着她，继续说道：“美菜子好像有男人，当然我说的是我以外的男人。”

君子倒抽了一口气，整个脸到耳根都红了起来。

“他是……”俊介说到这里时，君子的视线移向他的身后。俊介一回头，看见坂崎的大儿子拓也站在那里。

“妈，你的感冒好了吗？还有没有发烧？”

“嗯，我没事啦，不用担心我了。拓也，你今天也要好好用功哦，今天是我们家当班，妈妈也会一起过去的。”

“是吗？”拓也显得有些高兴。

“对了，我得拿出换洗的衣服才行。”君子带着拓也离开客厅。

俊介目送着他们的背影离去时，背后传来藤间的询问声：“你跟君子聊了些什么？”

“没有，只是问她昨晚有没有睡好。我是担心被她发现什么就糟了。”

“是这样子吗？”藤间点头说，“还是对她留意一点比较好。就算跟她说明实情，她也不见得会答应帮忙吧。”

俊介凝视着藤间的侧脸，他正注视着客厅的门。或许是感觉到俊介在看他，藤间转过头来问：“怎么了？”

“没有，没事。”

“并木先生。”这次换成坂崎上前说话，“昨天的那位，该怎么称呼，就是并木先生属下的女性……”

“你是说高阶吗？”

“没错，高阶小姐，她已经回去了吗？昨晚应该是住在这里吧？”

“没有呀……”俊介偷偷看了藤间一眼。

“那位小姐好像已经在饭店订了房间。”藤间说。

“是吗？可是她昨天没有说呀。你说的饭店，是湖滨饭店吗？”

“这我就没有听说了。”

“那她应该还在饭店吧，不如打电话叫她来吧？”坂崎对俊介说。

“她说今天一早就要回去，所以我想她大概已经走了。”

“是吗……嗯……”

“怎么了？”

“没有，我只是觉得她难得来一趟，应该多待一会儿嘛。不知道她回去之前会不会过来跟并木先生打声招呼？”

“我想不会吧，她还有工作要忙。”

“是吗，原来不是来玩的。”

坂崎轻拍着后颈走开。藤间看着他的背影低声说：“突然间出现年轻貌美的客人，他大概有所期待吧？真是随便的家伙，这种人是没办法共享秘密的。”

俊介沉默地点点头。

由于读书的时间将近，孩子们得返回租来的别墅。看着他们和津久见、坂崎夫妇一起离开，藤间发出一声长叹。

“唉……局外人总算都走了。”

“他们真是好。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我们的心情有多紧张呀。”关谷靖子说话时嘴角扭曲。

俊介站在他们面前，低下头，接着又俯身道：“造成各位的困扰，真是对不起。我昨晚没睡，或者应该说是睡不着，我想了很多，还是觉得因为美菜子而拖累大家犯罪，我实在无法原谅我自己。所以如果你们之中有任何一个人觉得应该报警的话，我也愿意配合。”

“并木先生，这件事已经有了结论。你还是不要想太多吧。”藤间一边摇头一边说，“我们夫妻已经下定决心了。”

“我们也是。”关谷也接着表明，并征求妻子的同意。她也点了点头。

“我为刚刚说了羡慕坂崎他们的话表示道歉，我没有那个意思，请你不要介意。”

“可是……”话说到这里，藤间便举手制止了俊介。

“不要想太多，我们准备出门吧。该考虑下一步的计划了。”

俊介轻轻叹了一口气，点头表示赞同。

坂崎悄悄地打了好几个哈欠。津久见在前面的白板上教四个孩子数学，课上没有人随意说话。君子则在津久见旁边帮忙分发讲义什么的。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下一节是自然课。”

津久见一说完，孩子们全都站了起来。坂崎也伸伸懒腰，顺便看了一下时钟。不过才刚过十点而已。

他对妻子招手。

“我忘了带东西，得回到那边的别墅取，下节课你接着帮老师吧。”

“可以是，你忘了什么东西？”

日本出版品的一种。为了普及阅读而推出的小开本、便于携带、售价低廉的书籍。

“书呀，文库本。”

“文库本？你带了那种东西来吗？”

“我就是怕老师上课时我会无聊便带来了。我回去拿。”

“孩子们在读书，你居然在旁边读小说？”

“有什么关系，又没别的事好做。”话还没说完，他已经往门口走去。君子嘴里还在低声嘟囔着什么，但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走出木屋别墅直接冲上马路，那里停着一辆越野自行车。他从口袋掏出钥匙解开锁链，赶紧跨上车。

他一鼓作气地用力踩踏板，尽管距离藤间的别墅越来越近，但他不仅没有放慢速度，反而更加卖力地踩着踏板，从藤间的别墅前呼啸而过。

离开别墅区向左转，前进不久便看到了湖滨饭店的指示牌。

他将自行车停在路边，开始步行。从饭店陆续开出许多车子，一看见有长发女子驾驶，他便停下来确认对方的长相。

穿过大门，经过停车场，正要往饭店玄关走去时，他看见坐在蓝色CIMA轿车里的人的侧脸，便赶紧躲在旁边车子的后面。那个侧脸肯定是并木俊介，而且旁边还坐着藤间。

坂崎咂了一下舌头，看看手表是十点三十五分。

大约在那里站了三分钟后，他才退到饭店大门处。CIMA车里的两人并没有注意到他。

走出大门时，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恰好这时并木俊介正打开车门走出驾驶座。并木看着饭店的玄关，坂崎也跟着看过去，结果吃惊得睁大了眼睛。

从饭店玄关往并木车子方向走去的是并木美菜子。她穿着白色无袖连衣裙，手上还提着旅行袋。

美菜子一关上后车门，俊介便发动引擎将车子开走。她急促的呼吸声传进他的耳里。

“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吧？”藤间问。

“应该没有。”

“房间里面没有留下指纹或其他痕迹吧？”

“我特别留意过了。另外饭店的收据也放进皮包里了。”

“是吗，不过收据应该处理掉比较好。总之辛苦你了。”

“没有必要跟美菜子这么客气，她是自作自受。应该是她跟大家道歉才对……听见了没有？”

俊介这么一说，她在后面轻声地应了一声：“是。”

然后三人便停止了交谈。直到俊介将车子停在别墅前时，藤间才开口说：“那么我们直接去东京。因为早上说了美菜子身体不舒服在房间休息，所以如果孩子们或坂崎先生他们问起来，要小心别穿帮了。”

“我知道了。给您添麻烦了。”

美菜子下了车，踏上通往别墅的小路。两人看着美菜子的一袭白色洋装在树丛间若隐若现，直至消失不见。

“那件洋装跟昨天高阶小姐穿得很像。像这样从背后看，两人身高也差不多。这么一来应该能骗过饭店人员的眼睛吧？还好两个人的身材差不多。”

俊介没有回应藤间的这番话，直接踩了油门。这时有一辆越野自行车迎面骑了过来。

坂崎骑自行车回到别墅区时，前面出现了并木的CIMA轿车。坂崎踩了刹车后，对方也放慢速度。车窗降下，藤间探出头来，脸上带着笑容。

“你在干什么？”

“没有，只是想骑车出来散散心。”坂崎也装出笑脸，“两位要去哪里呢？”同时瞄了一下后排座位。看不见美菜子的身影，但她刚刚提的行李还在。

“去看看明天的地点。因为孩子们都很用功读书，我想至少在休息日应该让他们玩得尽兴吧。”

“说得也是。”

“那边只有君子一个人吗？她的病才刚好，坂崎先生应该尽量跟她在一起比较好吧？”

“是的，我知道，我马上就回去了。”

看着坂崎将脚踩上踏板，藤间也点点头关上车窗。并木没有看坂崎，直接发动了CIMA车。

坂崎踩着自行车回到租来的别墅。孩子们还在继续上课，君子正坐在后面记些什么东西，见他进来递了一个埋怨的眼色，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等到自然课结束，进入午休时间时才生气地质问：“怎么那么晚才回来？”

“没有找到书嘛，说不定忘在家里了。”

“你究竟在干什么？”

“别说这个了，我有事要问你。昨天晚上美菜子在别墅里吗？”

“美菜子？她不是在吗？”

“确定？你不是睡在并木夫妇的隔壁吗？看见她人了吗？”

“我吃了药睡得很熟，房间外面发生什么事根本就搞不清楚。干吗要问这个呢？”

“没有，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

“奇怪？”

坂崎看着津久见和孩子们，他们正在讨论关于自然科学的问题。

“刚刚在去别墅的路上，我看见美菜子从外面回来，一点都看不出来生病了，感觉倒像是昨晚住在外面。”

“怎么可能？”

“真的嘛，所以我觉得奇怪。昨天晚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坂崎咬着嘴唇看着旁边。

“反正我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说完君子好像想起了什么继续又说，“你这么一说……”

“怎么样？”

“好像昨天晚上是有点吵闹。我想应该是在并木夫妇的房间吧，不断有人进进出出……”

“真的吗？”

然而君子并没有点头，而是一副不耐烦的表情，摇头说：“我不知道啦，搞不好是做梦。可是你怎么会那么想呢？是觉得自己被他们排挤在外吗？还是因为他们没有找你一起开晚宴所以怀恨在心呢？”

“什么跟什么呀！”

“是吗，反正你自己心里清楚。”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往津久见他们那边走去。

5

午餐固定是三明治。藤间一枝将煮好的配料夹进面包里，切成适当的大小。美菜子负责装盘送到各个家庭的桌上。关谷靖子做沙拉和果汁，同样也是由美菜子来分送。过了不久坂崎君子也来帮忙。

“美菜子，你身体还好吧？”君子问。

“已经没事了，也许只是有点累吧。”美菜子笑着说。

“是吗，我还以为是我的感冒传染给你了。”

“没有的事，你别在意。倒是你那边怎么样？孩子们上课认真吗？”

“是的，大家都很认真用功。”

“我们家章太也是吗？他认真听老师上课吗？”

“章太没什么好担心的，反而是我们家小孩上课最不认真了。”

君子将多种水果打成的果汁分装在玻璃杯里，并用托盘端着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美菜子不禁和关谷靖子、藤间一枝互看一眼，但三个人都没有说什么。

这时坂崎走过来问：“藤间先生和并木先生还没有回来吗？”

“刚刚打了电话回来。”藤间一枝立刻回答，“因为跑太远了，所以两个人的午餐在外面解决。还说他们不是偷跑出去喝啤酒，叫我们别担心。”

“是吗，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美菜子端着托盘分送沙拉时，他也旋即跟上。

“身体的状况还好吧？”

“是的，让你操心了。”

可是坂崎就是缠着她不走，还靠近她耳边问：“昨晚发生什么事了吗？”

美菜子吃惊地看着他的脸反问：“哪有什么事……”

“有什么不太一样吧。还是他们毫无理由地把你从这里赶了出去？”

“你在说些什么？”

“算了，等一下再说吧。”撂下这句话后，他终于走开了。

跟往常一样，午餐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各自聚集享用。因此美菜子和章太并肩坐在一起。

“爸爸呢？”章太问。

“跟藤间先生一起出去了，晚上就回来了。”

“噢。”章太大口啃着三明治。美菜子从旁凝视着他吃东西的样子。当两人眼光相对时，儿子惊讶地皱着眉头问：“怎么了？”

“没有呀，没事啦。”美菜子脸上浮现笑容，喝了一口果汁后问，“书读得怎么样？有没有进步？”

“我不知道啊，你去问津久见老师。”

“如果真的不喜欢，就不用勉强一定上私立中学。读地方上的公立中学，妈妈也无所谓的。”

章太表情惊讶地看着母亲。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呢？”

“没有为什么呀……妈妈只是不想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嘛。”

“可是你之前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不是吗？不是说读好的学校，从好的大学毕业比较吃香，所以趁现在要好好用功。而且还经常说什么日本重视学历的风气绝对不会改变的，不是吗？”

“话是没错，但是人生不仅仅只有读书呀。”

“事到如今不要跟我说这些。”章太皱着眉头，嘟着嘴说，“说什么不读好学校就会吃亏的人也是妈妈。还说那些做坏事贪污的官员，也是因为东大毕业才能爬到那个位置。而且还说毕竟是东大毕业的，其他官员和警方都会出面相护，所以连监牢都不用进去。不是说这个社会就是要出人头地才算成功吗？为什么现在突然又要说些奇怪的话呢？”

“章太……”

“我吃饱了。”章太双手合十打完招呼便起身离席。

中央自动车道车流量比较少，路上没有遇到严重的塞车，俊介驾驶的CIMA离东京越来越近。

“不用我帮你开车吗？”即将开到谈合坂休息站时，藤间问俊介。在这之前两人没有什么交谈。

“没关系的。要上厕所吗？”

“不用，我还好。”

“那就不去谈合坂休息站了，我想早点到。”

藤间似乎也不反对，没有多说什么。

“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

“什么事？”

“我实在无法理解。不管再怎么亲密，我还是无法理解你们怎么会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助美菜子？一个不小心的话，大家都有可能被警察逮捕的。可是你们为什么愿意？尤其是像藤间先生这么冷静的人，居然会做出这么有失理智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我应该已经说明过了。美菜子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谁都不希望家里面有人是杀人犯吧？”

“但是，你也说了只不过是像家人一样，而并不是真正的家人，不是吗？就算被媒体知道彼此的关系，装个傻也就没事了。固然现实生活中这件事对孩子们的入学考试有所影响，但这足以成为隐瞒杀人事件的动机吗？”俊介直视着挡风玻璃，语气十分平静。

“并木先生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何必说得那么含蓄呢？想说什么，直说无妨。我不想为这种事浪费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俊介一时之间紧握方向盘，同时也用力咬紧牙关。车子的速度随即跟着加快。

“你小心点开车。”藤间说，“别说是出车祸，就连超速被抓到也不行。我们今天经过这里的事，绝对不能让警方发现。”

俊介放开踩油门的脚，车速立即降了下来。他将原本走在超车线上的车子开回正常车道。

调整过呼吸后他开口说：“请容我直说。”

“请吧。”

“这次的计划都是在藤间先生的指挥下进行的。看起来藤间先生也表现得最积极，所以我觉得怀疑，藤间先生这么庇护美菜子是有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挑明说就是……”

“你是说我和美菜子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

俊介闭上嘴，藤间的嘴角含着笑。

“吃过早饭后，你和君子说过话。她是不是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不是这样子的……”

“算了，我早就知道她对我们没抱什么好感。倒是我想问问你，为什么并木先生会这么问呢？你对美菜子不是已经没有感情了吗？就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我以为你应该早就无所谓了。”

“老实说我并不希望别人过问我和美菜子的事情。不过美菜子如果有了其他男人，我想我应该有知道的权利。”

“原来如此。知道之后受伤与否就另当别论了，是吗？”

“答案呢？美菜子的情夫是你吗？”

“看来并木先生好像已经认定美菜子有了情人嘛！”

“我有证据。”

“噢？”藤间的语气听不出有所动摇，“什么证据？”

俊介沉默了一下。这段时间里他超越了前面开得慢吞吞的小卡车。

“安全套。”他说，“在我太太的皮包里。尽管我们夫妻从来都没有避过孕。”

接着换藤间沉默不语，俊介听见他发出低喃的声音。

“如果是那种东西的话，你的证据还挺充分。”

“你决定坦白了吗？”

“好吧，我坦白说出来吧。”藤间依然保持平静的口吻，“我对你太太，也就是美菜子……”

话说到这里，他先叹了口气才又继续说下去，“的确很有好感。也可以说是我很关心她。”

俊介一边的脸颊抽搐着。

“你说话还真大胆！”

“她人长得漂亮，充满了女性的魅力，比起那个叫高阶英里子的女人要好上好几倍。对于你，我打从心里羡慕。”

“真亏你能说出这种不害臊的话！”

“因为情况如此，我其实也不喜欢把话说得太过直白，但是如果为了体面说得太含蓄，也没什么意义。”

“我告诉你，我现在在想些什么吧！我觉得刚刚真是应该在谈合坂休息站停车才对。”

“然后是我丢下车呢，还是痛殴几拳呢？男人真是奇怪的生物，一方面背叛了自己的太太，可是一旦她跟其他男人搭上了，还是会生气。”

“所以我说了这是我们夫妻间的问题。”

“可是你想解除你们的夫妻关系，不是吗？”

“你跟美菜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是在补习班认识的，我确定是在那之后开始的。”

“之后就立即发展到男女关系了吗？”

“答案是什么，你自己想象吧。只不过有件事我要先说清楚，你所发现的安全套，其实与你想象的有所不同。恐怕是现在的你无法想到的原因吧。”

俊介将脸转向了藤间，藤间立刻对他说：“你不看着前面太危险了！”

“关于你说的话……”

“我想还是去问你太太比较好吧。我也只是自己猜想而已。何况我们现在还在执行重大任务，最好不要再想其他的事。另外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的命运已经绑在一起了，哪有空再去计较细微的人际关系呢。”

俊介又开进了超车道，用力踩着油门，眼看着越来越接近前面的车子。明明已经超过法定的限速，但藤间这回一句话都没有说。

英里子住的公寓距离高井户不到十分钟的车程，公寓虽看起来不大新，却是结实牢靠的五层楼建筑。俊介和藤间将车停在稍远处的自动收费停车场里，拿着美菜子交给他们的行李走进公寓里。公寓没有管理人，但是大门紧锁。俊介用之前她给的钥匙开了门锁。

进房间前先去看一看信箱，每户的信箱上面都挂着一把锁。

藤间拿出了一副白色手套，也给了俊介一副。

“以前房间里留有你的指纹就没办法了，但今天可不能再增加新的了。事后再擦掉也不太好，因为这警方一查就知道了。”

俊介点点头，戴好了手套。

“有办法打开高阶小姐的信箱吗？”

“应该可以吧，她一向带着钥匙。”

俊介翻找着英里子的皮包，找到了名牌的钥匙圈。上面有三把钥匙。他将最小的那把插进405号房的信箱挂锁孔里，果然吻合无误。

信箱里面只有邮购的信件和电费的收据而已。将这些都拿出来后，他再度关上信箱并上锁。

“好像没有报纸嘛。”

“她好像没订报。说看电视和上网就够了。”

藤间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英里子的房间位于四楼的里间。不论是在电梯里还是走廊上，俊介他们都没有遇到任何人。

英里子住的是两房两厅，但因为打通了隔间，实际上变成了一房一厅。房内摆设的多半是高级家具，整体配色以米色系为主，但缺少了生活的情调，厨房里也没摆什么餐具和烹调器具。

“房子不错嘛，房租是并木先生付的？”

俊介摇头说：“这是她以前租下的房子。”

俊介将英里子的行李放在两人座的沙发椅上。

“可否麻烦你将旅行袋里的东西拿出来整理一下？”藤间说，“换洗衣物和化妆品之类的。如果就这样将旅行袋留在这里，警方还是会调查她的去向。”

“我知道了。”

俊介将旅行袋里的东西摊开在桌子上。首先拿出来的是塞满化妆品的小包包。此外还有换洗衣物、装着内衣裤的袋子、盥洗用具等。他盯着这些东西发呆。

“怎么了？”

“没有，我是想行李就这么多吗？”

“只住一个晚上，应该差不多吧。还是说她应该还有其他的行李吗？”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俊介将这些东西一一放回原来的位置，将换洗衣物丢进洗衣机旁的篮子里，化妆品排列在镜台前。

当他将盥洗用品放进浴室后走向沙发椅时，看见藤间正在检查客厅里的橱柜抽屉。

“你在干什么？”

“看看有没有显示她去过姬神湖的资料。宾馆那边美菜子好不容易已经伪装过去了，得尽可能不要让警方的目标指向我们。”藤间停止动作，回头看着俊介说，“我忘了问你，你和高阶小姐的关系有谁知道吗？”

“应该没有。”

“确定吗？没有被你们公司里的人知道吗？”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确定没有问题吗？希望你们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好。”说完藤间又继续开始检查。

俊介为了收拾清空的旅行袋，打开了衣橱，里面挂满了洋装。他将旅行袋放进底部的空间。

这时他发现脚边有一个黑色手提包，皮包开着，可以看见里面。

他将手伸进了皮包里，抓到了一沓照片。第一张照片拍到的是女人的背影，好像是某处的住宅区。第二张照片则是拍到那个女人走进了一户人家，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其侧脸。

毫无疑问那个女人就是美菜子。

接着是第三张，那户人家的门打开了，出现了男方的脸。俊介的脸颊抽动。照片里的人是藤间。

俊介偷偷看了藤间一眼，他好像已经检查完客厅里的橱柜抽屉，正在仔细检查电话柜的下面。

俊介赶紧将整沓照片塞进了上衣口袋。

他们进入房间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

“我们该走了吧？”藤间看着手表说，“待太久也不好。要是太晚回去，恐怕坂崎他们会起疑心。”

“说得也是。有没有找到英里子到过姬神湖的资料？”

藤间摇摇头。

“不能说很仔细地检查了，但我想应该没问题吧。”藤间说，“我们走吧！”

回到车上，刚开了一段路，藤间便开口问：“还是刚才的话题，我觉得你俩的关系隐蔽到什么程度很值得思考。”

“刚刚的什么话题？”

“就是有没有人知道你和她的关系这件事。”

“噢……”

“今天就算了，可是明天之后高阶小姐仍然没出现在公司的话，恐怕会引起怀疑，到时也会有人跟你联络吧？”

“大概吧。”

“到时候你要怎么回答？”藤间倒在椅背上，“总之你先装傻吧。换句话说，你不要说出她来过姬神湖的事实。我得一再强调，尽可能别让警方的目标转移到我们这边。”

“我知道，我也打算那么做的。”

“只是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警方对这种失踪事件会有多积极，假设有了一切搜查动作，我想一开始会先从男性关系着手吧。”

“应该是吧。”

“如果有人隐隐约约知道你们的关系，或是在她房间找到显示你们关系的东西，警方当然就会来找你。到时候你要怎么办？”

“不是装傻就好了吗？就算事后爆发了，只要没有人说出我们的外遇关系，我想也不会因为这样被怀疑吧。”

“对你而言，也许那样做便没事了。其他人却很难回答呀。比方说，你在装傻的时候，美菜子被调查了。当她被问到高阶英里子的事时，她能够说谎表示什么都不知道吗？”

“这有什么问题吗？”

“万一警方查到她去过姬神湖，这样的说法便很不自然。你在别墅区的事实也会被知道吧，他们自然会认为美菜子跟高阶英里子也见过面。”

“但也有可能是我背着美菜子偷偷跟英里子见面呀，所以就算事后我和英里子的关系曝光了也没有任何矛盾不是吗？”

“这么一来我们就得跟着圆谎，说我们没有在姬神湖见过高阶英里子……”

“是这样子吗……”说到这里俊介咬了一下嘴唇，然后轻拍方向盘说，“啊，那可不行！”

“没错。因为还有坂崎先生他们在。当他们被警方询问时，一定会说出实话：高阶英里子小姐确实来过。这么一来之前口径一致的人都会被怀疑了。”

俊介低声叹气。

前面高速公路的入口映入眼帘。他将手伸进上衣口袋的同时，藤间已递出了千元钞票。他说声“谢谢”接了过来。

“所以说原则上说谎的人最好是只有我一个啰？”

“假如警方隐约感觉到你和高阶英里子的关系，你也只有认清事实吧。要你这么做也许很难……”藤间有些结巴，接着他轻拍俊介的肩膀说，“不过你放心好了，我们有双重、三重的防护措施。就算警方怀疑你，也不会想到有我们在帮着你。更重要的是，那具尸体不会被发现。找不到尸体就不能构成案件。”

俊介叹了一口气低声自语：“但愿如此。”

6

到达姬神湖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正好是开始吃晚餐的时间。路上藤间的手机响过一次，是一枝打来的。藤间只说了句“没问题，一切都很顺利”，便挂断了电话。

回到别墅打开大门，屋里传来咖喱的香气。在客厅用完餐的孩子们正和津久见玩着电动游戏。厨房里三个女眷忙着洗碗筷，没有看到坂崎夫妇和关谷的身影。

“回来了呀。晚餐吃过没？”藤间一枝问丈夫。

“在休息站简单地吃过了。关谷先生他们呢？”

“噢，他们刚刚还在那里的呀。”

“君子呢？”

“我想在她房间吧，她看上去有点累。”

大门口传来声响，随着脚步声的接近，客厅的门被打开了。关谷走进来后，先看看藤间又看看俊介：“噢，回来了呀，进行得怎样？”

“嗯，还好。”藤间回答。

“是吗？”说完后，关谷垂下目光。

“发生什么事了？”

“嗯……老实说有了麻烦。”

“怎么了？”

“请跟我来。”关谷走出客厅，俊介和藤间尾随其后。关谷走进了他们夫妇的房间。

“坂崎先生吗？”听了关谷说的话，藤间整张脸都扭曲了，“他说看见我们了吗？”

“是的。吃过晚饭坂崎先生约我出去散步时，他告诉我的。他好像对高阶小姐不死心，今天早上还去了湖滨饭店一趟，结果看见了你们两位，而且还目击到美菜子从饭店走出来的样子。”

“这下可糟糕了。”藤间将双手盘在胸前，咂了一下舌头，挠了挠头发，“这么说起来，我们离开这里时遇到过他。应该是他从饭店回来的时候吧？”

“那关谷先生你怎么回答？”俊介开口问。

“他好像认为昨晚这里出了什么事，当然他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如何，甚至他还怀疑这里有什么好玩的事，我们却将他一个人排除在外。”

“搞什么嘛，怎么会变成这样？”藤间不甘心地说。

“那也没什么，我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不过他好像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下去的话，我想他应该会去追问美菜子。”关谷来回看着藤间和俊介的脸。

藤间脸上依然一副苦恼的神情。不知从哪里飞来的小蛾在日光灯周围飞舞着，不时可以听到它碰撞日光灯的声音。

“我来跟他说吧。”俊介说。

其他两人看着他。

“不然还能怎么办？万一到时候警方找到坂崎先生询问时，他说出这些，我们所有的伪装不都功亏一篑了吗？”

“你说得对，只能这么做了。”藤间并没有反对，“但他不是那种能够守住秘密的人，我多少有点不安，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愿意帮助我们。”

“我现在就去找他。坂崎先生人在哪里？”

“慢着，还是不用并木先生出面了，让我来说明吧。”藤间说。

“不，是我太太干的好事，所以应该由我来说，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你的心情我了解，但这种事还是交给第三者比较好。如果告诉他我们也一起帮忙，我想他应该就会接受的。”

“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并木先生。”关谷也说，“就拜托藤间先生吧。”

俊介重重地叹了口气，看着两个人的脸后点头说：“我知道了，但条件是我也要在场，我想这是我至少该尽的义务。”

“唉，可是……”

“拜托了。”俊介低下头来。

彼此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藤间答道：“好吧，并木先生说的话也有道理。那么关谷先生，麻烦你叫坂崎先生过来好吗？我想在这里谈比较好。如果关谷先生觉得困扰，那就换个地方也可以。”

“不，这里就可以了。我去叫他。”

看见关谷出去后，藤间点燃香烟。

“那么我们该怎么开口呢？”

“坂崎先生应该会很吃惊吧？”

“也许吧。”藤间吐着白烟，凝视着飘然而上的烟雾。

坂崎被关谷带进了房间，一脸冷笑。他笑着面对藤间和俊介。

“你们都在呀。”

“辛苦你了，不好意思。”藤间道歉说。

坂崎坐在藤间和俊介的对面。

“有话要跟我说吗？我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噢，是怎么回事呢？”

“我猜也知道，你们昨晚在这里办了那场聚会，但是美菜子不答应，于是她到外面去住。幸好高阶英里子已经订好了饭店，她便去住那里。没错吧？”

听完他的话，俊介不解地眨着眼睛。坂崎和藤间则互相望着对方。

“不，坂崎先生，你在说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哪有什么聚会？”藤间边笑边说，脸颊显得有些僵硬。

“你们不必再骗我了。并木先生应该也知情吧？”

“坂崎先生，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事，而是另外的事情。”

“另外的事吗？”

“是的，而且是很要紧的事，或者应该说是不得了的事。”藤间舔了一下嘴唇后继续说，“其实昨晚这里发生了一个事件，有人误杀了另一个人。”

坂崎瞬间愣住了。在他想要说话之前，藤间又开口说：“被杀死的人是高阶英里子小姐，杀死她的人是美菜子。”

对着还未了解事态的坂崎，藤间娓娓道出昨晚的经过。坂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一动也不动地听。俊介发现他的太阳穴附近正在冒着冷汗。

藤间说到处理尸体的这一段先停了下来，深呼一口气才接着说：“就是这样子，我们必须这么做，所以也很希望坂崎先生务必能一起帮忙。”

藤间低下了头，一旁的俊介也跟着低头。

“要我成为共犯？”坂崎好不容易开口，声音像在呻吟。

“拜托你了。”俊介开口道。

彼此陷入了长长的沉默。低着头的俊介无法得知坂崎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

“我拒绝！”终于，坂崎小声地说。于是俊介抬起了头。

坂崎的神情有些激动。

“为什么我们得帮忙这种事？这不是重大的罪行吗？开什么玩笑，我才不要蹚这种浑水！”

“坂崎先生，可是……”

不顾藤间的发言，坂崎站了起来。

“我要回去了，马上就离开这里。君子和我儿子都会一起带走。开什么玩笑嘛！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边说边夺门而去。

第三章

1

俊介为了追赶坂崎也跟着冲出房间，藤间和关谷紧跟在后。

来到坂崎夫妇的房门前，听见他在里面怒吼的声音。

“总之就是赶紧收拾行李，我们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

“慢点，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君子也很困惑地大叫回去。

“什么怎么一回事，出了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才问你是怎么回事啊！”

俊介门也不敲，便打开房门。躺在床上坐起上半身的君子一脸吃惊地看着他。坂崎则在地板上摊开了大型的旅行箱。

“干什么？没敲门就随意进来，一点礼貌也不懂！”坂崎的声音充满了厌恶。

俊介没有说话只是俯视着他，随后藤间也进了房间。

“坂崎先生，冷静一点，总之先听我们说嘛。”

“我不想听。”坂崎简短地说，“君子你知道昨晚出了什么事吗？杀人了。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有人被杀死了。那个年轻女孩……就是叫什么高阶小姐的被杀了，好像是美菜子杀的。”

君子睁大了眼睛，神情胆怯地看着俊介。

“而且为了不让警方发现，竟然还弃尸，丢到了湖里，姬神湖里。连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帮忙，你说他们是不是疯了？你听听看嘛。”

关谷试图劝导他，但坂崎挥动双手，用力摇头说：“原因是什么？我知道你们的感情特别好，但不表示我们要陪着你们犯罪。关谷先生你搞清楚了吗？这是杀人！不得了的犯罪呀。发生这种事当然就应该去报警。”接着他怒目转而瞪向俊介说：“都是你的错。爱搞外遇是你的自由，可是不要把这种问题带来这里好吗？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为什么你的情妇和太太出事要把我们也扯进去？”

俊介低着头小声道歉说：“对不起。”

听见楼上的喧嚣，其他女眷们也过来了。看到美菜子，坂崎的眼睛瞪得更大。

“美菜子，你……你应该去自首。不然就太奇怪了，你一定要那么做。”

美菜子什么都没有说，一脸困惑地看着藤间。

“孩子们呢？”藤间问一枝。

“刚刚去租来的别墅了……”

“是吗。坂崎先生，拜托你，请再给我们一次解释的机会。”藤间恳求。

“听你们说什么？喂，君子，你还在干什么？还不赶快准备离开这里。然后打电话过去叫拓也一起走！”坂崎胡乱地将衣橱里的衣服塞进旅行箱里。

“没办法了，我看大家还是先下去吧。”藤间对俊介说。

“可是……”

“算了。”

藤间推着俊介和关谷等人走出了房间。房里又传来坂崎的怒吼声。

除了坂崎夫妇外，所有人都聚集在客厅里。最先开口的人是关谷。

“只是那样说明的话，他还是没办法接受。”

“可是一定得说服他才行。”藤间说，“一定得说服他一起保护美菜子。”

“是呀，你说得没错。”关谷搔着头。

俊介站着，两手按着太阳穴，然后看着站在面前的妻子说：“可是他说得很对。本来就应该去报警的，所以……”

“你是说要美菜子去自首吗？”关谷靖子问。

“那样做本来就是应该的呀。”

“并木先生，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走回头路了。”藤间一副开导的语气。

“法律的事我不清楚。”俊介说，“或许我们确实犯了弃尸的罪，但是现在如果报警的话，只要承认昨晚的行为是因为大家一时乱了手脚，应该不算是太大的罪行吧？”

“你说的是我们所犯的罪行吧？”关谷靖子瞪着俊介说，“可是美菜子怎么办？她犯的可是杀人罪呀，那也没关系吗？起因可是因为你的不对啊。”

“靖子！”

无视丈夫的制止，她继续说道。

“不，让我说。并木先生是想让美菜子被逮捕，甚至被判死刑更好。一定是因为年轻情人被杀了，对美菜子怀恨在心。”

“你说够了没有！”关谷按着妻子的肩膀，她才好不容易闭嘴，但一双眼睛还是狠狠地瞪着俊介。

俊介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靠在墙上。美菜子低头伫立着。每个人都安静不语。

这时听见了下楼梯的声音和坂崎的怒斥：“还不快点！”

关谷走出了客厅，俊介也想跟在后面，但是手臂被拉住了。拉住他的人是藤间。

“你和美菜子回房去。让我们跟他说比较好。”

“可是……”

“一看到你们，他又会激动起来的。放心好了，好好说他应该能接受的。”

藤间也对美菜子点了点头才走出客厅。关谷靖子和藤间一枝也跟着出去。俊介摇着头坐了下来，然后拿出香烟。

坂崎说话的声音传了进来。不久他好像带着妻子走到了大门口，可以听见藤间他们追上去的声音。

“我们不是应该回到房间比较好吗？”美菜子说。

“在这里也无所谓吧。”

“可是藤间先生他们可能会带着坂崎先生回来这里说话吧？”

俊介冷笑着挑高了嘴角，将刚点燃的香烟按熄在烟灰缸里。

“我想是没用的。”说完站起了身。

回到房间两人一语不发。美菜子坐在床上，始终盯着地板看。俊介则站在窗户边，看着一片漆黑的森林。

听见楼下传来声响，美菜子走出了房间，立刻又进来说：“坂崎先生他们好像又回来了。”

“只是回来而已。”俊介说，“不可能被说服的。”

美菜子没有说话，依然坐在床上。俊介也坐在她对面的床上，伸出左手绕过右肩到背后，皱着眉头按摩右边肩胛。

“那里还是会痛吗？”

“又不是在上班工作，大概是紧张的关系吧。”他继续按摩着背部。

“要我帮你按吗？”

“不用了。”他停止按摩，“那个人是藤间先生吗？”

她一脸讶异地抬起头。

“什么？”

“那个人，你的相好啊。”

美菜子一脸诧异的表情，偏着头看他。

“你在说什么？”

“别装傻了，我都知道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其他男人来往的事吗？”

“你在说些什么？没那回事。”

“刚刚藤间先生也承认了，说他很喜欢你，能够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

美菜子摇摇头，双手轻摆说：“你在说什么啊，我听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藤间先生他说什么了？”

“以前我打开过你的皮包，并不是想要调查什么，只是想拿点零钱。结果发现了奇怪的东西，是安全套。你应该知道看见那个之后，我心里

是怎么想的。”

美菜子微微地张开了嘴，吸了口气。

“怎么了？你想解释什么吗？那我倒要听听，如果你能合理说明的话。”

她吐出了刚刚吸进去的空气，全身无力地垂着肩膀说：“原来……你看见了？”

“你不解释一下吗？”

“解释……”美菜子直视着丈夫说，“也没什么意义吧。”

“怎么说？”

“我的确想要背叛你，但我没有乱搞，对方也不是藤间先生。”

“没有乱搞就表示来真的啰？藤间先生已经承认了，他说羡慕我能独占你一个人。”

“不是藤间先生。他也没有说跟我有那种关系吧？”

“我听起来却有那种感觉。”

“那你可以再去问他一次，问问看他是否和我发生过肉体关系！”

“不是他的话是谁？你是打算跟谁睡才带着安全套到处跑呢？”

面对他的质问，美菜子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你们男人真是奇怪。自己可以公然拈花惹草，妻子稍有嫌疑就大发雷霆。”

“我没有生气，只是在问你。”

“那我不是回答了吗？我没有乱搞，所以说不出对方的名字。”

“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想要背叛我。所以我才问你想跟谁发生那种关系？”

“这个……”她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意思是说跟谁都可以，因为你只是想报复我吗？”

“报复你？我没有。”美菜子的眼光变得锐利，只有嘴角带着冷笑说，“那才真是毫无意义。事到如今报复你又怎样？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的对象并非只有高阶英里子，之前应该也出过好几次轨。可是我都忍了下来，因为你愿意跟带着孩子的我结婚，我觉得我应该忍耐一点才对。更重要的是为了章太，我不想惹出家庭风波。”

“你说话未免太矛盾了。背叛丈夫难道就不会制造家庭风波了吗？”

“所以……”美菜子吞下口水，俊介看着她，她接着说，“当时我已经做好跟你分手的准备了。”

“你还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嘛。”

“你不也想跟我离婚吗？我心里很清楚。加上章太发现了我们之间关系恶化的事，我想与其是这种状态，还不如恢复到原本只有我们母子的家庭要好些吧。”

日本传统表演艺术的一种。

“那你又何必杀死英里子呢？”俊介的这句话，让美菜子的脸失去了血色。她看着他，一脸能剧^④面具似的神情。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又缓缓睁开。

“是的。她要求我跟你分手时，我如果回答‘好呀’就没事了。我应该把你送给她才对。”

俊介下床站起来时，听见了敲门的声音。他还没来得及回应，门便开了。关谷靖子探头进来。

“藤间先生请你们下去，说有很多事要商量。”

“坂崎先生已经回去了吧？我看一切都完了。”

“不是这样子的。”靖子看看美菜子，然后将视线移回俊介身上，“坂崎也在。”

“还在吗，他们？”

“是的，所以请你们到客厅去。”关谷靖子先走下楼梯。

俊介小声地咂了一下舌头。

“看来我们还是得低头求他们吧？老实说我实在觉得这样做很蠢。但是没办法，我们下去吧！”

美菜子默默地跟在他后面。

走进客厅一看，坂崎夫妇并肩坐在桌前。藤间和关谷两对夫妻也围着他们而坐。俊介他们靠着门站立着。

跟先前相比，坂崎简直像是变了个人，显得很平静。他抬头偷偷瞄了俊介他们一眼，又立刻将视线移回桌面。

“刚刚才跟坂崎先生他们说明了情况。”藤间开口说。

“说明什么？”

“就是我们决心保护美菜子的全部经过。结果呢……”藤间将脸转向坂崎夫妇说，“他们也答应一起帮忙。”

俊介上前一步，看了看坂崎，又看看君子。

“真的吗？”

“刚刚他们才答应的。”

不等俊介说话，坂崎便抬起头说：“刚刚有些失态，对不起。我只想到了自己.....我知道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那是因为太过激动才乱说的，请你原谅。”说着低下了头，他的妻子君子也在一旁垂着头。

“哪里，那无所谓。倒是你们真的可以吗？你不是说这是重大的罪行吗？”

“听了藤间先生的说明我才发现，其实保护美菜子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而且我们也不愿意看见美菜子被警察抓去。”说完他神情愧疚地看着美菜子说，“美菜子，对不起，我没有恶意。请你不要恨我。”

“我怎么会恨.....”美菜子的声音越来越小。

“这么一来大家都愿意同心协力了。”藤间对大家说，“接下来就是津久见老师了。老师一直都和孩子们在一起，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们八个人口径一致，我想应该不会被警方怀疑了。”

“是呀，只要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好了。”关谷接着说，“高阶英里子来过这里的事没办法隐瞒，但之后的事只要装作不知道就好了。就算是刑警也绝对想不到我们所有人会一起串通好吧。”

“太好了，美菜子。”关谷靖子走近美菜子。美菜子沉默着深深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2

“我们得好好讨论今后的事。”藤间提议。

“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是不容许稍有疏忽的。所以还是小心谨慎点好。”

“今天晚上没有人去租来的别墅那里行吗？”俊介问。

“刚刚已经打过电话给津久见老师了，跟他解释说美菜子因为身体不舒服，今晚住在这里休息。原本排今晚当班的是并木夫妇。”

“那.....我是不是一个人去比较好呢？”

“不用，已经取得对方的谅解了。而且你还是陪在美菜子身边比较好吧？”

关谷夫妇和藤间一枝也都点头同意。

“在讨论之前，我们是不是先干一杯？就算是啤酒也好。”关谷做出举杯的手势，“老实说，我很想改变一下心情。”

“说得也是，大家从昨天起神经就一直紧绷着。”藤间一枝正准备往厨房里走，她的丈夫制止说：“等一下。关谷先生，你的心情我很了解。请再忍耐一下。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是大家务必要谨记在心的，恐怕不太能够缓和和大家紧张的心情。”

关谷苦着脸点头说：“是吗，那就留到以后再轻松好了。”

“首先我要说明今后可以预测的情况。这些我已经在车上跟并木先生谈过了。”藤间看了俊介一眼又继续说明，“我们不知道高阶小姐失踪后，警方会采取什么动作，但是展开调查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假如高

阶小姐的家人或亲戚之中有人认识警方，他们的态度又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没听说过她家里有人和警方有特别的关系。”俊介低声说道。

“可是我们这么想也没什么坏处吧。那么警方会怎么做呢？首先会找有关系的人询问。其中就会有并木先生。因此我已经要求并取得并木先生的理解，他必须先隐瞒和高阶小姐之间的特殊关系。”

藤间将他们在车里所谈的内容对大家说明。

“换句话说，到了一定时候并木先生会承认他和高阶小姐之间的关系，以及她来过姬神湖的事实。如果警方也找我们询问的话，我们可以说出在这里曾经见过名叫高阶英里子的女性，以及顺便招待她晚餐的事。”关谷重复一遍上述的内容说，“之后就都装作知道了。”

“你说得没错。其他人有意见吗？”

没有人说话，有几个人摇摇头。

“当然，如果她来过的这件事不被警方知晓是最理想的了。”藤间说。

这时坂崎君子举起了手。

“是不是在警方询问之前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呢？”

“你指的是什么呢？”

“我只是打个比方，万一电视新闻之类的报道了高阶小姐的事，说这名女性行踪不明，如果有人看到过请跟附近的警方联络。这时我们什么都不做，不是很不自然吗？”

“说得也对。万一事后发现来过这里，警方一定会怀疑我们为什么没有主动联络。”藤间轻轻点头说，“这种情况得先考虑清楚。”

“这种情况会联络吗？”关谷侧着头说，“担心会被牵连而保持沉默，应该不奇怪吧？”

“可是高阶小姐不是跟公司请假了吗？如果新闻报道说警方正在调查她请假去做了什么，那我们没有主动联络自然会被怀疑。因为那一天我们和她见过面呀。”

关谷无法反驳坂崎君子的说法，只好沉吟着。

“我们可以说没有听到这则新闻啊。”关谷靖子帮她丈夫解围说，“假设我们一开始就不知道高阶小姐失踪的消息呢？”

“全部的人吗？”她的丈夫问。

“是呀。”

“不，那样不太好吧。八个人之中，没有一个人看过这则新闻报道？”

“何况还有津久见老师。”俊介说，“很难说他不会跟警方联络。”

居然忘了津久见的存在！大家恍悟，然后相互对视。

“我知道了，那这样吧。”藤间双手扣在桌上，所有人都注视着他，“假设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出来，就先设定我们之中有一个人看到了，而这个人便跟大家商量要不要将高阶小姐到过姬神湖的事通知警方。这时也要把津久见老师叫来一起讨论。”

所有人都探出身子想了解下一步。

“但是这里面不会有并木先生。当然这时大家不免会有疑问：既然警察去找过并木先生，并木先生应该跟我们提到过这件事了吧？”

“没错。”关谷砰地拍了一下桌子。

“然后让一个人当代表……我看暂定是我好了，谁叫是我提议的。我便打电话给并木先生，问他有没有将高阶小姐到过姬神湖的事告诉警

方。”

“我该怎么回答呢？”俊介问。

“你当然是回答已经说了。”

“换句话说，我说了谎啰。”

“你不愿意吗？”

“不是，请接着说下去。”

“听完之后我又很自然地追问：‘那为什么新闻报道没有提到这件事呢？是因为警方没有对媒体公开吗？’并木先生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警方有什么想法吧。’差不多就是这些了。”

“太好了。”关谷睁大眼睛拍手说，“这么一来就说得过去了，我们也不必说太多的谎了。”

“藤间先生简直可以去当小说家了。”关谷靖子一脸正经地说。

“他倒是曾经想过当剧作家呢！”一旁的藤间一枝偷偷地瞄了丈夫一眼。

“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被警方追问的吧？”

对于俊介的疑问，藤间点头回答：“那是无法避免的吧。可是你有正当的理由隐瞒她来过姬神湖的事实。我不知道用‘正当’一词是否合适。”

“你是说我为了隐瞒跟她之间的关系，也必须将她来过姬神湖的事情隐瞒下来吗？”

“没错。”

“的确这么一来便说得过去了。”俊介摇摇头说，“如果警方追查到这里，首先被怀疑的就会是我。当我随着家人、朋友来到避暑地时，情

人竟然尾随过来惹事。于是两人吵架，一时激动便杀了人……很可能会想象出这种情节来。”

“有什么关系，管他会想出什么情节，反正都不是事实嘛。既然不是事实，警方就无法证明，也找不到证据。我想警方也不可能想出真正的情节吧，谁会想到我们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呢？而且若非所有人都是共犯，这个案件也无法成立。”

俊介没有反驳，而是看了看旁边低着头的美菜子。她或许是感受到了，抬起头与丈夫四目相对，但依旧沉默不语。

“不过那算是最糟的状况。”藤间环视着大家说，“一开始我也说过了，最好能让警方永远不知道她来过这里。这样我们的胜算会更高。”

“真要能那样就好了。”关谷叹息说，“那样的话，我们便可以什么都不必做了。”

“可是我们得保持密切的联络。”坂崎君子稍微提高了音量道，“像刚刚提的情况，如果电视新闻报道了，我们就得决定什么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吧？”

“当然，”藤间也高声说，“在失踪事件被人淡忘之前，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不对……”

他摇头说：“对于这件事我们始终都不能掉以轻心。”

“唉，感觉问题还真多。”关谷靖子摩挲着自己的手臂说，“不知道我记得住吗？老公，如果看我快要露馅了，记得提醒我啊。”

“真是没用的家伙。”

“放心好了，应该没有什么地方需要靖子开口说谎的。如果顺利的话，你甚至什么都不必做。”

藤间的安慰让她轻舒了一口气：“但愿如此吧。”

“我想该事先说好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或是不放心的地方请提出来。”藤间依次缓缓地大家的脸。

沉默之中，只有坂崎不安地举起手来。

“尸体会被发现吗？”

关谷双手盘在胸前，干咳了一声，摆出一副无力的表情。

“只能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藤间回答。

“可是尸体里面会产生废气，就算是沉到水底也可能浮出水面吧？”

“这一点并木先生也考虑过，所以我们也下过许多功夫。”

“可是……”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不是吗？”藤间插嘴说，脸色显得有些不高，兴，“毕竟现在做什么也于事无补了，只能祈祷尸体不被发现。”

“话是没错，可是毕竟我不在现场，当然我也相信各位是绞尽了脑汁处理这件事的。”

“所以除了相信我们别无其他办法。也许坂崎先生不知道，那可是很吃力的差事。体力消耗不说，也很费精神的。”关谷说话时并没有看坂崎，之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补充道，“连我都这样了，完成后续工作的是并木先生和藤间先生，就别提多辛苦了。”

坂崎一语不发地点了点头，摸了一下鼻头。

“那个湖中心相当深。”藤间也出面缓和气氛，“听说最深的地方大约有二十米深，至少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尸体会漂浮上来。而且也没听说那湖干涸过。”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坂崎说得很小声。

“还有……”这次换成了坂崎君子开口问，“面对警方，孩子们该怎么办？”

所有人都看着她，有几个人甚至倒吸了一口气。

“什么怎么办，我不清楚你的意思是什么？”藤间半笑着反问。

“如果警方知道高阶小姐来过，难道不会找孩子们询问吗？关于这点该如何应对呢？”

“那有什么问题？”关谷靖子立刻回答道，“他们只要回答‘晚餐时来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但是不清楚之后的事情’，不就好了吗？”

她的丈夫和藤间一枝都点头赞同。

“这样的话当然最好，就怕万一有的孩子看见或听见了什么，结果一不小心透露给警方可就麻烦了。”

大家沉默了一下后，藤间猛然向后一仰说：“没错！这种情况也要考虑在内！”

大家都看着他。

“也就是说，很可能我们竭力隐瞒的真相还是被孩子们知道了。例如可能被看到一些处理尸体的过程啦，孩子可能搞不清楚是在干吗，于是随口跟警方说‘那天晚上我看见那些爸爸们开车出去……’就像这样子。君子你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吗？”藤间又赶紧接下去说，“我们处理这些事的时候，应该没有被看见吧？”

半张着嘴听他说话的君子，愣了一会儿后才点头说：“是呀，这种情况也是很有可能的。小孩子常常在父母没有注意之时发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

“可是他们应该不可能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吧？”藤间一枝的语气带着疑问，“大半夜的，而且他们是住在另一栋别墅里。”

“所有的可能性都必须考虑到才行。”藤间的眼神添了几分锐利，“你的想法太肤浅了！”

一枝吃惊地看着丈夫，缄默不语。

“警方也会找孩子们问话吗？”美菜子没有特定对象地低声问。

“还是先假设会问比较好。我们先假设万一警方查到高阶英里子来过这里会怎样。”藤间回答。

“这样啊！”关谷咂了一下舌头，“我知道了。的确，这样的话就惨了，所以得确认一下孩子们是否看见或听见了什么异常。”

“要不这样吧，”俊介说，“每家去问问自己的孩子昨晚是怎么过的，尽可能越详细越好。这样就能确定是不是有危险了。”

但是藤间马上跳出来反对这个提案：“不行，那样不太好。”

“为什么？”

“小孩总是会记住奇怪的事情。如果被父母问些不太自然的事，肯定会留下印象。这样反而会造成反效果。而且如果要照并木先生说的去做，实际上也很困难。总不能问：昨天半夜有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事吧！”

“话是没错，我只是因为关谷先生在旁边说惨，所以……”

“我没有说一定会很惨，而是说万一的话就惨了。”

“那还不是一样？不是说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吗？”

关谷想不出如何反驳，干脆闭嘴看着一边。

“最好还是别让警方接近孩子们。如果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的话，也务必要陪着他们，留意孩子们有没有说出什么奇怪的话，恐怕也只能这么做了吧？”藤间一脸严肃地说明。

“可是如果孩子们说出来了呢？”

“老公！”美菜子将手按在俊介的腿上说，“到时候再说吧，反正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就算你……”

“不，并木先生，还有各位，这件事大家再花点时间想想吧。毕竟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已经有孩子知道了这件事，而且警方找孩子们询问，恐怕也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吧？”

“就是说嘛，我们不必太过紧张。”关谷同意藤间的说法，“还有时间的。”

没有人发表反对意见，就连提出问题的坂崎君子也点头赞同。

“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话。”俊介说。

大家停止了议论，没有人再提出任何意见。

“今晚就先讨论到这里吧。”藤间说，“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在一起讨论。”

“好累呀。”关谷站起来伸了伸懒腰，然后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拿出了啤酒。

其他人彼此互道晚安。俊介也往客厅的门走去，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的目光停留在墙上贴的四幅图画上面。那是描绘这附近的风景画。每张画下面写有名字，右下方的那张是章太画的。

“画得真好。”俊介低喃。章太画的是别墅。就连停在停车场里的车子也仔细地画了出来，所有的车子都正对着别墅的方向。

“那是暑假作业之一。”美菜子在他后面说明。

3

一回到房间，美菜子便开始换衣服。俊介却只坐在橱柜前的椅子上。

“不换衣服吗？”换好睡衣的美菜子一边往被窝里钻一边问。

“不怎么想睡，其他人睡得着吗？”

“我昨天可是整晚没睡。”

“我也一样，所以头很痛。可就是没有睡意。”

“我大概也睡不着，可不睡觉也没有办法吧？”

“可恶，早知道带威士忌来就好了。啤酒根本喝不醉人嘛！”凝视着自己的旅行袋，他拍着大腿说，“对了，去买回来不就得了。这附近应该有便利商店吧？”

“那你去买吧。”美菜子翻过身，背对着俊介。

他注视了一会儿躺在被窝里的妻子的轮廓，然后才起身抓起车钥匙放进口袋。

“真要去吗？”美菜子面对着墙壁问。

“嗯。”

“那你路上小心点。”

俊介伸手抓住门把，在扭开门之前问了妻子：“藤间先生是怎么说服坂崎先生他们的呢？刚开始那么激动，后来居然变得那么心平气和。”

“应该是很有耐心地解释直到他们能够接受吧。”她的声音开始含糊。

“可是之前的坂崎先生根本不肯听别人说话呀！”

美菜子没有立即回答，停顿片刻才说：“这种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呀。”

“说得也是。”俊介走出了房间。

他先到藤间的房间门口，敲了敲门。门里立刻有了回应，藤间出来开门。他也还没有换衣服。“怎么了？”

“我想到便利商店去一下，能不能借我大门的钥匙？”

“噢，是要买酒什么的吗？”

“是的。”

“你就直接出门去吧，反正我们都还没睡。”

“这样好吗？”

“路上小心点。”

“啊，藤间先生。”在藤间即将关上门时，俊介连忙问道，“你总算说服了坂崎先生他们，不知道是怎么说的？”

“我没有耍什么花招。”藤间说，“我只是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心情跟他说明白。坂崎先生又不是笨蛋，只要说清楚他就能理解。”

“噢……”

“那么一会儿见了。”说完藤间便关上了房门。

俊介开车离开别墅区，却找不到便利店。确切地说，是找不到市区那样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他一边开车一边按摩着肩膀，不时换手开车，将左手绕到背后抓捏右肩胛，关节发出了声响。接着又左右转动脖子，也发出了声响。

一直开到高速公路的岔路口附近才找到一家，还好有酒卖。他拿了波旁酒和三明治，顺便也买了香烟。

掏出钱包时，他才注意到上衣口袋有什么东西，是在英里子房间找到的那沓照片。

买完东西上车后，他发动了引擎，但没有开动，而是打开了车厢里的灯。

俊介拿出照片一张一张端详。前三张是美菜子进入藤间家的情景。之后的几张则拍到了关谷夫妻和坂崎，他们也走进了藤间家。接着是美菜子走出来的照片和她走进超市的照片。

也有津久见的照片，一张正走出补习班大楼，一张正走进咖啡厅，还有一张应该是在店里拍到的。津久见正与一个女人见面，从侧脸看不是美菜子，也不是关谷靖子或藤间一枝，更不是坂崎君子。女人的年龄估计还不到三十岁。

接着场景换了，是在餐厅里面。津久见和刚才的女人，还有一位男性——不是藤间、关谷或是坂崎，看起来四十多岁，有点发福的中年男子，穿着灰色的西装，稀疏的头发梳成三七分的发型。

也有美菜子在其中的照片，四人谈笑风生。

照片只有这么多。

俊介将照片放回口袋，发动了车子。从那里回到别墅区约四十分钟，加上买东西的时间大约花了一个半小时。

回到别墅时，屋子的灯光还亮着，好像是客厅的灯光。俊介试图拉开大门，发现上了锁。正想按门铃时，他停止动作，转而沿着房子的外墙走。

快要到客厅落地窗前，他停住了脚步，因为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他躲在房子后面偷偷观察。

客厅的落地窗开着，外头一对男女坐在一起。是关谷和藤间一枝，两人身体紧贴，关谷的手还揽着一枝的腰。

俊介慢慢地向后退，来到大门口又决定按下门铃。不久对讲机传来男人的声音：“谁呀？”

“不好意思，我是并木。”

“噢，好的。”那是藤间的声音。

听见开锁的声音后门开了，藤间露脸说：“回来了呀，找到店了吗？”

“到岔路口附近才找到。”

“是吗，毕竟是这种时间嘛。”

走进屋里，俊介看了里面一眼。客厅的门开着，他看到了坂崎的脸。

“大家都还没睡吗？”他问藤间。

“好像还是睡不着，便聚集在这里了。”

上了锁，藤间开始走向客厅，俊介也跟在其后。

关谷和藤间一枝已经回到室内。除了他们和坂崎，关谷靖子也在。俊介环视大家的脸。

“怎么了么？”关谷靖子侧着头问。

“不，没什么……”

“发现什么好东西了么？”关谷看着俊介手上提的东西问。

“没什么啦，就是波旁酒和三明治。”

“原来如此。平常的话我是会带白兰地来的，可是这次的旅行说好只能带啤酒。”

“那就一起享用吧。”

“不，我不用了。再不休息，我的身体会撑不住的。”关谷转而对妻子说，“我们也该睡了吧。”

关谷靖子点头说：“是呀。”

他们夫妻跟大家道声晚安便走出客厅。

“并木先生打算在房间里喝酒吗？”藤间问。

“嗯，我想是吧。”

“你可以在这里喝，没关系。只是要小心火烛。”

“我知道，谢谢。”

藤间夫妇准备离去，坂崎也跟在后面。俊介看着他的背影喊道：“对了，坂崎先生。”然后对回过头来的坂崎询问，“你说的聚会是什么呀？”

“聚会……”

“是呀，就是在关谷先生的房间时，你不是说过吗？说什么那场聚会，究竟是什么呢？”

“我说过吗？”

“你说了。”

坂崎的嘴微微地张着，黑眼珠往右上角移动。藤间站在他的背后，看着这一切。

“噢.....你是说那个呀。”坂崎的视线又移回俊介的脸上，“没什么特殊的意思啦。就是卡拉OK呀。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我以为举办过了。”

“卡拉OK？这里有那种设备吗？”

“是小型卡拉OK啦。”藤间说，“就是那种很像玩具、方便携带的机器呀。我曾经带来过，以前我们玩过一次，但是这次没有带来。”

“小型卡拉OK吗.....”

坂崎搔着头说：“现在想来这次的旅行藤间先生怎么会带那种东西呢？我真没有想到。”

见俊介沉默不语，坂崎说了声“就是这么回事”，便走出了客厅。

依旧站在门边的藤间凝视着俊介的脸说：“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了.....”

“并木先生最好也睡一下吧。”说完藤间也离开了。

客厅里没有其他人了，俊介喝着波旁酒，啃着三明治。不时拿出那些照片端详。

4

“并木先生、并木先生，天亮了。”

俊介在一阵摇晃中睁开了眼睛。他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摇醒他的人是坂崎君子。

“看来我是睡着了。”他慢慢地坐起来，看了一下四周。其他人还没有出来。

“不行的，怎么在这里睡觉。没有感冒吧？”

“应该没有，现在是几点呢？”

“七点刚过。”

俊介的外套掉在脚边，君子帮他捡了起来。这时放在内袋里的整沓照片掉在地板上。“啊！”君子捡照片的动作顿住了。

俊介伸出手收拾照片，君子的表情僵住了。

“你不问是什么照片吗？”

“是什么照片呢？”

“我也不清楚，因为不是我拍的。”俊介拿出一张照片给君子看，但她不想过目。“是英里子照的。”

君子抬起了头说：“为什么是她拍的呢？”

“在我回答前，你能否告诉我，关于昨天的话题，你说其他人都不正常。你不想跟他们来往。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话题不是已经……”君子快步走进了厨房。

俊介站起来，隔着吧台让对方看那整沓照片：“这次所有的成员几乎都被拍到了，好像聚集在一起做什么。可是里面没有你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坂崎太太，怎么了？昨天你不是跟我说了很多话吗？为什么今天就含糊其词呢？”

“我没有含糊其词。”她将平底锅放在炉子上开着火，然后打开冰箱看着里面。

俊介凝视着她的背影，放低声音问：“是不是藤间先生说了什么？”

面对着冰箱，君子的肩膀抖动了一下：“你在说些什么？”

“我就觉得奇怪，你先生一开始根本不想保护美菜子，也不希望跟这件事扯上关系。可是和藤间先生说过话后，态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种情形根本就不寻常。”

“所以说那是因为我先生一开始太激动，无法做出正常的判断。”

“正常吗？照理说不肯答应帮忙才是正常吧。客观地想，藤间先生他们的做法才奇怪！”

君子关上冰箱，好不容易回过头来，脸颊有些泛红。

“并木先生这么说才奇怪。大家.....包括我都是因为喜欢美菜子，不希望她因为杀人罪被逮捕呀。并木先生难道不是这么想吗？”

“问题不在这里。”

这时听见脚步声传来，俊介赶紧离开吧台。是美菜子走了进来。

“你.....没有睡觉吗？”

“好像在这里睡着了。”

“是吗。”美菜子看了放有波旁酒瓶的桌子一眼，然后往厨房走去，“不好意思，君子。我也来帮忙吧。”

藤间夫妻也走了进来：“早呀，还是没睡吗？”

“睡跟没睡一样。”

俊介拿起波旁酒瓶先离开了客厅，在走廊上和关谷夫妻擦身而过，彼此仅点头致意，没有交谈。

回到房间后，他换上马球衫和牛仔裤，然后直接躺在床上。因为太过用力，床铺有些歪了。

躺了一会儿，又起身坐在床边。时针显示七点半刚过。他起身从旅行袋里取出盥洗用具，正准备走出房门时，往地板上看了一眼，随即停止了动作。他蹲了下去。

因为床铺的位置有些移动，地毯上明显地留下了床脚的圆形痕迹，周围沾染成暗红色。俊介皱了皱眉。

藤间站在餐桌前准备吃药，突然停下动作问道：“你是说那些照片？”

“是的。”坂崎君子点头说，“好像有好几张。”

“是在高阶英里子的房间里发现的吧。”藤间咂了一下舌头，“有这种事，他居然不吭声。”

“拍到什么不该拍的东西了吗？”关谷在一旁问。

“就算拍到了，只凭照片他也不会察觉出什么。只不过的确会觉得奇怪罢了。”藤间看着君子问，“他让你看照片时，说了些什么吗？”

“他问我为什么没有在里面……”

听了君子的回答，关谷一脸尴尬地看着一边，并且搔着头发。

“其他还说了什么？”藤间问。

“就这些了。”

“看了大家聚集在我家的照片，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疑问呢？君子，你是不是跟他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她摇头否认。

“真的吗？你不老实说是不行的。”

“我什么都没有说。”

藤间看着她的脸好一会儿，她的目光毫不闪躲。于是藤间移开视线，叹了口气。

“不过，这表示他还没有发现什么。”

“可是他起了疑心。尤其他对我先生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很奇怪。”

“那也没办法，我又能怎么办呢。”

“可是他也真是奇怪，大家都想要保护美菜子，一般人应该会乖乖接受才对。”关谷将手肘放在吧台上撑着脸颊说，“何况整个事件是因为他自己的外遇造成的。看来是因为太喜欢那女人，所以对保护美菜子的做法没什么兴趣吧。”

“好像是对我们出面保护的这件事感到奇怪吧。”

“嗯。他好像一开始就有这种疑问。”藤间说，“昨天在去高阶英里子家的路上，他也提起过。而且还怀疑美菜子跟我的关系。当时我的回答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或许我做错了吧？”

“你为什么要那样回答呢？”关谷问。

“我想让他把我的动机解释为：我对美菜子有特别的好感，所以才会帮助她。而且我觉得他对美菜子已经没有感情了。”

“原来如此，但为什么他没有接受呢？”

“因为他的感觉很敏锐。”美菜子在厨房里面发表意见，“而且头脑又很好。”

“好像是吧，不过我们还是得隐瞒到底才行。”

藤间说话时，门铃响了。厨房里的女眷们继续忙着准备早餐，关谷则离开了吧台。

“大概是孩子们来了。大家还是跟平常一样。”

听了藤间的话，所有人都点点头。

早餐吃的是意大利面，跟往常一样每个家庭坐在一起用餐。俊介坐在章太对面，章太旁边坐着美菜子。

“昨天找到什么好的地点吗？”章太问。

“啊？”

“昨天不是出去找烤肉地点了吗？”

“啊……是呀。我想待会儿藤间先生会说的。”

“噢，那边有树吗？”

“树？”

“嗯，因为我想做暑期劳作作业。”

“噢。树不是到处都有吗？”

美菜子静静地听着这一对不是亲生的父子的对话。

吃完早餐后，藤间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来宣布今天的行程。按照之前的计划，今天下午不必上课。我们到姬神湖旁边烤肉。孩子们可以带着想玩的玩具去。”

藤间的儿子直人轻轻拍了一下手，坂崎的儿子拓也也小声叫好。关谷晴树和章太的表情则没有什么变化。

“章太，你不高兴吗？”美菜子问儿子，“好不容易可以玩了。”

“我很高兴呀。”

“可是我看你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因为我正在吃东西呀。”章太将剩下的意大利面塞进嘴里，咽下后问父亲，“为什么是姬神湖呢？”

“啊？什么为什么？”

“你们昨天不是专程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找场地了吗？结果居然选这附近的姬神湖。”

“因为其他地方都不怎么样嘛。”

“噢。”章太看着意大利面的盘子。美菜子观察着儿子。

这时俊介看见津久见走出庭院。他本来喝着咖啡，剩下大半杯便放下离席了。

“老师！”俊介也跟着走到庭院，对着津久见的背影呼唤。

年轻的老师一脸讶异地回过头：“啊。”

“你辛苦了。昨晚没有去帮忙，真是不好意思。”

“哪里，没关系的。倒是并木太太的身体状况还好吧？看她好像没什么精神。”

“大概是太过勉强自己，有些累了。倒是没有生病。”

“那样的话就还好。”

“你那边怎么样？上课的情况还好吧。”俊介装出亲切的笑脸。

“挺顺利的。包括章太，大家都听得懂课。”

“听你这么说，就算是客套话也觉得安心了。”

“我没有说客套话呀。”

“对了。”俊介压低声音说，“不知道补习班的老师是否都像津久见老师一样接补习班以外的工作……该说是校外活动吗……这样的老师多不多呢？”

“你是说兼职吗？”

“如果按一般说法的话。”

津久见脸上浮现苦笑说：“我想应该不多吧。而且与其说是为了钱，不如说是因为人情所以没办法吧。”

“也帮忙介绍吗？”

“介绍？”津久见露出困惑的神情，“你是指介绍什么人？”

“比方说家庭教师啦或是升学顾问之类的。哈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升学顾问。”

“嗯……”津久见沉吟之后，将双手盘在胸前，“不管是哪一种都算是我们工作上的竞争对手，基本上是不会介绍的。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没有啦。其实是我朋友，他有个小孩念小学，想问有没有好的家庭教师可找。我说我们家上的是补习班，他说补习班没办法好好照应他家的笨小孩，硬是要找一对一的教学。”

津久见听了大笑说：“那你一定要劝他到我们补习班来。我们就是因为可以应付各种小孩的情况而知名的。真的是各式各样的小孩呀，各式各样。”然后又用手掩住嘴说：“包括笨蛋。”

俊介扑哧笑出声来，有人在他背后喊“老师”，是藤间。

“该带孩子们去上课了。”

“啊……是呀。并木先生，我先告辞了。”津久见微微点头便往屋内走去。

看着津久见消失在别墅里后，藤间问：“你们在聊些什么？”

“没什么。”俊介说，“聊些章太和补习班的事，毕竟我跟老师这次是第一次见面。”

“没有问些不自然的话题吧？”

“不自然的话题是？”

“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题。换个角度想吧，如果警方找津久见老师问话，总不能让他留下奇怪的印象……”

藤间还没说完，俊介便在他眼前挥手制止说：“不过是闲话家常而已，不然会怎样？难不成我还会跟他提对我们不利的事情吗？”

藤间还来不及开口，俊介已经迈步离去。

5

上午飘浮在天空中的薄云，过了中午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四个家庭的父母孩子和补习班老师，共十三人一起走到姬神湖畔的烤肉场。中途他们在路边的小店买了食材和饮料，至于烤肉用具等器材则是租来的。

“大家尽量吃吧。拓也，你把新盘子分给大家。肉还有很多呀！”守在烤肉盘前的是坂崎。他头绑着毛巾，一边不时抓起啤酒往嘴里灌，一边夹起肉片和蔬菜下去烤。津久见站在一旁帮他，负责清洗食材和调味的女眷们则坐着和孩子们一起专心享用。藤间跑到一旁抽着香烟。

俊介手拿啤酒坐在木墩上眺望着湖面。阳光很强烈，几乎无法直视水面，所以他戴着墨镜。

关谷来到他身边。“来一点吧？”他递出了装有柿子脆饼的零食袋。

“好呀。”俊介伸出手去拿。

关谷压低声音说：“实在没什么食欲呀。”他微微一笑：“并木先生也是一样吧？我从刚刚就一直看着你，你好像不怎么碰肉片。”

俊介从墨镜里看着对方的脸，立即又将视线移回湖面上。他喝了一口啤酒，啤酒已经开始变温了。

“不好意思，我太失礼了。”关谷说，“是哪一带呢？”

“现在不是有两艘小船在一起吗？大概就是那里吧。”俊介指着前方说，“两艘船上都是情侣，其中一个女性穿着红色衬衫。”

“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想应该就是那附近吧，但我不是很确定。因为白天和晚上的距离感完全不同，而且跟当时所看的角度也不一样。”

“嗯，说得也是。”关谷拿出望远镜，看了一阵子后说，“这不是放大来看就能看清楚的。”

他一个人自言自语般地将望远镜放在一边。

“关谷先生，你唱卡拉OK吗？”

“卡拉OK？不，我不太唱，只是偶尔应酬吧，而且最近也很少唱了。跟年轻人去也只是瞎起哄，跟同年纪的人唱得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如果并木先生要去，我愿意奉陪。这么说来，这附近倒是有几家KTV。还有谁可能去呢……”

关谷回过头正准备叫谁时，俊介出声阻止说：“不用了，我不是在约你。我只是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交往的。”

“什么意思？”

“你们为了孩子们的升学问题不是经常聚会吗？比方说到藤间先生家集合什么的。”俊介直视着关谷的脸。

“啊，到藤间先生家呀。是的，有时会吧，但也不是那么频繁就是了。”关谷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你们聚会时，除了谈孩子们的事之外还会做些什么呢？毕竟我是第一次参加，不太清楚如何跟你们交往，有点困惑。”

“噢，原来是这样子呀。也没做什么，就是喝喝茶聊聊天嘛。”

“不会去唱卡拉OK吗？”

“应该没唱过吧。”关谷扭着脖子思考说。

“是吗。”俊介点点头，再次看着湖面。刚刚在前方的两艘小船，分别往不同的方向划去了。

“对了，并木先生。”关谷凑近俊介的脸，并留意着后面的动静说，“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试着转换一下心情才对。”

俊介眨了一下眼睛，回看对方的脸问道：“什么意思？”

“恋人……或者应该说是情妇吧，随便怎么说都好，总之你喜欢的女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这对你是一大打击。同样是男人我很同情你，但是要看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并木先生有多真心，可我认为最后还是得跟情妇分手的。毕竟美菜子那样的人是不会乖乖跟你离婚的。而且最让人烦心的，还是面子问题。与其扯破脸失去一切，说不定这样的结果还比较好呢。而且并木先生，好女人今后还会出现，我并不认为绝不能搞外遇，反而觉得它是人生的润滑剂。这种事总不能太大声张扬吧，所以我说你要试着转换一下心情。毕竟重要的是今后的人生嘛。你不但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又有家庭。或许你正打算放弃你的家庭，但不至于想让每个人都陷入不幸吧？就算是对章太，你也有一定程度的关心吧？”

“那是当然……你究竟要说什么呢？”

“所以呢……”关谷说到这里看了一下身后。

“我知道你有些事情还看不开，但是现在必须靠大家的力量才能渡过这个难关。不是有句话说‘坚若磐石’吗？我想我们得做到那样子才行。”

“你是说我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吗？”

“不，我是不知道你的想法。但是看你好像到处找人问东问西，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想不通一样。”关谷捡起脚边的一块小石头，往湖面丢过去，激起了小小的涟漪，不久便消失不见。

俊介将视线投向远方。藤间正在看着他们。当他和俊介四目相对时，又立即将目光避开，转身离去了。

“你们大家的感情很好嘛。”俊介捏扁了空罐子后说道。

“什么呀，怎么突然这么说？”

“参加了这次的旅行，我才深深地感受到。很少看到像你们这么亲密的团体。通常情况下，总是在背后扯对方后腿的，不是吗？”

“就因为我们不做那种事，所以才能相处融洽呀。”

“或许吧……”俊介盯着关谷的脸看，“难道不会萌生爱情吗？”

“啊？”关谷睁大眼睛，后退了一步。

这时章太从后面走来。俊介扯出笑脸问：“怎么了？”

“爸爸，你的背上有只虫。”

“真的吗？帮我抓下来。”

“嗯，你不要动。”章太站在俊介背后。关谷趁这个机会站起来离开了。

“抓到了吗？”

“没有，它跑掉了。”

“什么虫呢？”

“嗯，是只黑色的大虫，不过不是黑甲虫。”

“该不会是蟑螂吧？”

“我想不是吧。”

看着正要离去的章太，俊介问道：“那幅画……”

“画？”

“就是贴在别墅墙上的那幅画呀，是来到这里后才画的吧？”

“嗯。”

“什么时候画的？”

“前天。前天下午大家都在画图。”

“前天呀。”

“怎么了吗？”

“没什么啦。对了，你怎么不跟大家一起玩呢？”俊介看了一下四周。看见关谷晴树坐着在玩电动玩具，藤间直人跟在他妈妈身边，倒是不见坂崎拓也的身影。

“至少在游玩的时间……”章太说，“可以不用跟他们在一起吧。”

俊介看着儿子的脸，儿子却低着头走开了。

烤肉午餐快要结束了，大家开始收拾东西，俊介也加入帮忙。他见坂崎君子也在，便问她拓也人在哪里。

“好像我先生带他去钓鱼了。真是不好意思，我先生一点也不帮忙。”

“哪里的话，坂崎先生已经负责烤肉了，善后就是我们的工作啰。”关谷笑着说。

善后整理结束后，一直到吃晚餐前都是自由活动时间。每个家庭开始各自行动。俊介看见了津久见，立刻向他走近。

“老师，想麻烦你一件事。”

“什么事呢？”

“可不可以借我木屋别墅的钥匙呢？昨天我没有去帮忙，接下来恐怕没有机会可以参观了。”

“是呀，今天晚上轮到藤间先生他当班了。”

津久见说声“好呀”便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

“老公。”津久见离开后，美菜子来到俊介身边问道，“接下来要干吗？”

“我要去一个地方，你和章太两个人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你要去哪里？”

“问那么多干什么。”俊介已开始往前走。

美菜子快步追了上来，跟在他旁边低声说：“可是藤间先生说最好不要单独行动。万一日后被警方问到今天的行动，不自然的举动越少越好。”

“我又没有做出什么不自然的举动。倒是你可以扔下章太一个人不管吗？”

美菜子“啊”了一声，赶紧回过头看，接着便没再动作。

俊介脚步不停地往前走去，他再次看向湖面。阳光的反射减弱了许多，于是他将墨镜摘了下来。

关谷一家人走进了湖畔的土特产店。关谷靖子见丈夫站在陈列钥匙圈的架子前，便走到他身边。

“晴树呢？”他问。

“在店里玩电动游戏。”

关谷叹了一口气说：“他怎么老是玩电玩呢？”

“可是有点怪呀。不管怎么说，那样爱玩实在有点……就连刚刚，吃完烤肉也一直在玩便携式的电动玩具。好像中了邪一样。”

“他喜欢嘛。”

“可是平常也没有这样呀。还有今天早上，样子也有点怪怪的。”

“怎么个怪法？”

“我说不出来。”

“那我就知道了。”

关谷正皱着眉头，晴树走了进来。两人同时咳了一声。

“晴树，要不要买什么礼物？是不是该给班上的同学带点什么呢？”

晴树摇摇头说：“不用，又没有什么好东西。”

“是吗？你看这个怎么样？摇动的时候会发出虫子的叫声。”关谷摇动手上的钥匙圈，晴树却看也不看。

“今天真的可以不用再念书了吗？”

“是呀，因为是最后一晚了，你们可以轻松点。也可以来妈妈的房间呀。”

晴树没有回答。关谷夫妇彼此对看了一眼，又赶紧将视线避开。

君子坐在长椅上抬眼看着带着儿子回来的丈夫：“怎么样？”

“一无所获。大概是时间不对吧，明明是有鱼出没的地方呀。”坂崎将钓鱼竿立在旁边的树上，坐在君子旁边。拓也则在不远处整理东西。钓鱼器具也是租来的。

“拓也，心情好多了吗？”君子在儿子的身后问道。

手上动作没停，拓也只是微微地侧着头不说话。

“什么嘛，这孩子，问话也不答？”

但是拓也仍然沉默不语，也不打算回头看看母亲。

“因为没有收获，心情不好吧。”坂崎说。

“没有钓到也没什么关系嘛。就算一早去钓，也有钓不到的时候呀。倒是能这样悠闲轻松，不也很令人高兴吗？”

“别说了。”

“可是……”

整理完后，拓也站起来，这才面对着母亲。

“我并没有心情不好呀。”拓也脸上带着笑容。

“是吗？”

“我只是有点累，因为一直都在念书。”

“好辛苦呀，其实可以不必那么勉强的。”

“可是……”拓也将钓鱼竿扛在肩上，“如果没考上中学不太好吧？”

“什么……”

拓也走开了。君子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丈夫。丈夫耸了一下肩膀。

直人喝了一口冰激凌汽水又开始吃鲜奶蛋糕。他的嘴边沾满了奶油。

藤间一家人坐在这间位于主干道旁边的咖啡厅二楼，从这个位置可以将姬神湖尽收眼底。藤间点了咖啡，一枝则喝着奶茶。

“怎么样？学习有收获吧。”

藤间这么一问，直人赶紧放下叉子，双手垂放在腿上。藤间不禁苦笑。

“你可以边吃边回答呀，我又不是要跟你说教。”

“现在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呀。”一枝也微笑地说。

看着直人一脸放心的表情吃着蛋糕，藤间问：“那到底怎么样了昵？”

“待会儿再问不行吗？”一枝说。

“还好啦。”直人说完拿着叉子叉起了草莓，“反正不懂的地方，津久见老师会教嘛。”

“是吗。我说直人，你考上中学后想做什么？想运动还是旅行？或者是尽情玩个够呢？”

“嗯……”直人将草莓塞进嘴里，“可是就算考上了中学，不是也不能尽情地玩吗？之前爸爸说过的。”

藤间和妻子对看了一下。

“我说过吗？”他对儿子说。

“嗯。爸爸说会读书和不会读书的人的差别，就在于当大家放松时，他是跟着一起放松还是更加努力用功。所以就算考上了中学，也要继续努力读书，得不断提高自己的成绩才行。”

藤间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扯出笑脸拿起咖啡杯，喝了两口咖啡，又将杯子放回盘子上。

“没错。”他说，“千万不能大意。那你就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吧。当然，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是再好不过的了。”

直人吃完蛋糕，用吸管搅动着冰激凌汽水。一枝凝视着神情略显不安的儿子，藤间则向着她微微点了点头。

6

到了租来的别墅，俊介将津久见借给他的钥匙插进了锁孔。玄关旁边设有鞋柜，里面只有两双拖鞋。和藤间的别墅一样，里面也有扇门，推开之后是十叠大小的客厅，摆了两张折叠式的桌子和四把椅子，墙边还有两把椅子。对面的墙上摆着一块白板。

俊介打开房间的灯，环视整个室内，发现有一扇拉门，打开一看原来是间四叠大小的和室。房间内空无一物。

察看了五分钟后，他关上灯出去。

来到走廊的中间，他发现有一道楼梯，便爬了上去。二楼的中间有一扇门，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间三叠大小的屋子，角落里放着一张单人床。床边有个滑雪专用的大包，袋口露出了参考书、笔记本之类的东西。俊介打开灯，连地板都仔细地检查过后，才关上灯和房门。

接着又继续上楼，来到一块四叠大的空地，一端是栏杆，眼前则是通风的天花板。

另一边并列着两扇门，门上镶嵌着几乎可以称得上古董的黄铜色门把。其中的一扇门上标着厕所标识，他推开了另一扇门。

里面有两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分别靠着两边的墙壁。每个床位都设有布帘，布帘都紧闭着。

俊介拉开右下方床铺的布帘。枕边放着台灯和参考书，毛毯上面摆着折叠整齐的蓝色睡衣。

“老公。”俊介背后传来一声叫唤。

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穿着白色T恤和牛仔裤的美菜子，头上还戴着中午参加烤肉聚餐时戴的帽子。

“你在干什么？”

“美菜子，倒是你怎么会在这里？”

“是我先问你的。”

俊介关上孩子们的房门，重新面对着妻子。

“是津久见老师告诉你我来这里的吧？所以他应该也跟你说了我借钥匙的理由。昨天我没有来这里当班，所以想趁着回去之前来看看章太读书的地方。如此而已。”

美菜子抬起了下巴，露出意有所指的眼神说：“应该不是这样吧？”

“为什么？”

“你不是要抛弃我们，好选择她吗？既然这样，为什么又忽然关心起章太来呢？”

俊介搔着太阳穴，经过美菜子的身边，俯视完一楼，将手背在后面说：“你干吗在意起我来了？我做什么你应该无所谓才对。英里子的尸体已经处理掉了，事件也隐瞒得很好。藤间他们打算装作没事一般地结束这次的旅行。我该做的也都做了。我又没有妨碍到谁，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行动很怪异呀，居然偷偷来到这里。”

“我倒要问你这有什么不行吗？”

“我希望你跟大家配合嘛。”说完她低着头，“我也知道你不愿帮我。”

俊介坐在地板上。角落里有一堆参考书和宣传册之类的东西。他拿起了最上面的小册子，封面上印刷着“修文馆中学学校简介”。

“章太在干什么？”

“在那边的别墅里，好像在拿木头做些什么。”

“做美工吧。他一个人吗？”

“津久见老师陪着他。”

“嗯。”他靠在墙上，“看到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实在觉得很不可思议。家长们感情好得很不正常，那么的团结。可是孩子们却不是那样。来到这里之后，好不容易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了，四个人一起打打闹闹是很正常的。可是四个小孩在烤完肉后，竟然各自行动，简直就像是陌生人一样。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想说些什么？”

“我只是觉得很不自在。”

“孩子们在一起，不见得都会融洽地玩在一起呀。本来孩子在这个年纪就很难相处的。”

“是吗，我是不懂的。毕竟我没有亲生的小孩嘛。”

“我知道你根本不爱章太。”

“我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在为他做打算。”

“你连章太都不肯叫，而是用‘他’来代替。”美菜子叹了一口气。

俊介翻阅了一下手上的小册子：“关谷和藤间的关系怎么样？”

“什么？”她睁大了眼睛。

“昨天我从外面回来，看见关谷跟藤间的老婆在院子里打得火热。我心想这下可好了，于是从大门进去，却发现关谷的太太和藤间也在客厅里，还有坂崎。换句话说，他们彼此都有另一半，却还搞出那种事来，也难怪我会觉得不可思议，搞不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也许只是开开玩笑吧。”

“好歹我也是成熟的男人，是开玩笑还是来真的，我看了就知道。”

美菜子将双手盘在胸前，整个人靠在后面的墙壁上，咬着嘴唇，皱起了眉头。俊介抬头仰视着这样的妻子。

“我不知道。”她的语气单调而刻板，“我不能乱说别人的事。”

“坂崎太太说过，他们都不正常。我总算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因为美菜子看着他，他也看回去，并继续说，“不过她也说了美菜子你应该没问题。”

“我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们不只是因为儿子们的升学问题才在一起，我怀疑他们彼此之间是否还有肉体关系。”

美菜子的胸口上下起伏得很厉害，喉咙滑动吞咽着。

“我该回去了。”她往楼梯的方向走去。

“美菜子。”

俊介的呼唤让她停下了脚步，但是她没有回过头来。

“真的是你杀死了英里子吗？”

美菜子只是稍微地侧了一下头，还是没有回过头来面对俊介的视线。

“你不是看见了吗？”

“我看到的只是她的尸体。”

“那就……”

“我要问的是……”他深呼了一口气后才说，“真的是你杀了英里子吗？”

美菜子一脚踩在楼梯上动也不动。经过几秒钟后，她才又走下一级楼梯。

“你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呢？你说不是我杀的，那又是谁呢？”

“我不知道，我还在想。”

“是我杀的。”她终于看着俊介，“是我杀了你所深爱的女人。也许你不愿意相信，但那是事实。所以你要怎么恨我都无所谓。”

俊介正要开口，美菜子已经走下了楼梯。

听见她走出大门的声音，俊介还是坐在地板上。他搓了一下脸颊，两手插进头发里乱抓一通，之后才站起身来。

他的手上还有那本小册子，在放回原处之前，他又翻阅了几页。里面有修文馆中学的正门、教室和各式设备的照片，接下来是校长的大头照，紧接着是并列着的学校职员的大头照。

俊介停下翻页的动作，他的视线停留在那些学校职员的照片上。

他掏着裤子口袋，好不容易掏出在英里子房间拿到的那沓照片。他重新盘坐在地板上，一张一张看着照片。

他抽出一张照片，画面是津久见和一对男女在餐厅会面的景象。他将小册子放在上面，仔细地比对着两幅照片。

7

到了晚上六点，与往常一样晚餐开始了。今晚是比萨和沙拉，是在附近的店里叫的外卖。由于白天到处走动，女眷们大概都疲倦了，再加上饭后又要举办烟火大会，餐后工作当然是越简单越好。

餐桌上十分冷清。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默默地吃着比萨，几乎没有人发出笑声，即便有些交谈也是压低了声音。

“怎么了，各位。好像没什么精神？来了三天，已经累了吗？”藤间的语气很明朗。

但是没有人回应。只有关谷堆着笑看了大家一眼。

“明天就能平安回家了。今晚就让我们好好享受一下避暑胜地的夏夜吧！”

藤间总结的话也同样没提起大家的兴致。

晚餐后按照预定计划，举办了烟火大会，但由于有规定不能在建筑物附近燃放烟火，所以大家便走到管理事务所旁边的空地。

坂崎和藤间示范性地放了几发后，便将烟花分给孩子们。饭桌上沉默无语的孩子们此时终于露出了笑脸。

看到俊介正在玩烟花棒，章太走了过来。

“爸爸，车子钥匙能不能借我一下？”

“可以，你要做什么？”

“我想去车里拿些东西。”

“嗯，我知道了。”俊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交给了章太。

他说了声“谢谢”便离开了。

烟花全部放完后，大家一起清理了地面，才踏上回别墅的归途。各个家庭自成一组走在微暗的路上，只有俊介一个人远远地落在人群后面，美菜子和章太则走在很前面。

回到别墅后，依往例由津久见带着孩子们回到租来的别墅。这天晚上负责当班的是藤间。

“那么各位请好好享受最后的夜晚。我到那边和津久见老师下棋了。”藤间在大门口挥手告别，孩子们已经先到外面了。

“请等一下。”俊介上前一步制止。

其他人都看着他，除了藤间以外没有人脸上有笑容。美菜子一脸严肃地注视着丈夫。

“藤间先生和津久见老师能否等一下再过去呢？我有重要的事要说。”

藤间的脸上失去了笑容。

“一定得现在说吗？”

“是的，应该说十分紧急吧。”

“原来如此。”藤间转头看了站在旁边的津久见一眼，“那可以先让孩子们回去吗？”

“好的，我先把钥匙交给他们。”

津久见出去了。

“地点在哪里呢？”藤间问俊介。

“哪里都可以。客厅也行，在我们的房间也行。不过最好还是在放过英里子尸体的房间吧。”

藤间的嘴角扭曲了，他抬抬下巴示意说：“那就在客厅吧。”

津久见回来了：“我已经跟孩子们说了，叫他们先回去。”

“请将门锁好。”俊介说，“万一被孩子们听到这件事可不太好。”

津久见的嘴唇动了一下，结果还是一语不发地将大门上了锁。

所有大人都集合在客厅里。围着桌子坐的是藤间夫妻和关谷夫妻，津久见坐在一旁。吧台前坐的是坂崎夫妻，美菜子则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那就开始吧。”俊介站着环视大家，“我说有重要的事要说，但说话的人不是我，而是各位。我想听听各位怎么说。”

“你指的是什么事呢？”关谷笑着问。

“当然是两天前发生的那件事啰。”

“那件事有什么好说的？”藤间问。

“真相呀。”俊介说，“我要你们说出那一晚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不说的话，我是没办法跟你们站在同一阵线的。”

“老公……”

“你闭嘴！”他不理会妻子，再度看着大家。

没有人出声，也没有人看他。

“如果你们都不说的话……”俊介从口袋拿出了手机，“我就立刻打电话通知警方。告诉他们那一晚发生的事，说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第四章

1

沉默持续了十秒以上。所有人都像是木偶般地停止了动作。远方传来燃放烟花的声音。

“哈哈。”藤间低声地笑了起来，“什么真相呀，报警的，简直就像是电视剧嘛。好呀，虽然我搞不清楚并木先生究竟在说些什么，不过话已至此，那就好好说个清楚吧。只不过……”

说到这里他面对着津久见。

“那件事跟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们自己家里的事，连累老师就太说不过去了。我认为应该让老师回到租来的别墅，把孩子们留在那里，我很担心。”

关谷举起手说：“我赞成。”

“难得大家都在，可不能让老师先走。而且津久见老师不在这里，我会很困扰的。”

“可是老师他……”

“我认为……”俊介打断藤间的话，“老师才是掌握整个事件的关键。”

津久见在俊介的注视下，不停地眨着眼睛，然后一脸不安地看着藤间。藤间之前从容的笑容已转为严肃。

俊介大步走到津久见的身旁。他似乎被俊介的气势所震慑，身体微微一缩。

“津久见老师，英里子跟你说了些什么呢？”

“你在说些什么？”

“她应该跟你说了什么话，不对，应该没有那么单纯。你大概是被她吓怕了吧？”

“你说我被她吓怕？太可笑了。何况我们才头一次见面，怎么会……”津久见摇着头，露出苦笑和困惑的表情。

“或许你和英里子是第一次见面，但她可是很久以前就知道你了。而且不只是知道你，还监视过你。”说完俊介从上衣口袋掏出照片，递给津久见，“怎么样，这是你吧？好像是在哪一家家庭餐厅嘛。”

看了照片，津久见抬起了下巴。在他还没有说话之前，俊介继续说道：“英里子以前在侦探社工作过，这种事对她而言轻而易举。本来她一开始调查的人不是你，而是美菜子。因为我怀疑美菜子有外遇，想要查出对方是谁。英里子听了我的指示，便开始追踪美菜子的日常生活。结果她在监视与美菜子比较亲近的人时，也就是在你们往来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不寻常的事。那就是这张照片。”俊介再一次将照片拿到津久见面前。津久见将眼光避开了。

“那张照片又能代表什么？”藤间厉声质问。

俊介看着藤间，一语不发地走向吧台。坂崎夫妻虽然坐在那里，但他没有看他们，而是拿起放在吧台上的小册子。

“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吧。这是修文馆中学的学校简介，是各位不论用什么手段都想将自己儿子送去就读的学校。”他翻开其中一页，拿出来让大家看。“这里有这所学校的职员大头照，不是老师而是职员。其中我见过的人有两位。不过说见过也不是见过面。就是这两位。”此时他用另一只手举起刚才的照片。“这是津久见老师和修文馆中学的职员见面的画面。补习班老师跟报考学校的职员私下见面……这可是难以想象的画面。怎么样呀，津久见老师？你可以说明是怎么一回事吗？”

津久见的手指在桌子上交缠着，并没有答话。倒是藤间说道：“那也不能一概而论。并木先生或许认为其中有什么不正当的交易，但我觉得

补习班利用各种渠道收集资讯是很正常的。”

“渠道吗？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是请津久见老师说个明白吧。”

俊介紧盯着津久见不放，但年轻的补习班老师就是沉默不语。

“还有其他照片。”俊介拿出别的照片，“这张除了修文馆中学的职员外，美菜子也在里面。补习班的老师、报考学校的职员和考生的母亲偷偷会面。我想这种聚会的意义，很难让人往健康的方向想吧？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个人的偏见。”

“那你就去问美菜子呀！”说话的人是关谷靖子。但是她一样也不敢看着俊介的眼睛。

“就算我问，她也不会老实说的，所以我才要在这里问你们大家。因为你们所说的谎，貌似是有连带责任的。”

关谷沉吟着叹了一口气，然后拍了一下桌子说：“你究竟要说些什么，说清楚不就好了？”

“那我就直说吧。”俊介注视了关谷一会儿，又重新看着津久见，“英里子在调查美菜子外遇对象的过程中，发现了意外的事实。那就是你和修文馆中学的职员之间牵上线了，而你利用这种关系帮家长们斡旋走后门入学。她用这个把柄恐吓你，也许要的是钱，也可能是想知道美菜子的对象是谁。第一天吃完晚饭后，她跟我说再过两个小时一切便能见分晓。我推测在那两个小时里，她打算跟你见面进行各种交易。可是你才不想跟她交易，你心里所想的是，如何解决这个突然出现的危险与障碍……也就是高阶英里子这女人。”

“慢点！”津久见睁大了眼睛说，“你是说我杀死了她吗？”

“津久见老师！”藤间高声大喝。

俊介冷冷一笑。

“难怪藤间先生会紧张。你现在的这句话，表示你已经知道英里子死了的事实。但是照理说她被杀死这件事，你是完全不知道的。”

津久见咬着嘴唇，看着地板。

俊介环视着所有人。

“津久见老师被英里子威胁，为了保护自己而动手杀死了她……实际上的情形应该没有这么单纯吧。但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杀死她的人不是美菜子。”

“为什么你能说得那么肯定？”藤间问。

“我怀疑的动机很单纯。你们又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为什么大家肯通力合作隐瞒这件事？就算是父母，肯定也不愿意卷进案发之后的纷纷扰扰，所以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居然会帮忙弃尸、帮忙保护杀人犯。这一点坂崎先生一开始的反应才是合理的。”俊介回头看着坐在吧台前的坂崎夫妻，“因为不想帮忙做蠢事而暴怒，那是很正常的。其他人的反应才是有问题。”

“可是我们最后还是答应帮忙了……”

俊介摇头否定坂崎的说辞，他说：“所以更加令人觉得奇怪。情绪那么激动的坂崎先生，怎么会那么干脆就答应帮忙了？不得不让我想到这事件背后还有其他的真相！”

俊介将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揉成一团的面纸。摊开面纸，中央部分有些淡淡的红色痕迹。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他用双手举了起来。

“知道这是什么吗？”

没有人答话。于是俊介将面纸放在桌子上，推到了藤间一枝面前。

“你应该知道吧？”

一枝看着俊介，鼻孔一张一翕：“为什么是我？”

“因为是你说打扫过房间的。清除英里子血迹的人是你。老实说，这里面也有疑点。通常地毯上的血迹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但是那个房间的地毯却几乎完全恢复了原样。由于最近新推出了许多方便的清洁剂，只要立刻清洗擦拭或许就能洗得一干二净，所以一开始我就相信了。然而昨天我偶然间移动了床铺，发现还有些许的血迹，呈现出红色。我用面纸擦了一下，就是你们眼前看到的这个。”

一枝盯着面纸，然后看着丈夫。藤间则是一直瞪着俊介。

“很奇怪吧！”俊介说，“地毯上沾到的血迹通常经过一天以上的时间，就会变成暗红色，可是房间里的却还很鲜艳，而且用沾水的面纸擦拭，红色很轻易就脱落了。我立刻想到这不是血。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颜料很清楚，所以一眼便能看穿是什么。”他指着桌上的面纸继续说：“是水彩，是孩子们所使用的水彩颜料。这么一来当然就能轻易地擦洗干净。”

藤间拿出香烟，粗鲁地将烟灰缸放在桌上，开始吸烟。其他人继续保持沉默。

“不对。”美菜子发言，“你误会了。我能明白你不希望我是犯人的心情，但人是我杀的。那个红色水彩……大概是其他时候沾到地毯上的吧。”

“你闭嘴。”俊介的声音提高了，“你以为这种说法行得通吗？你仔细看看藤间先生他们。他们都已经抱着某种程度的觉悟在听我说话。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不必再演戏了。”

“不管我们是否觉悟了，你还是继续说下去吧。”藤间吞云吐雾地说。

“好的，我就继续说下去。既然血迹是伪装的，那尸体呢？很可惜尸体是真的。英里子死了。可是有什么必要非得伪造出血迹呢？我想那是为了让杀人现场变成那个房间而特意伪造的吧。当然这都是用来欺骗

我的伪装手段。英里子是在别的地方被杀死的，然后由你们的手搬到那个房间里去的。”

俊介将手撑在关谷面前的桌上，然后将脸凑近他。

关谷向后退了退说：“干什么？”

“你在那个晚上搬运过两次尸体。”俊介伸出两根手指头，“和我一起将尸体运到湖边，其实是第二次。之前你已经搬运过尸体。”

“你有什么证据那么说？”关谷的半边脸颊抽搐着。

俊介向后退，站到门边。他指着旁边的墙壁，上面贴有孩子们的画。

“请看章太的图画，画的是这间别墅。停车场里有车子停着，其中四方形的旅行车，不用说是关谷先生的。大家一看就很清楚，车子面对着别墅的方向停着。但是那天晚上……”俊介双手叉着腰，“在搬运英里子尸体时，关谷先生的车却是面对道路的方向停着。换句话说，你曾经用过那车子去了某个地方。”

关谷支支吾吾，不安地扭动着身体，但还是努力挤出笑脸。

“只凭这点能说明什么呢……这么说来那天晚上，我用过好几次那辆车呀，对吧？”他征求妻子的同意。但是关谷靖子没有任何反应，只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

“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湖畔的小船。”俊介说，“我们搬运尸体时，只有一艘小船能够立刻拿来使用。当时我还以为是凑巧，甚至觉得很幸运。如果所有船只都倒扣着，就必须先翻转船身。还好有那艘小船，让我们进行销毁尸体身份的行动后，可以立刻划船去弃尸。我和藤间先生将尸体丢进湖里后，将用过的船只停靠在湖边便离开了。可是之后我送美菜子回饭店的途中，又绕到现场看了一下，我们用过的小船居然被翻过来，倒扣着了。那个时间不可能会有出租商家来整理的。我跟藤间先生提过这件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不怎么在意。对于弃尸安排考虑得那么周详的藤间先生有如此反应是很奇怪的。可是如

果这么一想便能前后连贯。”俊介向前跨了一步，竖起右手食指说，“当时还有一个人帮忙。为了让弃尸计划能够顺利进行，他在暗地里帮忙。大概是他先到出租小船的码头，帮我们将船只翻转过来的吧？只是我们看不见他。确切地说，只有我没有发现吧。因为在你们对我的说明中，那个人是被设定为不知道整个事件的。也就是说……”

俊介注视着津久见的脸。

“在暗地里帮忙的人就是你，津久见老师。你先绕到出租小船的码头帮我们将船只安排好；等我们弃完尸之后，又将船只恢复原状。”

“不，我……”

无视津久见吞吞吐吐的反驳，俊介接着说：“安排船只、收拾船只，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工作，我们也能办得到。但是必须让津久见老师以某种方式加入协助的行列。反过来说，就是得用某种形式让津久见老师一起帮忙。这是因为让所有知道真相的人加入犯罪的行动，更能增进彼此之间的团结吧。也是为了防止老师事后因为害怕而跟警方透露事实。”

俊介一边看着大家的脸一边绕着桌子走动。他慢慢地转了一圈，回到原地后说：“各位有什么异议可以提出来。或者有谁对我所提出来的疑点，能够做出合理的说明，也请发言。总之依照现在的状况，我是无法再继续帮忙的，我也不想帮各位的忙。正如刚刚说的，我只会去报警。其结果，当然我也会被判罪，但是那也没什么关系。与其被哄骗为共犯，我宁可选择因为弃尸而被诉。说句侥幸的话，或许法官还会酌情减轻我的罪责呢。”

最后他提高音量问：“怎么样呢？”

围着桌子坐的女眷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关谷和津久见也一脸痛苦的神情。美菜子纹丝不动，坂崎抱着头，坂崎君子则凝视着半空中的某处发呆。

只有藤间面无表情，他似乎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着天花板，随后发出了一声长叹。

“结果还是变成这样的结局了……吗？”他一副放弃的语气。

“你为什么说‘还是’呢？”俊介问。

“当初是有两个方案，一个简单一个复杂。我想选择简单的那个，但是美菜子反对，她说这个一定会成功。没有人能说得过她，所以一致通过选择复杂的方案。”

“事到如今，请你不要再用这种拐弯抹角的说法了。”

“我为之前的隐瞒向你道歉。在此我只想补充一点，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其实一开始是主张跟你说明事实真相的。”

“听起来根本就是借口。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想趁现在说清楚也是不错的。”

“不说的话，你就要立刻报警吗？”

“没错。”

“既然如此，我们没有退路了。”藤间将视线从俊介身上移向众人，“看来是不可能再隐瞒下去了，我可以跟并木先生说出真相吧？”

没有人答话，藤间重复问道：“我来说可以吗？美菜子，应该可以说了吧？”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美菜子低着头回答。

藤间咳了一声，重新将视线投向俊介。

“既然能做出这样的推理，表示并木先生很可能已经发现了真相。首先我想确认这一点。”

“就算我说出来又能怎样……”

“这是心理准备的问题。不先知道并木先生做好了什么程度的心理准备，就很难开口说明。总之情况十分微妙。”

俊介将手盘在胸前，沉吟了一声。他看了看周围的人，除了藤间以外大家都低垂着目光。

“我直接说吧。与其说是推理不如说是想象，我是有过想象。”

“那也没关系。”藤间点头说。

“如果美菜子不是凶手的话，我想知道她是在替谁顶罪。是她外遇的对象吗？可是这么一来就不可能成为所有人出面帮忙隐瞒事件的动机。能让大家如此通力合作就连津久见老师也一起努力保护的人会是谁呢？想到这里，能够满足所有条件的答案只有一个。我这么说你们就能知道我所想象的真相是什么了吧。可能这只是天马行空的妄想，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答案。杀死英里子的人就是参加这次旅行的成员，但不是现在在这里的人。”

“是的，你说得没错。”藤间脸上浮现笑容，他平静地宣布，“凶手就是孩子。”

2

一时之间一股全然的静寂笼罩在整个屋内，没有人有任何动作。听不到衣服摩擦的声音，也听不到呼吸声。

最先传出来的是地板发出的细微压轧声。那是因为俊介开始走动。

“是谁？”他问藤间，声音压低了，“还是应该问是谁的小孩？难道跟我的推理一样吗？”

“噢，你是怎么推理的？”

“凶手是……”俊介接着说，“孩子们。也就是说四个小孩一起动的手，所以各位才会毫不犹豫地成为共犯。”

“原来如此。”藤间点头说，“能够做出这么漂亮推理的并木先生，也难怪最后会道出这样的结论。”

“你是说不对吗？不是所有的小孩都参与吗？”

“在告诉你答案之前，或许我应该从头说起比较好。我来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呀，我也不希望知道得太简略。反正夜还很长，时间多的是。”

“那么首先请津久见老师开始说吧，因为整个事件是从他跟高阶英里子之间的交谈而起的。”

被藤间指名，津久见显得有些困惑。他低声问说：“这样好吗？”

“并木先生已经看穿到这种程度，你还是死心吧。说出真相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想法。”

听藤间这么一说，津久见目光低垂，沉默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看着俊介，靠在桌上的双手也握紧拳头。

“高阶一开始以闲话家常的方式跟我攀谈，我完全没有想到她是并木先生的朋友，所以毫无戒心。可是渐渐地我发现她来跟我说话并非偶然，而是有明显的意图。令人惊讶的是她对于我和各位的事都很清楚。不只是这样，她也知道各位想把小孩送进修文馆中学就读。”

“而且……”俊介说，“她连你利用特殊渠道跟修文馆中学的职员接触，帮家长们斡旋走后门入学的勾当都很清楚，对吧？”

“走后门入学的说法并不正确，但是算了。因为高阶小姐也是那样子说的。她让我看的照片跟这张一样。”津久见拿起了放在桌上的照片，是他在家庭餐厅和两名修文馆中学的职员见面的照片，“只是跟这张照片不同的是……该怎么说呢？并非只是单纯地拍到补习班老师和私立中学的职员以及考生家长见面的场景。她所拿出来的照片有些拍到了更具决定性的画面。”

“决定性……也就是说……”俊介舔了一下嘴再次开口道，“是显示什么金钱授受的照片吧？”

津久见看着藤间。藤间开口说：“也许你会觉得很肮脏。但是为人父母就是愿意为子女付出一切。一听到花钱就能考上，尽管知道不对，还是跨出了这一步。一如并木先生所说的，高阶小姐给津久见老师看的照片之中，有我太太递出装着钱的信封的照片。还有关谷先生家的……”

“靖子也拿着钱去了，那个场面也被拍到了。”关谷一副豁出去的口吻。

俊介问美菜子：“你也给了钱吗？”

“不，我还没有……”美菜子轻轻摇着头。

“美菜子好像还没有给钱，但她有此打算吧？”藤间说。

美菜子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抬起了下巴。

“我家也还没给。”坂崎君子说，“可是我听津久见老师说有这种渠道后，就开始在想办法。”

俊介叹了一口气，缓缓地摇摇头。

“专程开车到东京英里子住的地方，其实是想收回她可能掌握的其他证据吧？可是我实在想不通，都已经搞了这种学习集训，为什么还要拜托别人走后门入学呢？难道不肯相信孩子的能力和努力吗？”

“就是因为看见孩子们那么努力，很想帮助他们呀。”关谷靖子的眼睛有些发红，“万一要是落榜了，所有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那样子他们就太可怜了。”

“但学到的知识并不会毫无用处呀。”

俊介的说法，不禁让关谷发出一声冷笑。

“为了考试所读的书只能用来考试而已，这可是常识呀。”

“所以你们就……”说完俊介轻轻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后才又看着津久见，“那种后门有保障吗？也就是说，拿钱出来就保证能考得上吗？我听说这社会上常有人用好听的话来骗钱呀。”

“也不能说是绝对。”津久见神情沉重地开口说道，“我想可以说大概没问题吧。刚刚我也说过了，这跟走后门不太一样。考试还是跟平常一样举办，考上与否的标准也跟平常一样。这是花再多钱也无法干预的。”

“这么说来……”

“只好在考试上争取分数。”津久见说，“只要考出好分数就能上榜。我向各位介绍修文馆中学职员的原因就在于可以获得可靠的手段。”

“可靠的手段？”俊介侧着头思索，“难道说是泄题……”

“没错。”津久见痛苦地点了点头，“照片上的职员，特别是那名男性，就是负责管理试卷的人。”

“利用这种地位来中饱私囊啊。不过这种事到处都是，倒也不奇怪……”俊介低声自语道，“可是既然如此，只要一个人花钱不就行了吗？或是大家合资买一份试题，然后再轮流看也可以呀？”

“对方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不是简单地给复印的试题。这么做的话会留下证据。对方的做法是在考试前一个晚上，将交过钱的考生和家长聚集在市内的某家饭店里，当场公布考题。既不能手抄出去，也不告知答案，必须由家长和考生当场立即作答，所以也没有工夫帮别人作答。”

“原来如此。英里子连这些都知道吗？”

“不，她应该不知道这么多。只是用了走后门入学的字眼。不管怎么说，她肯定从照片上金钱授受的画面感觉到了其中有什么不正当的交易。当时她笑着说，将这种照片交给媒体也不无可能。”

“她开出什么条件不把照片公诸媒体呢？也是钱吗？”

“不，当时她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表示她拥有了这些材料。”

“没提出任何要求吗？”俊介侧着头思考，“为什么呢？”

“这应该是恐吓的手法吧，并木先生。”藤间说，“如果说出要求或条件的字眼就算是犯罪了。而且也很可能因此而败露行迹。先表示已经抓到对方弱点，再守株待兔静观对方如何反应。别看她长得那么漂亮，其实是个狡猾的行家。或许是在侦探社工作时，学到这种功夫的。”

俊介咬着牙，狠狠地瞪着藤间，但是一句话也没说又将视线移回津久见身上。

“那么当时你们就这样子分开了吗？”

“不，她说想要再详谈一番，所以我们决定在晚餐后见面。”

“在哪里？”

“你知道租来的别墅旁边有一块小空地吗？那里种有柞树，树干挂着吊床。我们约好九点在那里见面。”

“九点吗？但是之前你还约她吃晚餐吧？”

“不是我约她来的。我和高阶小姐说完话时，关谷先生便走了过来。关谷先生一听到她是并木先生的属下，就问她要不要一起来吃晚餐。”

“当时我并不知道津久老师和她之间的谈话内容呀。”关谷为自己辩解。

“那么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呢？”

“晚餐快结束前，津久见老师只对我 and 关谷先生说了这件事情。”藤间说，“我大吃一惊，于是决定先听听她怎么说，并且暂时不让其他人知道此事。我想，在确定对策之前告诉大家这件事只会让大家不安。不过我们谈这件事时，是站在庭院的角落。”他看着后院，“也许我们太大意了，以为旁边没有任何人在。”

“你是说……”

“看来当时有人听到了我们说话的内容。”

“是孩子吧？”

“应该是。”

“谁呢？”

“总有一天会知道的。津久见老师请继续说下去。”藤间对着津久见老师伸出手。

“我想并木先生应该还记得，那天晚上到了九点，我给大家辅导了一会儿功课。之后我就前往跟高阶小姐约好的地点。就是刚刚提到的那块有柞树的空地。”

“请等一下，在那之前我必须先说才行。”关谷微微举起手来，“我比津久见老师先一步离开这里，因为我想偷看老师和高阶小姐究竟在干什么，但我总不能直接就去他们约会的地点，于是先到租来的别墅待了一会儿才出门。我躲在不远处的树木阴影中偷看，看见她坐在柞树旁发呆，而津久见老师却迟迟没有出现。我心想真奇怪，正准备回这里时，看见津久见老师走了过来。我问他原因，他说是一只鞋子不见了。我们一边聊着这件怪事，一边往高阶小姐等待的地方走去。不过我在半路上稍微落后了一点，不久便看见津久见老师惊慌失措地跑回来。老师的样子不太寻常，我赶紧问他怎么了？结果……”

关谷看着津久见请他继续说下去。

津久见始终直视着桌子，说：“她已经死了。倒在柞树旁，头上流着血……”

俊介吐出了积压在胸口里的闷气。

“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刻报警呢？”

“我想过，但是在那之前关谷先生发现了一件事。”

“有鞋印。”关谷说，“现场留下了一些鞋印。而且我仔细观察后，知道了大事！”

“那些鞋印是……”

“没错，并木先生你也知道吧？孩子们都穿着同一款的鞋子，就是那种运动鞋的鞋印。”

3

“旁边有一颗石头，像躲避球一样大小的石头，上面沾着血迹。”关谷说话的语调没有任何起伏，“一看就知道有人偷偷从她背后用石头砸了她的头。问题是留在现场的鞋印清楚显示了凶手是谁。不……”他摇摇头说，“也许说谁并不正确，应该说是什么样的人吧。总之我不知如何是好，便打电话叫藤间先生过来。”

“原来真正的杀人现场，是在柞树下面。”俊介低声自言自语。

“跑到现场时，我也不知所措。”藤间露出了苦笑，“一开始头脑很混乱，我也觉得应该报警。因为脑子里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是听了关谷先生和津久见老师的话后，我才想到不能草率地下决定。”

“因为你知道了凶手是小孩子吗？”

藤间点头，脸上已没有了笑容。

“除了鞋印之外，听了他们两人的话，也觉得没有其他可能了。那个时间在那附近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经过，而且高阶小姐的尸体也没有被强暴或被抢劫的迹象。虽然很不愿意相信，但我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虽说是小学六年级的男生，其实力气还蛮大的。高阶小姐是坐着的，所以就算是小孩也能用尽力量甩出石头吧。而且又是从背后偷偷靠近，说不定高阶小姐什么都没发觉便被打死了。”关谷语气平淡地表示，“有时他们比大人还要残酷，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于是你们就决定要把尸体搬走了？”

“在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决定接下来要怎么做。只是觉得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所以我才拜托关谷先生开车搬运尸体。当然也将现场的鞋印给清除了，用泥土掩盖好血迹使其不易被发现。”藤间说完看着门的方向，“在搬出尸体时，为了不被人发现，我要求车子倒着开进停车场

里。没想到并木先生会发现这个失误，而且线索竟然是章太的图画.....”

“确定要怎么做是在什么时候？”俊介问。

“应该说搬运尸体时，已经有了模糊的概念吧。但还是得先跟太太们说明整个情况。”

“当时在这里的有.....”

“我们夫妇和关谷夫妇，还有美菜子和津久见老师。君子也在，但是吃了药睡着了。由于考虑到知道秘密的人越少越好，就没有叫醒她了。”

“然后你们便决定好该如何处理尸体了吗？”

“是的，大家都觉得只能这么做了。但是真的要行动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藤间一直盯着俊介，然后说，“就是并木先生你从外面打电话进来，说马上要回到别墅来。”

“原来那通电话对你们那么具有震撼性。”

“当然很具有震撼性。高阶小姐是你的情妇，这是从她和津久见老师的交谈中隐约知道的，所以我认为你应该不会接受我们的意见。只是我们无论如何得避免万一你一怒之下报警的情况发生。然而我们要编出一个怎样的理由，让你尽管不太愿意却还是得帮忙隐瞒事件呢？在你回来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说是穷思极想、直冒冷汗。最后想出那个伪装计划的人则是美菜子自己。”

俊介看着妻子。她微微抬起了头，偷偷瞄了丈夫一眼后，又立刻低下头去。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棒。虽然并木先生有离婚的打算，但现阶段应该也不希望太太成了杀人犯。而且如果杀人的动机是妻子与情妇之间的冲突，事件曝光你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会大受影响。所以，要让你帮忙弃尸，我认为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别无对策。”

“于是你们将尸体搬到我们住的房间，还涂上了假的血迹。”

“我们请津久见老师回到租来的别墅拿水彩过来。但还是做得太过火了，没有完全擦干净固然是一枝的失误，却也不能否认我们太小看你了。”说到这里，藤间突然站了起来，对着俊介深深一鞠躬说，“我们没有恶意，只是为了将事件隐瞒下来才出此下策。不敢要求你原谅，但至少希望你能理解。”

关谷赶紧也照着做，太太们也跟着低下头。

“你们的演技真是精彩呀，我可完全被骗了。还有美菜子你编的剧也很不错。”

俊介对妻子说话，但美菜子依然纹丝不动。

“凶器呢？”他问，“掉在案发现场的石头呢？”

藤间脸上浮现无力的笑容。

“跟尸体一起丢进湖底了。并木先生还是你让它一起沉下去的，不是吗？”

“就在那些用来当重物的石头里……”

“你和关谷先生用塑料布包裹尸体时，我不是说去捡石头吗？其实并非我一个人捡来的。当时津久见老师也在外面帮忙。凶器的石头就是在那时混在一起的。”

“怪不得……那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找来那么多的石头，我还觉得纳闷呢。”

“并木先生你的推理一点都没错。当时我们的行动背后，都有津久见老师在当后援，所以才能进行得那么顺利。”

“他算是背后的功臣啊。”俊介往吧台走去，站在坂崎夫妇的背后，“两位当初听到这些事情吵着要离开这里时，无论如何要你们留下来的藤

间先生是否做了什么说明呢？”

“事情一旦牵扯到孩子，我们也没办法呀。”坂崎小声地说，“藤间说要欺骗不知真相的并木先生，我们其实也很不好受……”

“因为牵扯到孩子……吗？”

俊介回到客厅中央，再次扫视所有人，最后将视线落到藤间身上。

“整个事件我大概知道了。虽然有许多意外之处，但跟我的想象相差不远。只不过你们的说辞里遗漏了最重要的一点。大家都尽可能地不去提及，甚至显得有些过于谨慎。但是在没有听到最重要的部分前，我仍难以认同。我想你们应该也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吧？”

藤间长叹一口气，同时垂下了肩膀。

“我知道。”

“那可以告诉我吗？最重要的这一点。”俊介提高音量说，“我知道凶手是孩子。但究竟是四个当中的哪一个？还是跟我一开始说的一样，他们是一起犯案的？”

藤间揉了一下眉间之后，视线逐渐往关谷夫妇、一枝、美菜子和坂崎夫妻的脸上移动，但是没有人敢正视他。最后藤间眼神无力地看着俊介。

“不，不是全部一起。凶手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

“关于这一点关谷先生的说法可以参考……”藤间将矛头指向关谷。

关谷挠挠头，皱着眉说：“刚刚我也说过了，我比津久见老师先一步离开这里，准备到他和高阶小姐见面的地点埋伏。但是因为时间还早，便到租来的别墅绕了一下。就在走出那里的别墅时，”关谷说到这里暂停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孩子们放在鞋柜里的运动鞋只剩下三双，

我很确定，但是当时并没有想太多。直到事后回想，才意识到这一点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原来如此。”俊介睁大了眼睛说，“英里子被杀，表示凶手在那个时间点不在别墅里。而只剩三双运动鞋则表示至少还有三个人留在别墅里。”

“那个凶手……”藤间说，“偷听到晚餐后我跟关谷先生及津久见老师之间的说话内容。他认为突然出现的高阶英里子是个麻烦，便决定要杀死她。唯一的机会只有津久见老师出现在约会场所之前——为了争取时间，必须想办法拖住津久见老师……”

“难怪！”俊介击掌说，“一只鞋才会不见了……”

“那是凶手干的好事，目的是要拖延津久见老师离开这里的时间吧。”

俊介将手移到头上，把头发乱抓一通：“怎么会这样？小孩居然会……”

“就像关谷先生说的吧，他们比大人要残酷许多，而且富于心机。要采取什么行动时，也比大人能够冷静地计划。”藤间垂头丧气地说。

“然后呢？”俊介盯着地板问，“凶手是谁？不要再卖关子了。四个小孩之中究竟是谁杀死了英里子？”

他的声音在客厅里回响，大家都沉默不语，连藤间也一脸痛苦地低着头。

“藤间先生！”俊介呼唤。

藤间慢慢地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什么？”

“我不知道呀，真的。凶手是四个孩子中的谁吧，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在这里的家长们也不清楚谁的小孩是凶手。”

4

俊介茫然地伫立在原地，然后眨眨眼睛，嘴巴几次张开了又闭上。终于，他问妻子：“是这样子吗？”

她机械地点点头，好像全身都失去了力量。

“不……可是……还是说……”俊介变得口吃，“你们是否下意识地想保护谁呢？明明不知道凶手是谁，怎么会有必要隐瞒整个事件呢？”

“我们知道凶手，”藤间说，“就是孩子。是我们的孩子中的某一个。”

“你是说不知道是谁也无所谓吗？不管是谁都要保护吗？你们之间就是得那么团结吗？”说到这里俊介停住了，嘴张得很大却没有出声。他吸了一口气，就这样屏着气息看着众人。围在他身旁的人都悲伤地看着他。

他用力吐了一口气。

“是这样子吗，原来如此。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你能了解我们的心情了吗？”藤间问。

“你们根本就不信任自己的孩子，只是怀疑自己的小孩可能是真凶，所以你们不想知道真相。就算不知道真相，为了隐瞒整个事件也愿意不惜一切，是吗？”

俊介俯身在美菜子面前，抓着她的肩膀前后摇晃。

“你也是一样吗？你也不相信章太吗？你认为或许是他杀了人吗？”

她转动黑色的眼珠，凝视丈夫。

“你认为我不信任章太吗？”

“既然如此……”

“可是……”她说，“除了我之外大家也都一样。大家都相信自己的小孩，不认为小孩会做那种事。可是在座有人的这种信念被推翻了，你能断定我自己不是那个人吗？”

“但是……应该知道吧，至少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凶手。”

于是美菜子悲悯地凝视着丈夫，脸上浮现淡淡的微笑。

俄罗斯轮盘赌，一种残忍的赌博游戏。与其他使用扑克、色子等赌具的赌博不同的是，俄罗斯轮盘赌的赌具是左轮手枪和人的性命。

“我以为我知道，可是在座的所有人也是一样。我很明白你的主张，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事到如今就像是俄罗斯轮盘赌^⑤一样，总有人会中弹，每个人的概率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就放弃去确认子弹落到谁头上吗？”俊介摇摇头说，“我不懂。”

“你应该不会懂吧，我一开始就这么认为。”

“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只因为章太不是我的亲生儿子吗？”

美菜子闭上眼睛，然后又慢慢地睁开并动着嘴唇说：“是的。”

俊介叹了口气，转头看着旁边。

“刚才有件事我没有说实话。”藤间说，“我说因为高阶小姐是你的情妇，所以认为你应该不会帮助我们。其实不是那样子的。而是我认为就算我们说出真相，你也无法理解我们的心情。我猜你一定会要求将凶手找出来。”

俊介又摇了摇头。然后他摩挲脸颊，抱住了头。

“我真的不懂。如果有四分之一的概率确定自己的儿子是凶手，之后才会开始想办法隐瞒事件，难道一般人的做法不是这样吗？”

“一旦知道就太迟了，并木先生。”藤间一枝平静地说，“假如知道自己的孩子不是凶手，谁还会帮忙犯罪呢？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会拼命合作。”她低沉的声音听起来分外响亮。

俊介站起来，继续摇着头。走到门口时他回头说：“我再说一次，我不能理解。实在没办法配合。很遗憾，不能满足各位的期待。”

“怎么会这样？”关谷说着站了起来，但是藤间抓住了他的手。

“现在再怎么强迫并木先生也是毫无意义的。没有钢铁般的团结意识，是没办法渡过这次的难关的，不是一开始就说过了吗？”

“可是……”关谷说到这里低下了头。

“请吧，并木先生。”藤间伸出手，“你可以按照你的判断行事。我们该说的都说了，接下来就交给你决定。”

“我打算去报警。”

藤间抬起了下巴，然后点头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告辞了。”俊介走出客厅。

5

回到分配给他们的房间后，俊介并没有立刻行动，而是坐在床上，凝神了好久。

房门无声地打开了。美菜子进来后，反手关上房门。

俊介看了妻子一眼，一言不发地起身整理行李。

“你.....你很轻视我们吗？”妻子呻吟般地询问。

丈夫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摇头说：“我不知道。”

“也.....也许吧。”

“为什么没有坚定的信念呢？不肯相信自己的孩子吗？难道认为章太会做那种事吗？不过只是为了考试，会去杀人吗？这种事不用想也知道。”说到这里他无力地挥挥手，“可是再多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即使所有的父母都相信自己的小孩，但其中还是有人会遭到孩子的背叛呀。”

“因为大家都有内疚。”

“内疚？什么意思？”

美菜子坐在床上，摩挲着自己的肩膀。

“刚刚藤间先生他们说的话，有一些谎言存在。”

“哪些部分？”

“关于泄露试题的报酬.....”

“报酬？你是说钱吗？”

“除了钱以外的.....报酬。”

“除了钱以外还有别的吗？”说完俊介回过头睁大了眼睛。

美菜子一直盯着地板看。

“不会吧.....”他言语有些迟缓了。

“是的，没错。”美菜子低着头继续说，“泄题的学校职员并非只有一个人，包含负责人一共三名。一名女性和两名男性。当然，握有实权的人是男性。”

“那些男的吗？”

“是的。”美菜子点头说，“考生的母亲们会提供自己的身体。就是所谓的签约。”

“津久见居中斡旋这种事吗？”

“他没有强制。但他暗示说，如果没有签约的话，说不定到时候会产生变化。”

“这浑蛋！”

“津久见老师也是听从对方的指示，又不是他高兴这么做的。”

“你也.....”俊介咽下口水说，“签约了吗？”

美菜子慢慢地摇头说：“我还没有。”

“还没有？”

“我下不了决心。老实说我很想得到考试题目，就算是付钱我也愿意。不过你不必误会，和你结婚之前我有一些存款，我不希望造成你金钱方面的困扰。可是一旦被要求出卖身体时，我便跨不出去这一步了。”

“我想这很正常。那么你现在还在考虑中？”

她点头：“可是已经到了该回复的时候了。”

俊介张开嘴，重重吸了一口气。

“所以那个安全套就是为了这事吗？你决定献出自己的身体了吗？”

“没有决定，我还在犹豫。应该说曾经很犹豫。我想拖到最后再做决定。带着安全套的话，万一发生那种事也不必担心会怀孕。尽管如此，我还是因为犹豫不决而想要放弃。”

“这是怎么回事？”俊介将手放在额头上，“只能说你们疯了。”

“没错，我们的确是疯了。不过是入学考试，花大钱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出卖身体！”

美菜子的话里带着些许嘲讽意味，而且声音是颤抖的。

“慢点，那么下面那些人的太太们……”

“我没有详细问过，她们本人也没有提起。我想大概已经签过约了，至少一枝和靖子是。”

俊介低沉地叹息。

“不去说她们本人，真不知道她们的先生作何感想呀！”

“他们原则上……”美菜子微微地侧着头说，“应该不知道有这种事吧？”

“怎么说？”

“关于私下取得试题的交易，通常会被叫去的是考生母亲。在津久见老师的安排下，母亲们跟修文馆中学的职员见面。交易的内容当场谈，包含刚刚说的那种合约也会有所暗示。这时对方会很亲切地建议，最好不要让先生知道。”

“所以说先生们并不知道？”

“原则上吧。”美菜子勉强笑了一下说，“但其实是知道的，这种事根本藏不住。但夫妻间会默契地避而不谈此事。”

“是这样子吗？”

“刚刚不是说到英里子拿出来的照片有金钱交易的画面吗？我想其实不是。实际上是签约时的证据照片吧？”

“签约？噢……”俊介连摇了两三次头，“应该是太太们被修文馆中学的职员带进情人旅馆时被拍到了。原来如此，我懂了。毕竟金钱交易的画面哪有那么容易被拍到呢？”

“知道有那种照片，藤间先生和关谷先生也慌了。”

“那是当然的吧。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谁会奉献出自己的妻子呢，他们怎么可能心平气和、不动声色呢？”

“是你的话会怎样？”美菜子问，“如果我做了那种事，你会心平气和吗？”

“这……”说到一半，俊介瞪着自己的妻子说，“你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做什么事情你都不会在意吧。因为……”她抬起眼睛看着丈夫说，“你不是希望我有外遇吗？这样你就能正式提出离婚了。”

俊介没有答话，而是叹了一口气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每个家庭都一样。孩子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夫妻之间的爱意早就荡然无存了。可是藤间先生或关谷先生他们并没有想过要离婚，但是太太做出那种事他们心里还是会抗拒的，不可能心平气和。我想就算都结束了，心中还是会留下芥蒂。所以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便找到了一条逃脱的路。你想会是什么？”

俊介摇摇头。

“自由恋爱。”她说，“维持着夫妻的关系，彼此接受对方重新以男人女人的身份生活。哼，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好听，其实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互相容忍对方的外遇呀。”

“所以关谷才会跟一枝在庭院里打得火热？难怪明明看见这情形的藤间和靖子却一句话也不说。说不定他们自己也搞在一起了。”

“藤间先生……”美菜子恢复严肃的神情，“他说有渠道可以拿到合法的药物。因此他们两对夫妻经常用药物举办聚会。”

“聚会？”俊介一拍膝盖说，“这么说来，坂崎倒是提起过。结果藤间还蒙混说是卡拉OK聚会。”

“坂崎先生是最近才加入的。他好像以为这次旅行可能有机会办嗑药聚会。”

俊介站起来，一边摇头一边走动。

“太不寻常了。在孩子们看不到的地方，父母沉溺于药物之中。这么说起来坂崎太太曾经说过：他们都不正常。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

“君子很瞧不起大家。只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拓也成绩最差，她很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知道坂崎先生到处拈花惹草，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帮他顾全什么。只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好，还没有做出决定。自从动手手术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夫妻生活了。”

俊介举手做出投降的姿势，然后重新转向旅行包开始整理行李。

“老公……”

“我总算搞懂了。我也说过好几次，你们都疯了。”

俊介拉上旅行包的拉链，戴上了手表。

“没错。”美菜子平静地说，“我们是疯了，但不是没有觉悟。只不过在考试结束之前无计可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结果竟是自己

用手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俊介看着妻子的脸，她的双眼流下了泪水。

“我们不知道谁是凶手。可是想到自己做的事，也不敢认为对孩子们没有造成不好的影响。英里子发现了我们的秘密，连证据都掌握在手，这对我们是致命的一击。如果在她被杀之前，让我知道这个事实，我想我也会希望让她消失在这个人世间吧。所以我不敢说章太没有同样的想法。我们相信孩子，但对自己却没有那样的自信呀。”

俊介摇摇头，拿起了旅行包。

“你们想怎样便怎样吧，我是不奉陪的。”

他穿过房间，抓住了门把，然而在转动前又回过头来。

美菜子手上拿着剪刀站在那里，刀刃尖端锐利，闪着银光。

俊介做出戒备状：“你想用剪刀杀我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让你走了，会给大家带来不幸。”

“现在不就很不幸了吗？”

“如果你要报警的话……”美菜子边哭边说，“就说是我杀死了英里子，不要说出真相。”

俊介叹了口气。

“那是不可能的。只要警方开始调查，你们就没办法说谎的。说了也是会被拆穿的。”

“我想救章太啊。”

“又不确定他就是凶手，不是四分之一的概率吗？不管怎么说，”俊介打开房门，一边盯着妻子手上的剪刀一边来到走廊，“我只能说实话，

也只会说实话。”

关上房门，走下楼梯。门口没有任何人，在他穿鞋的时候也没有看见任何人的身影。

只听见美菜子的哭声从楼上传下来。

外面一片黑暗。俊介钻进了车里，感觉座位的触感跟平常不太一样，但他不以为意地启动车子。

离开别墅区走了一段路后，他将车子停在路边。打开车里的灯，移开身体检查座位的靠背。

上面挂着削过的木珠串成的靠垫。他再一次靠在上面，木珠正好抵住了两边的肩膀和腰部，而且在旁边位置上还放着一个类似挠痒痒的工具：一边的前端套着圆形木头，另一边则缠着球拍的胶带。俊介拿起来端详了一下，试着靠在肩膀上。圆形木头正好抵在他平常觉得酸疼的部位。

俊介凝视着这两个奇妙的作品好一会儿，然后关上车里的灯光，继续开车，找到一块空地掉转车头。

再次回到别墅区时，他直接经过藤间的别墅，将车停在租来的别墅旁边，拿着那两个作品下车。别墅二楼的灯光亮着，他按了门口的电铃。

不久有人开门。在门链的另一边露出了坂崎拓也的脸。“啊！是章太的爸爸呀……”

“晚上好。”俊介笑着问，“可以帮我叫章太吗？”

“好。”说完拓也将脸缩了回去。

不久后门又再次打开了。这次没有拉上门链，章太就站在门口。

“什么事？”章太一脸困惑的样子。

“这是章太帮我做的吗？”

看到这两件作品，少年微笑了：“怎么样？”

“很好用。”俊介也笑了，“正好抵到背和腰的穴位，一边开车也可以一边按摩了。”

“因为爸爸老是喊说背和腰会疼嘛。”章太有些难为情地低着头。

“谢谢，不过你还真清楚我的尺寸。”

“那是白天量的。”

“白天？”说完后俊介用力点头说，“就是你说我背上有虫的时候吗？”

“嗯。”章太回答。

“是吗，我完全没注意到。谢谢，我会用的。”

“就为了说这些，专程来这里吗？”

“是呀，就只是这样。晚安。”

他正要离开别墅时，“爸爸！”章太叫住了他。

“什么事？”

“嗯。回去的时候，你会跟我和妈妈一起吧？不会是各走各的吧？”

俊介凝视着这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的脸。少年的脸上没有笑容，只露出询问的神情。

“嗯。”俊介抬起下巴说，“我是这么打算的呀。”

“太好了。”少年的脸上恢复了笑容。

走出别墅坐进车子之后，俊介并没有马上发动引擎，而是凝视着黑夜。过了十多分钟，他才发动了引擎。

但这一次他没有经过藤间的别墅而不入。他将车子停在停车场，走下台阶。

这时发现大门口站着一个人，是美菜子。

“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的胸口上下起伏得很厉害。

“刚刚那孩子打电话来说爸爸去看他了。”

“然后呢？”

“我想你也许.....会回来吧.....”

“是吗。”俊介将旅行包放在脚边，将头发向后理了理，“也许杀死英里子的人是章太吧。”

美菜子吃惊地抬头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为什么？”

“我居然忘了，不是你们那些复杂的动机，章太有更单纯的动机。”俊介看着妻子的眼睛说，“想要将父亲从情妇手中抢回来的动机。”

美菜子“啊”地发出一声悲泣。

“我也同样有罪。”俊介说，“如果真的是章太做的，也等于是我让他犯罪的。所以我一定要阻止那些可能影响他今后人生的事情发生。”

“老公.....”

“可是这需要决心。”他将手放在妻子的肩膀上，“需要相当大的决心。尸体要在湖底消失需要好几年，不，大概要花几十年吧。这中间我们

肯定都会提心吊胆的。就算尸体不见了，我们的灵魂也无法离开这湖畔吧。”

“我知道。”

妻子低声回答后，用手抚摸着丈夫的背。

解说

解说一

东野圭吾的人气小说经常被搬上大银幕和荧屏。就在本书《湖畔》出版发行的时候，根据东野那部赫赫有名的代表作《白夜行》改编、由山田孝之和绫濑遥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开始在TBS电视台播放。

事实上，将某一特定角色作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搬上荧屏的例子并不少见，但是根据东野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有其独特性，那就是连续剧的高收视率依靠的并不是原作角色的高人气，而是电视剧本身所展现的丰富的、连续不断的意外性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探讨，是这些要素吸引了众多的电视观众。举个典型例子，2001年在NHK综合频道播出的电视连续剧《恶意》，该剧即便删除了原作中充当侦探一角的刑警加贺恭一郎，其人气也丝毫未受影响。

《湖畔》是在2005年被改编拍摄成电影《湖畔杀人事件》的，由青山真治导演。役所广司、药师丸博子、丰川悦司、柄本明等实力派演员的精湛演技虽也值得一看，但由于故事的展开相当快，省略了伏笔和追加了奇巧的设定，实在无法让人在所有的方面都做出肯定的评价，尽管也有人认为该电影是原作的浓缩精华。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湖畔》这本书原本就不适合被改编成电影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本书其实正是一部极为适合被搬上大银幕或舞台的推理小说。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制作方希望尝试挑战，将本书搬上银幕的想法其实是正确的。

当初刚读完这本书，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此书真是适合改成舞台剧啊。不过当时是因为感觉到舞台和人物都受到了限制才发出的感慨。后来，当我再次翻开此书时，才真正确信其实本书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舞台剧。

1997年2月7日至9月5日，《周刊小说》连载了东野的《不再去杀人森林》，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并由日本实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家出版社还在2004年12月发售了电影版的同步软皮新书。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考上有名的私立初中，四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老师津久见一起到姬神湖边的避暑别墅进行升学考试前的集训。

一共是四个小学生。其中的一个少年，名叫并木章太，他的母亲叫作美菜子。除了并木夫妇，其他三对夫妇都认为，为了孩子出人头地，残酷的考前学习是必要的，至于准备饭菜则是父母应当尽到的义务。但只有美菜子的丈夫俊介反对父母随意地去铺垫孩子成长的道路，这样的行为让他感到不快。

在这期间，俊介的下属高阶英里子，以俊介忘记了某样东西而为他送过来为由也来到了避暑别墅。事实上，因为俊介和美菜子的关系一直不太好，所以高阶英里子也是他的情人。

当天夜里，因有事离开别墅，后又突然回来的俊介，发现了倒在他们夫妇房间的英里子的尸体。妻子美菜子向他坦白是她杀死了英里子。因为英里子逼迫她与俊介分开，并且还以儿子章太为威胁，激动之下，她不知不觉将英里子打死了。一开始，俊介让美菜子去自首，但在场的其他家长却对此极力反对，他们主张将这件事当作没发生。最后，在他们坚持不懈的说服下，俊介亲自把英里子沉入了湖中。

这样介绍的话，一定会有读者觉得：“就算是自己的妻子所犯下的罪，作为一个有常识的大人，怎么会那么轻易地就接受了把杀人这样重大的犯罪事实掩盖掉的提议？”但事实上，这样的设计是完全合理的。

本书里出场的是并木家、藤间家、关谷家、坂崎家这四家。只有并木家的父子没有血缘关系，儿子章太是美菜子和前夫所生。对于章太，俊介即使算不上讨厌，也觉得和他存在着一种距离感。俊介之所以和英里子发生关系，或许与章太没有成为他们夫妇之间的纽带有着很大关系。

美菜子认为，正是因为章太不是俊介的亲生儿子，所以他才没把章太放在心上，为此她再三责备俊介。俊介无法否认她的指责，他或许想起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回忆。对于此次事件，藤间态度强硬地发表了

自己的意见：“……如果这次的事公开了，大概我们的私人生活也会被媒体搞得一团糟。这么一来孩子们的入学考试才真的泡汤了，社会地位受到打击的恐怕并非只有并木先生一个人了。”其他家长也不反对他的做法。于是，俊介在事后成了从犯。这样危险的行为，或者说，这种布局，是从这个故事的一开始就存在的，渐渐地，一点一点地被揭穿。

本书的前半部分，围绕藤间的布局，进行倒叙，展开故事。知道英里子被杀真相的人有并木夫妇、藤间夫妇和关谷夫妇六人。怎样做才能在不让其他人察觉的情况下完美地隐瞒这件事呢？——这种紧张感正是前半部分的看点。

但是，倘若读者沉溺在了这充满紧张感的氛围中，就很可能错过分布在各处的伏笔。然而，那三个家庭不合情理的举动，让原本为了不使丑闻曝光而毁灭证据的俊介感到怀疑了，开始追查真正的真相。我想此时的读者一定也深深地陷入猜疑不安中。如果读者再谨慎一点，就会发现这件事并不是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这个推理故事从一开始就是采用倒叙的手法，叙述了多个人对犯罪事件的隐瞒过程。最近一说到小说转型的话题，我就会不由自主想起夏树静子的《W的悲剧》（插句话，在电影《湖畔杀人事件》中扮演美菜子的药师丸博子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湖畔杀人事件》在框架上和《W的悲剧》有着相似的情节。在《W的悲剧》里有这样一个著名的片段，药师丸博子饰演的静香大叫道：“祖父是我杀的。”）。本书的结构更复杂。作者预先就估计到了一部分思维敏锐的读者有可能猜到一部分真相，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这种将读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自信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伏笔，人物对话的不同语气也是本书构思严密的体现。本书是用第三人称所写，除去几个有趣的段落，基本是以俊介的语言描写为中心的。所以读者们可能会产生是从俊介的视角去诉说整个故事的错觉。

但是，虽说以俊介的动向为主，却也并非根据他的视角去描写的。好好读的话，你会发现，书中出场人物的心理活动都没有描写。虽然人物的内心活动可以通过诸如眉头缩紧或歪头等表情或动作去展现，然而，这是一部几乎所有的出场人物都在装腔作势的小说，并不能保证他们的表情与动作就是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此外，更让人震惊的是，小说中没有任何对俊介内心的描写。关于他内心动向的处理，和其他人物是同样的。当然，读者可以试着从外在的言语和行为去推断。总之，本书不只是从俊介的视角去叙述的，包括俊介在内，作者客观公平地对所有的人物的言行进行了描写。

抛弃对出场人物的心理描写，这种做法在这部推理小说中起着两大作用。

第一，担任侦探一角的俊介，追查真相到哪个阶段才不应该把他的内心展示给读者？也就是说，一旦作者从一开始就加入了俊介的内心描写，那么若不对他在察觉到其他三个家庭的不合理举动时的疑惑，以及推理过程中的情绪变化还有查明真相时内心的震惊进行描写的话，就会显得不自然。但若具体地去描写内心活动的话，读者就能简简单单地找到真相了。（特别是这本书，俊介一开始是持有一点点疑惑的，但紧接着出乎预料地快速进入了从犯的角色。）作为作者，肯定想要避开这个点。因此，取而代之的是俊介看到的、听到的事物，所有的一切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毫无作用的信息，加上其他人物的言语交杂在一起的违和感，读者和俊介从中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作者其实是在问：“是谁杀了英里子？”或者也可能在说：“我杀了她。”作者给了读者一个隐藏的真相，让读者去尝试推理。不过，这样说也许也有点不对，推理小说毕竟是不会纵容读者的。

第二，让与杀人事件相关的人物的谎言和真话难以辨别。就如坂口安吾的代表作《不连续杀人事件》，用普通的价值观无法诠释的奇怪复杂的人际关系，将真相隐藏于盲点之中，并以此作为谜题，这类正统的推理小说可谓多如牛毛。《湖畔》的人物谈不上是奇人怪人，只是因自保和同情主人公们才去隐瞒杀人的事实，这同样是推理小说。虽然人物的价值观偏离了本性，但是不能断定这是错误的，这样写能逐

渐麻痹读者的常识。但是没有心理描写这种处理方式，能让人无法判断他们之中究竟有几人是从心底里信奉着那样的价值观的。其中的不明之处，不仅是俊介有疑问，就连读者们也在研究探寻。

我在这篇解说的开头部分说本书是作为一部舞台剧作品创作的，这也是有理由的。与心理描写相对自由的小说不同，在舞台剧与影视作品中，只能通过台词和动作才能推测出出场人物的内心表现（虽然还有内心独白这种表现手法）。本书采用舞台剧的表现手法，正因为是直接切入出场人物的内心比较困难，也由此自然形成了这部推理小说的谜题。虽然我没有时间去——接触他其他众多的作品，但也知道东野的《白夜行》，就是一部男女主角内心活动深不可测的代表作。作者再三地把特定人物的内心描写封存，应该就是为了演绎出更出彩的效果。

俊介一开始在妻子杀死了自己的情人这个大事件里迷失了自我，并按照周围人所说的话去做，但他最终嗅到了这个事件的不自然，同时觉悟到自己必须完成布局。总之，本书主人公的侦探行动，同时也是他自我恢复的过程。从客观角度上来看，能让人有安全感并且拥有诚实人格的俊介，也是不太好形容的人物。最初他在孤立无助中靠自己的力量摸索真相，是有一种快感的。但这不是通过单纯的感情发泄就可以结束的。这部小说凭一条线索是看不透的。

开始寻找事件背后被隐藏的秘密的俊介，最后找到了一个答案。与此同时，他就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了。对读者来说，这个选择对错与否，也因各自的立场或想法的不同而不同。

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出现在本书中，作者的其他作品里也屡次出现主人公（又或者说是以此为基准的人物）被迫做出某种选择的情形。而且，无论选择哪种处理方式，读者也会因为各自的选择不同而得出几乎是相反的结论。

比如说，作者的《嫌疑人X的献身》，作为侦探小说是被很多读者所公认的杰出作品。但是，有关结尾处描写的关于侦探汤川学的行动，笔者也经常听到否定的意见（这么说来我自己也稍稍有种上当的感

觉)。仔细一想，会出现那样的意见也是必然的，说到底不管是谁都能得出相同结论的选择，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选项。只有直面无法轻易得出正确结论的难题，置身于即使如此也不得不得出答案的严苛立场之中，读者才不会觉得那只是旁人之事，并从中感觉到共鸣，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的灵魂也无法离开这湖畔吧。”在最后俊介的追述中，读者必然会产生深深的共鸣，而这部作品对于现实的拷问也一定会牢牢地印在读者心中。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评论家 干街晶之

解说二 人间的底线

湖面之上：东野圭吾的小说艺术

对日本推理小说作家而言，新本格浪潮兴起之后的创作环境，无疑是再幸福不过的。以往独尊本格或社会派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日本，似有融合及共荣共存的迹象，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同时尝试本格或社会不同主轴的推理形式，也出现了像京极夏彦这般不易归类的作家。

然而这正是文学自我生产的法则，越来越多的文评家认为，文学就如同生命一般，具有自我演化的机制，当它发展到一个瓶颈时，自然会寻找转化的新路径。正如同生物的本能一般，单一物种繁衍到最后的結果，必然是灭亡与绝迹。唯有不同物种之间的融合，才能突破外在环境的障碍，以及内在发展的局限。而这也是后现代氛围之下，文学跨界的自然发展。欧美会从古典推理发展到冷硬派，日本从本格推理到社会派，都是顺应此一机制而生。每找到一种出路，文学就找到新的可能，也就多一分生机。然而除此之外，我认为这跟作者不同的创作意图，有着很大的关系。

面对推理小说，我们无法不注视作者的“意图”，因为不同的意图，会造成小说叙述主轴的偏移。本格推理重在诡计与谜团的安排与破解，作者正是布置一场热闹的斗智嘉年华。冷硬派要作家给犯罪一个理由，哪一个地方能比社会拥有更多的人心纠葛呢？叙述性诡计的精华就在于运用语言的暧昧性，以及叙述结构上的盲点及死角，来让读者“误读”或在关键处键入“习惯认定”，以制造出人意表的结果。“意图”不同，所形成的小说叙述风格，当然也就各有千秋。

关于这点，我们在东野圭吾身上可以看到最好的证明。一般多将东野归类在写实本格，然而我认为他其实拥有更大的野心，他总是尝试采取更新颖的叙事观点，给予读者新的刺激及观看方式。在《恶意》中，他利用手记的暧昧性及盲点，形成挖掘真相的对话关系；《悲剧人偶》尝试从物的眼光出发，以木偶的角度絮语着事件的一切；在

《绑架游戏》中，他挑战了以筹划绑架犯罪的角度，去观看整个案件发展的过程，更呼应了日本推理小说中新的动机模式：只是一场游戏；《秘密》则是挑战悬疑小说的可能，妻子灵魂附身于女儿并扮演女儿，这是在真实的边缘上推敲着；《名侦探的守则》中，他解构了推理小说的主要元素，自己化身侦探破案一般，将密室杀人、暴风雨山庄、死前留言等一一颠覆，当魔术师将自己的底线都揭露后，他势必要创造出更新更多的把戏，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东野圭吾。

所以如果你问我东野圭吾到底是怎样的作家，对我而言，他是一个在最重视公式的类型文学中，不断尝试在公式底线跳跃出不同舞步的推理小说家。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中，你可以看到他不断寻找新的说故事方式，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纯粹的解谜不是他唯一关心的重点：这具尸体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这个人被怎样的手法杀害、弃尸）？凶手如何隐藏自己？戏剧性的侦探与凶手对决场面，这些都不是东野圭吾最精彩之处。在推理小说中，属于东野圭吾独特的光芒，应该是在于“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死亡（事件）发生？”“遭遇这个死亡（事件）的人，该如何面对它？”这两个疑问，在《湖畔》中，更是贯串了整部作品。

东野圭吾从来都不满足于只是经营一个漂亮但再单薄不过的动机，在他的文字世界里，动机只是杀人的一个触媒。他真正要经营的是，做出“痛下杀手”这个动作，凶手背后整个的个人历史背景、环境因素，还有包括这些因素加乘之后，所形成的更复杂的心理层面。他将这部分紧紧串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内容，最后用一个意外性来作为结束。但这些意外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在他前面交代的庞大背景中，你可以一一把它们召唤出来，产生更浓郁的余味。而这，正是东野圭吾的魅力所在。

湖面之下：隐藏的意图

《湖畔》基本上是一部讨论家庭的小说，当然在其中东野圭吾批判力道之深，前所少见。在表面平静的四个小家庭间，由于孩子都要考私

立初中而一起补习，所以聚在一起，然而表面上的和乐底下却暗潮汹涌，而为了孩子，父母也一再牺牲自己，甚至逾越道德的底线。

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扭曲景象，在高中入学比例超过九成的日本，家长为了让孩子将来能顺利进入更好的高中、大学，从小安排孩子接受精英般的培育，努力考进私立初中。为此，母亲们献出自己的身体，以换取校方人员泄题的机会，丈夫们却毫不在乎，其间的荒谬与冷漠，一再令读者瞠目结舌。

这样的夫妻关系，似乎是日本社会的普遍问题，在野泽尚的推理日剧《东京夜未眠》及另一出《情生情尽》（又译：《为爱而活》）中，剧中的妻子都意识到，当她们的身份转变成“母亲”之后，她们与丈夫之间的联系已经不是爱情，而是孩子了。家庭的组成维系在“父亲、孩子”及“母亲、孩子”的单向关系上，而非三人网络。难怪《东京夜未眠》里，数个家庭远离东京，希望在新社区建立理想的家园，实则也是因为想要重建逐渐破败的家庭关系。

东野圭吾犀利地点出，就算是彼此冷漠以待的夫妻，一旦遇到孩子遭遇危险，也能携手合作。因为那是至亲之情，是人类世界中最具垄断性的情感。虽然人可以在不同的对象身上找到爱情、友情，但亲情，它的对象却是限定的，唯独只能在那独一无二的对象身上。这观念只隐藏在我们内心，所以我们很快地可以接受，美菜子终究会为了孩子跨越那道德的底线，奉献自己，而俊介不是生父，所以他不会为章太牺牲。

在感性上或许我们可以同情、可以理解，然而在社会道德的层面，这还是触动了那不能始终存在着的底线。或许为了增加批判的力度，东野圭吾安排了这些父母举行嗑药派对，搞婚外情，甚至藤间和关谷两人的妻子，相互在对方丈夫身上寻找感情的慰藉与支持。这些挑战人伦道德底线的安排，一方面呈现了日本现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他们在父母的身份之外，保有自我欲望与面对压力的方式。

小说的最后，他们又恢复了父母的身份，俊介开始他真正的父亲人生。东野圭吾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是谁发动了这次杀

人？但因为亲情的垄断性，所以我们可以隐约体会到，东野圭吾意在言外的暗示，引导我们去发现章太犯罪的可能动机，那纯洁的原因，因为他要夺回唯一的父亲，唯一对象的爱。

不论是守护父母之爱的单纯原因，还是在升学的压力下，孩子恶意的反扑，换来的代价都是父母亲必须为孩子背上一辈子的罪。但换个角度来想，不顾孩子的想法，以为是为他们好，独断地为了孩子出卖肉体、金钱，逾越道德的底线去交换未来前途，不也是让孩子无形中背负了他们所不知情的原罪吗？而这是隐藏在表面动机之下，值得我们一再去追问的问题。

台湾地区新锐小说家 陈国伟